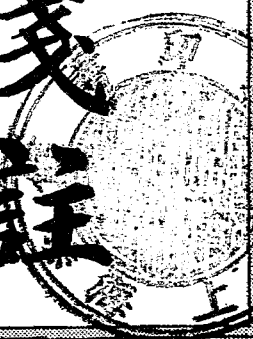


海昌許榭評選

六朝文絜箋註

大達圖書供應社刊行

40



~~10/11/33~~
2845

序

美哉富哉！文之揆於六朝哉？許君薤繁冗而絮是弋，豈漫爲采摭，積也，撮土不捐，巨海之邃也，涓流畢匯。許君誠歷觀文囿，泛覽詞林，品盈尺之珍，搜徑寸之寶，由博而反約者乎？誥深嗜斯選，咀嚙之下，偶有所得，欣然忘倦。竊嘆許君讎句比字，務求精覈，歷二十襪，易稿者數四，用心可謂至矣！而緇帙輝耀，金玉含寶，文體之粲備，可識全牛，藝圃之淵博，藉窺半豹，學者咸易鑽厲而則法焉。誥嘗取此授謨，詳詔諸弟，讀之，澄心握玩，亦復慊然有喜；但典實紛披，難盡冰釋，有疑義輒求講解。誥枵腹自愧，每味通津，初未敢言注緝也。積惑良久，適周君少濂曰：「子盍爲考往事，發古義乎？」誥曰：「難。」周君曰：「搜其所可知，闕其所不可知，何難也？」是以不揣樗質，願爲箋釋，舊有注者，如李注文選，倪注子山集，素稱博瞻，皆備述之，并妄附補正一二焉。其無注者，窮居諸力，弋鈞書部，證前賢之遺跡，采詞人之美藻，或引經傳，或求訓詁，勉深考索，力期諦當，幾閱寒暑，亦如許君之數易稿者然；然其中脫略凡幾，終不能無歉於許君也。及成帙，郵正謝師枚如。夫



謝師之垂愛於誥深矣，音塵契闊千里如一堂也。流覽後，尙不遺棄，復命林丁二君讎校之。噫！二君與誥未識面，迺竟爲之考得失，明是非，殆與誥有夙契乎？誥無以報二君，而二君之益誥爲匪淺也。戊子仲春，謝師以稿本寄還，誥拾之作家塾讀本，未敢出示人。秋九月，誥棘闈罷歸，買舟東下，客廣陵，載稿行篋中，時取諷誦，以消餘閒。何伯梁仲呂兄弟，見而許可，卽勸鋟木，惠諸同好。誥曰：「未能自信也，斯注淺劣陋略，能無貽當代有目者誚乎？」言再四，并爲參核，辭不獲已，始付剞劂。今年春殺青甫就，略述顛末，書之簡端，後有博雅君子，匡所不逮，則誥幸甚，且感甚！

光緒十五年歲次屠維赤奮若如月旣望柴桑黎經誥識於廣陵之片石山房

原序

余蓋深躋乎劉舍人之言也。析詞尙絜。然則文至六朝絜矣乎？曰：繁冗莫六朝若矣。或曰：「旣繁冗之，復絜名之。厥又何說？」曰：「繁冗奚慮？夫蹊要所司，職在鎔裁，薙繁冗而絜是弋，則絜者彌絜矣。繁冗奚慮哉？」往余齒舞勺，輒喜繹徐庾諸家文，塾師禁弗與，夜篝鐙竊記之。始未嘗不貽盲者鏡，予鑿者履也。習稍稍久，恍然於三唐窺窬，未有不胎息六朝者。由此上泝漢魏，裕如爾。歲丙寅，輯選斯帙，不揆窳陋，爲甄別其義。迄今二十禩矣，易稿者數四，凡讎句比字，掇理務覈，然猶未濟其裁，爲歉歉也。今年春，眎朱君小瀝，小瀝喜欲狂，亟鳩工鐫版，閱七月歲事。小瀝曰：「子曷不駢言於首乎？」余曰：「是猶烏雀於佛髻放糞矣，豈非以不絜者類絜耶？」不獲已，姑錯落贅數語。

道光五年歲在旃蒙作噩壯月海昌許榘書於古韻閣

敘

注書之不易，覺人盡聞而盡知之矣，今所爲六朝文絜注，體例一本李善，則誠知取法矣。第吾聞李氏之注選也，有初注再注三注之別，惜其本今皆不傳，是則以李氏之博雅，固有草創而不能盡善者乎？且歷久而又有引伸補苴者乎？覺人以稿本寄予審定，予老病荒落，且久置駢儷不爲，於此道無能爲役。而及門林琴南、孝廉丁耕鄰、茂才，皆喜博覽，讎校之餘，共稱其詳贍；維予略反覆之，亦無以易二生之言也。雖然，覺人近又治爾雅，而欲搜羅故訓，成一家言，所志轉而愈上，是注特其著述之發軔，雖善未足爲覺人多也。年富才殷，千秋何所不至？潯陽滙浦之間，覺人之書屋在焉；日斜風定，江天蕭瑟，其樂與素心人共晨夕乎？尋章摘句之餘，其無有上下數千年，縱橫十萬里之思乎？

光緒戊子春老友長樂謝章鋌書於致用書院院西維半室

序

秦漢而上。文氣雄厚。試觀班馬遺篇。誠莫乎其不可及。遞至六朝。而文風爲之一變。詞近雕琢。氣亦稍衰。後世遂引以爲詬病。然而庾鮑風流。江謝花草。實開三唐詩賦取土之源。雖云韓愈行文。能起八代之衰弱。氣魄較爲渾厚。而鍊字琢句。佶倔聳牙。亦未始不胎息於六朝也。原序許子之言。信不我欺。今者世事變遷。去古已遠。風氣亦隨時代爲之轉移。科舉廢。學校興。雖有傑出之人才。而著書立說。務取冗長。自以爲日試萬言。倚馬可待。洋洋灑灑。有排山倒海之觀。欲駕秦漢而上之。無論魏晉矣。不知此等文字。實與尋常條陳無異。苟其中少有精義。徒事鋪張。正與六朝文適成一反比例。彼以繁冗。此以簡潔。取簡潔治繁冗。是爲對症發藥之妙劑也。余特有鑒於此。爰將六朝文繫一編。救濟此世文字之通病。但句法深奧。字多古體。故加以白話註釋。使讀者得窺門徑已耳。非自矜淵博也。如或有錯誤脫略處。還請海內通人有以教正之。則不獨余之幸甚。學界亦幸甚。是爲序。

六朝文絮箋注 序

民國二十四年春季春之月江蔭香序於海上之夢花館

六

標點
注釋
六朝文絜箋注目次

賦

蕪城賦	宋鮑照	一
月賦	謝莊	四
采蓮賦	梁元帝	六
蕩婦秋思賦	元帝	八
恨賦	江淹	九
別賦	江淹	一一
麗人賦	沈約	一六
小園賦	北周庾信	一七
春賦	庾信	二五
鏡賦	庾信	二八
鏡賦	庾信	三〇
對獨賦	庾信	三一
詔		

六朝文絜箋注 目次

敕條制禁奢靡詔……………南齊武帝……………三三

舉賢詔……………北魏孝文帝……………三三

與太子論彭城王詔……………孝文帝……………三四

禁浮華詔……………北齊文宣帝……………三五

敕

與臧燾敕……………宋武帝……………三五

爲武帝與謝朓敕……………梁沈約……………三六

令

與湘東王論王規令……………梁簡文帝……………三八

答羣下勸進初令……………元帝……………三九

教

建平王聘隱逸教……………梁江淹……………四〇

六朝文絮箋注 目次

永嘉郡教……………邱遲……………四一

策問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南齊王融……………四二
天監三年策秀才文……………梁任昉……………四三

表

爲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宋傅亮……………四五
爲蕭拜太尉揚州牧表……………梁江淹……………四六
爲蕭驃騎謝尉勞表……………江淹……………四七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陳沈炯……………四八
爲陳六宮謝表……………江總……………五〇

疏

與趙王倫薦戴淵疏……………晉陸機……………五一

啓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梁任昉……………五二
送橘啓……………劉峻……………五三
謝始興王賜花紈簾啓……………劉孝儀……………五三
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庾肩吾……………五四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北周庾信……………五四
謝趙王賚絲布啓……………庾信……………五六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庾信……………五七
謝滕王賚馬啓……………庾信……………五八

牋

辭隋王子隆牋……………南齊謝朓……………五九

書

登大雷岸與妹書……………宋鮑照……………六一
答新渝侯和詩書……………梁簡文帝……………六四
與蕭臨川書……………簡文帝……………六五
與劉孝綽書……………簡文帝……………六六

追答劉秣陵沼書	劉峻	六七
答謝中書書	陶宏景	六八
爲衡山侯與婦書	何遜	六九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七〇
與宋元思書	吳均	七一
與顧章書	吳均	七二
與詹事江總書	陳後主	七二
爲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伏知道	七四
復王少保書	周宏讓	七五
與陽休之書	北魏祖鴻勳	七七
與周宏讓書	北周王褒	八〇
爲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庾信	八二
召王貞書	隋楊暕	八三
北山移文	南齊孔稚珪	八五

移文

序

玉臺新詠序	陳徐陵	八九
論		
鄭衆論	梁元帝	九四
銘		
石帆銘	宋鮑照	九五
飛白書勢銘	鮑照	九七
藥匱銘	鮑照	九八
團扇銘	梁庾肩吾	九八
後堂望美人山銘	北周庾信	九九
至仁山銘	庾信	九九
梁東宮行雨山銘	庾信	一〇〇
碑		
相官寺碑	梁簡文帝	一〇一

詠

六朝文絮箋注 目次

陶徵士誄……………宋顏延之……………一〇三
宋孝武宣貴妃誄……………謝莊……………一〇八

祭文

祭屈原文……………宋顏延之……………一一一
祭顏光祿文……………王僧達……………一一二
祭夫徐敬業文……………梁劉令嫻……………一一四

宋孝武帝時
陳武帝時
吳王孫
嗣主孫
嗣主孫
嗣主孫
嗣主孫

六朝文絜箋注

賦

蕪城賦

集云登廣陵放城作漢書曰廣陵國高帝十一年屬吳景帝更名江都武帝更名廣陵江都易王非廣陵屬王齊皆郡焉補孫志祖補正曰何云世祖孝建三年竟陵王誕據廣陵反沈慶之討平之命悉誅城內丁男以

女口為軍賞照
蓋感事而賦

鮑明遠

沈約宋書曰鮑照字明遠文辭賅逸世祖時照為中書舍人上好為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為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臨海王子攝為荊州照為前軍參軍掌書記之任子璩敗為亂兵所殺

補按鮑照宋書附臨川烈武王道
傳規項字之誤豈避神廟諱改耶

李善注

經語曰有舊注者因而留之並於篇首題其姓名者於原注外有
所補精致稱補字以別之許氏評語精核仍備錄之他皆倣此

瀟

瀟同
瀟瀟也平原曰逸斜也平原即廣陵也

南馳蒼梧漲海

北走紫塞

鴈門

有蒼梧郡謝承後漢書曰陳茂

南馳北走言所通者遠也漢書

常渡瀨海如淳漢書注曰走音奔趨也崔約古今注曰秦所築長城
土色皆紫漢塞亦然故稱紫塞漢書有雁門郡補廣雅曰馳奔也

施以漕渠

軸以崐岡

海一作岡廣雅曰施引也漕渠江

淮杜預曰通漕道賦文曰漕水轉穀也又曰軸持輪也崐岡廣陵之鎮平也

類車軸之持輪河圖括地象曰崐岡之山橫為地軸或為陸軸或為積

重江複關

一作重

之陬

四會五達之莊

六朝文絜箋注

從盛時極
力贊入此
為燕字張
本如此方
有勢有力

筆筆從城
字洗發此
名手勝人

極其無
於一狀中
仍見奇情
絕不為俗

六朝文絮箋注

蘇蘇二江曰項漢帶江南曰覆者頡曰陳藏也洛陽記曰
銅鑿二枚在四會道頭爾雅曰五途謂之康六達謂之莊
當昔全盛之時，車挂轡，人駕肩，蘇蘇說齊王曰臨當

之塗車，駁擊人，有擊說文曰轡車軸端
杜預左氏傳注曰覆陸也謂相追切也
慶閉撲地，歌吹沸天，鄭玄馬禮注曰覆民居區域之稱說文曰閉開也

鹽田，鏗利銅山，聲類曰華音也華滋古字通水華海賦曰陸死鹽田者頡詩曰鏗則
平也初產切史記曰吳有豫章郡銅山吳王濞盜鑄錢煮海水為鹽

故能參秦法，佚周令，辭類曰參字也佚過也佚與
日王元說說書曰今天水完治士馬最強

圖修世以休命，字林曰錐刀曰割割謂除消其土也周易曰剝木為舟薛綜西京賦注墉謂城池也左
傳曰材力有餘士馬強盛范擘後漢書

堞之殷，井幹烽櫓之勤，郭璞三蒼解詁曰板築牆上下板築杵頭鐵杵也鄭玄周禮注曰雉長三丈高一丈杜預左氏傳
注曰堞女牆也殷盛也淮南子曰大構架與宮室雞棲井幹許慎曰皆屋構筋也郭璞上林賦注

格高五嶽，袤廣二墳，董頴精曰格量度也爾雅曰大山為東嶽華山為西嶽衡山為南嶽常山為北嶽高山為中
嶽南北曰表三墳未詳或曰毛詩曰遵彼汝墳又曰鋪敦淮墳爾雅曰墳莫大於河墳此蓋

嶽高峻也
制製一作礧礧一作磁石以禦

制若斷岸，蠱似長雲，嶽高峻也
嶽齊平也

觀基局之固護，將萬祀而

出入三代，五百餘載，竟瓜剖而豆分，王

荒蕪依井，荒葛冒塗，王逸楚辭注曰風萍水
蕪生於池中冒獨縮也

木魅山鬼，野鼠城狐，說文曰魅老物
精也莫愧切

風淅雨嘯，昏見晨趨，左氏傳曰豺
狼所嘯也胡

辭九歌有祭山鬼漢書曰蘇武掘野風草實而食之魏明帝長歌行曰久城青狐苑高

墟多鳥聲補史記始皇曰山鬼不過知一歲事耳韓非子曰府風不熏城狐不灌

有昔日之哀
哀即有今日
日之哀兩
段俱以二
等折轉何
等道勁此
顯字至此
批出
收局感概
一滿令試
輒喚奈何

饑鷹厲吻，寒鷗嚇雛。厲摩也鄭玄問注曰吻口邊也亡粉切鄭玄毛詩箋曰口拒人曰赫火嫁切郭璞爾雅注曰雛而視之

伏虺藏虎，乳血殮膚。字書曰隱古文舉字滿到切隄或為虺爾雅曰虺白虎虺戶甘切

白楊早落，塞草前衰。崔豹古今注曰白楊葉圓李陵書曰涼秋九月塞外草衰塞或為寒

風威，稜稜霜氣嚴冬之貌。孤蓬自振，簞沙一作砂坐飛。無故而飛曰坐飛

灌莽杳而無際，叢薄紛其相依。廣雅曰灌叢也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灌

通池既已夷，峻隅又已頽。通池城壕也峻隅城隅也直視千里外，唯見起黃埃。

凝思寂聽，心傷已摧。孫綽游天台山賦曰凝思高巖若夫藻肩黼帳，歌堂舞閣之基，璿淵碧

樹，弋林釣渚之館。藻肩肩施藻畫也司馬相如美人賦曰芳香芬烈黼帳高張吳蔡齊秦之聲，魚龍爵馬

之玩，楚辭曰吳蔡奏謳漢書藝文志有齊歌秦歌張平子西京賦曰海鱗變而成龍又曰大雀踐踐又曰爵馬同響皆薰歇燼滅，光沈響絕。杜預左氏傳注曰薰香

都妙姬，南國麗人。一作佳本注引陳王詩正作佳蕙心紈質，玉貌絳唇。陸機擬東城一何高曰京洛多妖麗玉顏倂瓊綺

李左九徵武帝納皇后頌曰如蘭之茂登徒子好色賦曰腰如束素蘭澤同類絳素兼

名文士愛奇故變文耳宋玉笛賦曰頰頰玉貌起楊雄蜀都賦曰曉朱顏離絳唇

莫不埋魂幽石，委骨窮塵。委猶積也豈憶同輿之愉樂，離宮之苦辛哉？魏志曰明帝悼毛皇后有詔出入與帝同天道如何，吞恨者

多，抽琴命操，為蕪城之歌。韓詩外傳曰孔子抽琴去軫以授子貢廣雅曰命名也琴道曰琴有伯夷之操夫遭遇異時窮則獨善其身故謂之操歌曰：「邊風急兮城上寒，井逕滅兮丘隴殘，周禮曰九夫為井又曰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千齡兮萬代，共盡兮何言！」莊子曰化窮數盡謂之死

王賦與小附立
屬賦同登以
茲賦者以
取月者以
述月者以
生謂然則
死謂然則

一露二句
白來之筆
看似平淡
而實精絕
此境須知

此段尚嫌
警述

六朝文絮箋注

月賦 周易曰坎為月陰精也鄭玄曰臣象也廣雅云夜光謂之月月御謂之望舒設文曰月者太陰之精釋名曰月闕也言有時盈有時闕也

謝莊 沈約宋書曰謝莊字希逸陳郡陽夏人也太常弘微子也年七歲能屬文仕至光祿大夫泰初二年卒時年四十六諡曰憲子所著文章四百餘首行於代

李善注

陳王初喪應劉，端憂多暇，

假設陳王應劉以起端也陳王曹植也應劉應瑒劉楨也魏文帝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補况漢宣帝諱稱孫卿

綠落生閣，芳塵凝榭，

言無復娛遊故絲管生而芳塵凝也高誘注淮南子曰蒼苔水衣

悄焉疚懷，不怡

中夜。

毛詩曰憂心悄悄憂憂七小切爾雅曰疾病也怡樂也家語孔子云日出聽政至於中夜

迺清蘭路，肅桂苑，

蘭路有蘭之路桂苑有桂之苑楚辭曰皋蘭被徑王逸曰徑路也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吳有桂苑

騰吹寒山，弭蓋秋阪，

王逸楚辭注曰騰馳也禮記曰季秋入學習吹王逸楚辭注曰弭按也

臨澹壑而怨遙，登崇岫而傷遠。於

時斜漢左界，北陸南躔，

大戴禮曰七月漢案戶漢天漢也案戶直戶也李陵詩曰天漢東南馳左傳申豐曰日在北陸而藏冰杜預曰陸道也漢書曰冬則南夏則北漢書音義章昭曰躔處也亦次也方言曰日運為躔

白露暖空，素月流天，

長歌行曰昭昭素明月輝光燭我牀

沈吟齊章，殷勤陳篇，

楚辭曰意欲兮沈吟毛詩齊風曰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闔兮

又陳風曰月出皎兮佼人僚兮

抽毫進牘，以命仲宣。

此假王仲宣也毫筆也陸士衡文賦曰或含毫而竊然說文曰牘書版也

仲宣跪而稱曰

聲類曰跪也跪菜委切

臣東鄙幽介，長自邱樊，

仲宣山陽人故云東鄙戰國策范雎謂秦王曰臣東鄙賤人爾雅曰樊澮也郭璞曰澮澮也

日權目不明也莫切切

臣聞沈潛既義，高明既經，

尚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孔安國曰沈潛謂地高

陰靈。

春秋說題辭曰陽精為日易辭終備曰日之既陽德消也莫切切

擅扶光於東沼，嗣若英於西冥，

扶光扶桑之光也東沼湯谷也

數語無一
字說月卸
無一月非
清空激
骨稜然可

筆能赴情
自情生於

若英若木之英也西冥味谷也月盛於東故曰始生於西故曰嗣山海經曰湯谷有扶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又曰灰野之山有赤樹青葉名曰若木日之所入處郭璞曰扶木扶桑也尚書曰宅西曰昧谷孔安國曰昧冥也淮南子曰日出於湯谷拂於扶桑又曰若木未

有十日其華照下地高誘曰若木端有十日狀如蓮華

引元兔於帝臺集素娥於后庭張衡靈臺曰月者陰曆之宗積成爲獸象兔形春秋元命苞曰月之爲言闕也兩說增疑與兎者陰陽雙

居明陽之制陰陰之俯陽張泉觀象賦曰漸遷可升自注曰漸遷天臺之名四星在織女東淮南子曰羿請不死之藥於西王母常娥竊而奔月注曰常娥羿妻也歸藏曰昔常娥以不死之藥拜月月詩曰皇皇后帝張泉觀象賦曰窈窕帝庭自注云帝庭謂太微宮也春秋元命苞曰太微爲天庭補案皇皇后帝見魯頌原注論語二字誤故改之

臍眺警闕，臍魄示冲

說文曰臍朔而月見東方縮爾然眺晦而月見西方也臍魄未成光魄月始生魄然也尚書五行傳曰晦而月見西方謂

之臍魄則王侯著也朔而月見東方謂之側臍側則王侯肅鄭玄曰臍係連行疾貌也警謂臍眺失度則警人君有所闕德示冲言臍魄得所則表示人君有謙冲不自盈大也禮記注曰月三日而成魄是以禮有三讓也闕女六切臍大鳥切臍芳尾切

順辰

通燭，從星澤風辰十二辰言月順之以照天下也淮南子曰正月建寅月從左行十二辰許慎曰歷十二辰而行增華台

室，揚采軒宮台室三公位軒宮軒轅之宮史記曰中宮文昌魁下六星兩兩相比名曰三能委照而吳業昌，淪精

而漢道融吳錄曰長沙桓王名策武烈長子母吳氏有身夢月入懷漢書若夫氣霽地表，雲斂天末說文曰

也西京賦曰杪天末元后母李親夢月入懷而生后遂爲天下母昌盛也融明也菊散芳於山椒，鴈流哀而一作江瀨說文曰

以遠期舞才計切楚辭曰澗庭升清質之悠悠，降澂輝之藹藹楚辭曰日出兮

日仲秋菊有黃華王逸楚辭注曰土高四壁曰椒漢書武帝傷李夫人賦曰釋子馬於山椒山椒山頂也說文曰瀨水流沙上也

中底之藹藹者楚辭曰若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縹繁采飾柔祇雪凝，圓靈水鏡說文曰

地也固楚辭曰若列宿之錯置說文曰縹繁采飾連觀霜縞，周除冰淨觀飛觀也徐幹七喻曰連君王乃厭晨懽，樂宵宴，收妙舞，弛清縣說文曰

邊讓章華賦妙舞麗於陽阿馬融長笛賦雲舞池縣周禮曰大壘池縣鄭玄說文曰去燭房，卽月殿，芳酒登，鳴琴薦，若

六朝文絮箋注

體物測亮
斯為不負

生撰語卻
佳所以讀
之辭不厭
賦鍊

梁元帝 姚思廉梁書曰元帝諱緯字世誠武帝第七子母采女阮修容初封湘東王鎮江州侯景破臺城武帝崩緯與王僧辯陳霸先共敗景景伏僧辯等上表勸進乃即位於江陵

紫莖兮文波

楚辭曰紫莖屏風文綠波些

紅蓮兮芰荷

謝眺詩曰紅蓮搖弱行淮南子夫容芰荷高誘注芰莖角交莖也宋玉招魂曰芙蓉始發雜芰荷與漢昭帝淋池歌曰揮纖手兮折芰荷

綠房兮翠蓋

漢王延壽香靈光殿賦曰綠房翠華淮南子曰游於江灣海裔馳騁翠蓋

素實兮黃螺

晉夏侯湛芙蓉賦曰爾乃採淳

於時妖童媛女

浮吹以標此通於水也高誘注鷓大鳥也畫其乘於船頭也漢張衡西京賦曰浮鷓首野雲芝

鷓首徐迴

淮南子曰鷓鷩鷓首

蕩舟心許

妖豔也嬾也說文曰媛女水以泛酒故逸詩云羽觴隨波

權將移而藻挂

船欲動

周宋玉神女賦曰遷延引身

夏

而萍開爾其纖腰束素

漢張衡賦曰舒妙嬌之纖腰兮揚維錯之桂

遷延顧步

始春餘葉嫩花初

管子曰以春日至始數四十六日春盡而夏始嫩與嫵同類也

畏傾船而斂裾

故以水濺蘭橈

漢水激也博雅曰楫謂之橈蘭橈蓋取其香也漢

菊澤未反

梧臺迴見

爾雅釋器曰被謂之

於江渚

荇溼露衫

毛萇詩傳曰

長繞釧

菱

兩角曰菱四角曰菱

泛柏舟而容與

歌采蓮

毛詩曰汎彼柏舟史記司馬相如傳弭節徐徊翺翺容與離騷曰

碧玉小家女

來嫁汝南

樂府有情人碧玉歌一云汝南王妾按碧玉姓

蓮花亂臉

色荷葉雜衣香

因持薦君子願襲芙蓉裳

楚辭曰製芰荷以為裳

六朝文絮箋注

蕩婦秋思賦古詩曰昔為倡家女今為蕩子婦蕩子行不歸空牀難獨守說文曰秋禾穀熟也

梁元帝

起得超語
深而思深
妙而思妙

通真蕩婦
入情入理
入情入理

寫出幽憤
獨是可惜
獨是可惜

史稱帝不
好聲色類
此有篇名
情余未之
情余未之

蕩子之別十年，倡婦之居自憐，登樓一望，惟見遠樹含烟。王粲登樓賦曰登茲樓以四望兮，謝朓曰遠樹曖曖，辛辛生烟，紛漢漢。

平原如此，不知道路幾千。說文曰高平曰原，爾雅釋地曰大野曰平，廣平曰原。天與水兮相逼，山與雲兮共色，山則蒼

蒼入漢，水則涓涓不測。曹植詩曰山樹鬱蒼蒼，家語金人銘曰涓涓不壅，終成江湖。誰復堪見鳥飛，悲鳴隻翼。陸機詩曰其人久不歸，偏樓獨隻翼。

秋何月而不清，月何秋而不明？况乃倡樓蕩婦，對此傷情。於時露萎庭蕙，南方草木狀曰蕙一名薰，後漢書曰蕙草生下地，蒸爾雅翼曰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曰蕙。轉看腰細。

草玉篇曰香草生下地，蒸爾雅翼曰一幹數花而香，不足者曰蕙。霜封階砌，堆一作階，廣雅曰砌，也且計切。坐視帶長，古詩曰相去日以遠，衣帶日以緩。轉看腰細。

重以秋水文波，文波見宋書曰楚王好細腰宮中多餓死。秋雲似羅，日黯黯而將暮。陳孔璋遊覽詩曰蕭蕭風騷，風騷

騷而渡河。張衡思元賦曰寒風凄其，未至兮拂，奪嗣之騷，騷李善注曰騷騷風勁貌。妾怨迴文之錦，君思出塞之歌。晉書曰賈滔妻蘇氏名蕙，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蘇氏思之，織錦為迴文，旋圖詩以寄酒，宛轉循環，讀之詞甚悽惋。西京雜記曰漢高帝令戚夫人歌出塞歸來之曲，侍婢數百齊和聲入雲霄。相思相望，路遠如何？鬢飄蓬而

漸亂，心懷疑，一作愁而轉歎，愁縈翠眉，斂啼多紅粉漫。古今注曰魏宮多作翠眉，鬢鬢等古詩曰娥娥紅粉妝，纖纖出素手。已矣哉！

秋風起兮秋葉飛，春花落兮春日暉。說文曰暉光也。春日遲遲猶可至，客子行行終不歸。詩毛

曰春日遲遲古詩曰行行重行行與君生別離

恨別文通創

通篇奇詭 有韻千鍾 俱自無來 百鍊中來 然至分概 迹至分概 激勇憤之 帝王之恨 愈說得成 冷熱兼得 淋漓勁思 列侯之恨 名將之恨

恨賦意謂古人不釋其情，持飲恨而死也。

江淹 劉勰梁典曰江淹字文通濟陽考城人祖航丹陽令父康之南沙令淹少而沉敏六歲能屬詩及長愛奇尚異自以孤賤厲志篤學泊於強仕漸得聲譽嘗夢郭璞謂之曰君借我五色筆今可見還淹即探懷以筆付璞自此以後才

思稍減前後二集並行於世宋桂馥王舉秀才齊與為豫章王詔室天監中為金紫光祿大夫卒贈醴泉侯諡靈子

李善注

試望平原，蔓草縈骨，拱木斂魂。爾雅曰試用也毛詩曰野有蔓草左氏傳秦伯謂蹇曰叔中謫爾蹇之木拱矣注兩手曰拱古蒿里歌曰蒿里歌曰蒿里家地聚斂魂魄無賢愚人生

到此，天道寧論？於是僕本恨人，心驚不已。列女傳趙津吏女歌曰諒將加兮妾心驚直念古者，伏恨而死。禮記曰

如秦帝按劍，諸侯西馳。說苑曰秦始皇帝太后不諱幸鄒嬰毒茅席上諫始皇按劍而坐戰國策蘇代曰伏軾而西馳削平天下，同文共規。禮記曰

車同軌，同。華山為城，紫淵為池。賈誼過秦論曰踐華為城函河為池西馬長卿上林賦曰丹水更其南紫淵徑其北雄圖既溢，武力未畢，方架

輻，輻。鼉鼉以為梁，巡海右以送日。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伐討大起九師東至於九江吐鼉鼉以為梁列子曰穆王駕八駿之乘乃西觀日所入一旦魂

斷，宮車晚出。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也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當駕而晚出風俗通曰天子夜寢早作故有萬機今忽崩墮則為晏駕若乃趙王既虜，

遷於房陵。淮南子曰趙王遷流房陵思故鄉作山水之嘯聞者莫不隕涕高誘曰趙王張敖秦滅趙虜王遷徙房陵房陵在漢中山木之嘯歌曲也薄莫心動，昧旦神興。楚辭曰薄莫雷動左氏傳曰昧旦丕顯置酒欲飲，

悲來填膺。漢書曰上置酒沛宮鄭玄禮記注曰填滿也千秋萬歲，為怨難勝。戰國策楚王謂安陵君曰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也至於

六朝文絮箋注

九

此段可與
子卿實
讀一詩並

美人之恨

獨備青案
文語語悽
絕

才士之恨

美人之恨

六朝文絮箋注

李君降北，名辱身冤。漢書武帝天漢二年李陵為騎都尉領步卒三千出居延至浚稽山與匈奴相值戰敗弓矢並盡陵遂降孫卿子曰功廢而名辱社稷必危拔劍擊柱，漢書曰漢高

醉我嗚呼，拔劍擊柱。曹子建表曰彤影相用妾子情往，一作上郡，心留雁門。漢書有上郡雁門郡並秦置裂

帛繫書，誓還漢恩。漢書曰常惠教漢使者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繫帛書朝露溢至，握手何言？漢

李陵謂蘇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楚辭曰望後死以流亡王逸曰灌漑也史記趙主曰蘇王私握臣手曰願結交潘岳邢夫人誅曰臨命相決交胸握手

若夫明妃去時，仰天太息。漢書元

元年春正月呼韓邪單于來朝詔掖庭王嬙為閼氏應劭曰王嬙王氏之女嬙字昭君文穎曰本南郡人也操琴曰王昭君者齊國王襄女也年十七獻元帝會單于遣使請一女子帝謂後宮欲至單于者起昭君喟然而歎越席而起乃賜單于石崇曰王明君本為王昭君以

紫臺稍遠，關山無極。紫臺猶紫宮也古樂府搖風忽起，白日西匿。爾雅曰飄風謂之飄風音

隴雁少飛，代雲寡色。漢書曰凡望雲氣勃望君王兮何期終

蕪絕兮異域。鬻子曰君王欲蘇五當之道而失則至乃敬通見抵，罷歸田里。東觀漢記曰馮衍字敬通明帝

不朝孫植恨，左對孺人，右顧稚子。禮記曰天子之妃曰后大夫妻曰孺人潘岳脫略公卿，跌宕文史，

夫中散下獄，神氣激揚。臧榮緒晉書曰晉康拜中散大夫東平呂安家事繫獄憲聞之始安嘗以語康辭相證引遂復收

濁醪夕引，素琴晨張。晉書曰濁醪一盃彈琴一秋日蕭索，浮雲無光。鄭玄禮記注

日贊命之臣，願不激揚。

如此項凡者不知凡幾一嘆之恨

榮華之恨

世事循環無端枯榮不覺冷過不覺熱心

立格與恨賦同辭以激乃將此起四字歸一無

鬱青霞之奇意一作念

入修夜之不暘青霞奇意志言高也曹毗雜園賦曰青霞與於前阿素賴流於森管漢書武帝李夫人賦曰釋輿馬子山椒奄修夜之不暘張衡司徒呂公諫曰玄室冥

或有孤臣危涕孽子墜心孟子曰孤臣孽子其操心也危其慮患也深王粲登樓賦曰涕橫

遷客海上流成隴陰漢書曰匈奴乃徒蘇武北海無人處此人但聞悲風汨一作起血一作

泣廣雅曰茹食也又曰下霑衿琴道雅門周就孟嘗君曰幼無父母壯無妻子若此人者但聞秋風亦復含酸茹一作歎一作銷落溼

沈漢雅曰銷猶散也若乃騎疊跡車同一作軌此言榮貴之子車騎之多也左思吳都賦曰躍黃塵而地

歌吹四起山陽公載記曰賈詡鳴鼓雷震無不煙斷火絕閉骨泉裏煙斷火絕喻人之死也王充論衡曰人之死

已矣哉孔安國尚書傳曰發端歎辭春草莫兮秋風驚秋風罷兮春草生綺羅畢兮池館盡琴瑟滅

兮丘隴一作平琴道雅門周曰高堂既已傾曲池自古皆有死莫不飲恨而吞聲論語子曰自古皆有

日何奴若非其

別賦

江淹
李善注

黯然銷魂者唯別而已矣黯失色將敗之貌言黯然銷魂將離散者唯別而然也夫人魂以守形魂散則形斃今別而

况秦吳兮絕國復燕宋兮千里言秦吳燕宋四國川塗既遠別恨必深故舉以或春落昔兮始生乍

六朝文絮箋注

行于

權是欲別
未別光景
但即不入
妙無不入
房人
夕陽之
月色之
疑心之
居人往
有此

實貴別

以下七段
極其守然
鐘聲四守
鐘聲四守
鐘聲四守
鐘聲四守
鐘聲四守
鐘聲四守

秋風兮翫暫起。言此二時是以行子腸斷，百感悽惻，鮑照東門行曰野風吹秋木行于心腸斷風蕭蕭而異響，雲

漫漫而奇色，飛軒帝唱曰卿雲爛兮糺漫漫兮舟凝滯於水濱，車透遲楚辭曰船容與而不進掩迤水於山側。

以凝滯掩迤毛詩曰權同容與而詎前，馬寒鳴而不息，楚辭曰載與掩金觴而誰御橫玉

柱一作而霑同。賦昭東門行曰君情然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軒也見紅蘭之受露，望

恍若有亡，賦昭東門行曰君情然若有亡日下壁而沈彩，月上軒而飛光。

青楸之離一作霜，巡層楹而空揜，撫錦幕而一作虛涼，層高也空息也掩掩涕也涼悲涼也與略曰

乃萬族，孔安國尚書傳曰族類也至若龍馬銀鞍，朱軒繡軸，周禮曰馬八尺以上為龍後漢書明德馬皇后曰前過濯龍門上

也，廣兄子受字公于廣為太子太傅公于為少傅甚見器重朝廷為祭酒謂受曰吾聞知足不殆功成身退天之道也廣遂退辭疾駕上疏乞骸骨上以其年老皆許之加賜黃金二十斤皇太子賜五十斤公卿大夫故人邑子為設祖道供帳東都門外送車數千兩

辭疾而去蘇林曰長安東都門也石崇金谷詩序曰余元康六年從太僕卿出為使持節青徐諸軍

事征虜將軍有別廬在河南縣金谷澗中時征西將軍祭酒王詡當還長安余與衆聚共送澗中

趙歌兮傷美人，琴羽琴之羽聲說苑曰雍門周以琴見孟嘗君微揮角羽張晏甘泉賦注曰聲細珠與玉兮豔算

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素法聳淵魚之赤鱗，貫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鐘巴鼓瑟而六馬仰秣

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素法聳淵魚之赤鱗，貫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鐘巴鼓瑟而六馬仰秣

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素法聳淵魚之赤鱗，貫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鐘巴鼓瑟而六馬仰秣

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素法聳淵魚之赤鱗，貫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鐘巴鼓瑟而六馬仰秣

秋，羅與綺兮嬌上春，驚駟馬之仰秣，素法聳淵魚之赤鱗，貫樂之盛也韓詩外傳曰昔伯牙鼓琴而淵魚出聽鐘巴鼓瑟而六馬仰秣

山道遺巨
任俠別

肝膽相觸
前有一概

從軍別

高嶺有餘
而影深者
莫能及
絕國別

公操琴賦曰伯牙彈而
馬仰于野揮而玄鶴鳴

造分一作

手而銜涕感一作感

寂寞而傷神

謝宣遠送王撫軍詩曰分手東城
呂氏春秋曰聖人不可以感私傷神

乃有劍客慚恩少年報士

漢書李陵曰臣所將屯邊者奇材劍客也又曰
郭解以驅釋友報仇少年慕其行亦輒為報讎

韓國趙廁吳宮燕市

史記曰
燕政者

帆深井里人也漢馮異仲子事韓玄侯與韓相俠素有怨嚴仲子昔燕政而言臣有仇聞足下高義故進百金以交足下之驥善政拔劍至
韓直入上階刺殺俠累又曰豫讓者晉人也事智伯智伯甚尊寵之趙襄子滅智伯讓乃變姓名為刑人入宮塗廁欲刺襄子故言趙廁又
曰專諸者梁邑人也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酒既酣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既至王前專諸以匕首刺王僚立
死又曰荊軻者衛人也至燕與高漸離飲於燕市旁若無人後荊軻為燕太子丹獻燕地圖圖窮匕首見因以匕首擲秦王

忍愛離邦去里瀝泣共訣

荜一作血相視

武勳切恨賦投

驅征馬而不顧一作見行塵之時起

史記曰荊軻送
發就車不顧

方銜感於一劍非買價於泉

裏一作之中也尉僚子吳起曰一劍之任非將軍也

金石震而色變骨肉悲而心死

燕丹太子曰荊軻與武陽入秦秦
王陛戟而見燕使鼓鐘而發羣臣

皆呼萬歲武陽大恐面如死灰色戰國策曰武陽色變史記曰毒政刺韓相俠累死因自皮面決眼屠腹而死莫知其誰韓取政尸暴於市
能知者與千金久之莫知政始曰何愛妾之身而不提吾弟之名於天下哉乃之韓市抱尸而哭曰此妾弟軻深井里燕政自殺於尸旁晉
楚齊聞之曰非衛政之賢乃其姊亦烈女

或乃邊郡未和負羽從軍

司馬相如檄蜀文曰邊郡之士聞烽舉燧燭漢
書曰有障徼曰邊郡服度曰土貢羽揚子雲羽

獵賦曰紫橫負羽杖
鑣亦而羅者以萬計

遼水無極

鴈山參一作雲

水經曰遼山在玄苑高句麗縣遼水所出海內西經曰大澤方百里鳥
所生在雁山雁出其間孟子注曰大山之高參天入雲謝康後漢書劉

關中風暖陌上草薰

日出天而曜

同景露下地而騰文鏡朱塵之照

富貴參雲

楚辭曰經堂入奧朱塵經廷王逸曰朱塵紅塵楚辭曰芳菲菲兮
同

爛襲青氣之烟燼

楚辭曰經堂入奧朱塵經廷王逸曰朱塵紅塵楚辭曰芳菲菲兮
同

不忍別送愛子兮霑沾羅裙

言當盛春之時而分別不忍也左氏傳趙盾曰括君
姬氏之愛于杜預曰括趙盾異母弟趙姬文公女也

六朝文絮箋注

一三

絕國一作絕國

卓犖有奇

狹邪別

極自然極
幽秀不瀟
澗不瀟之
致想是筆
花入夢時
也
連論
一氣呵成
有天驕下
城阿之勢

不願不願於世也鍊金鼎鍊金丹之鼎也抱朴子曰鄭君惟見授金丹之經又曰九
轉丹內神鼎中史記曰黃帝采首山銅鼎鼎成龍下迎黃帝也方堅其志方堅也
駕鶴上漢，駭鸞騰天。列仙傳曰玉

鳳鳴遊伊洛之間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三十餘年後上見桓良曰昔我家七月七日待我
手謝世人數日去祠於嶽山下雷次宗豫章記曰洪井西鸞崗精嶺舊說洪崖先生與子晉乘鸞
舊說云洪崖先生乘鸞所遊處也鸞暫游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

西有鸞嶺王子喬控鸞所經過處也鸞暫游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

西有鸞嶺王子喬控鸞所經過處也鸞暫游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

西有鸞嶺王子喬控鸞所經過處也鸞暫游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

西有鸞嶺王子喬控鸞所經過處也鸞暫游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

西有鸞嶺王子喬控鸞所經過處也鸞暫游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

西有鸞嶺王子喬控鸞所經過處也鸞暫游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

西有鸞嶺王子喬控鸞所經過處也鸞暫游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

西有鸞嶺王子喬控鸞所經過處也鸞暫游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

西有鸞嶺王子喬控鸞所經過處也鸞暫游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

西有鸞嶺王子喬控鸞所經過處也鸞暫游萬里，少別千年。神仙傳曰若士者仙人也燕人盧敖者秦時遊北海而見若

六朝文絮箋注

意態曲盡
即落情便
致名手擅
法必以此

厚然而止
蔚然自高

順長廊而迴歸說文曰廊東西序也玉篇曰廊下也西京賦曰長廊廣雅曰納入也陶淵明歸去來辭風飄飄而吹衣薄暮延佇宵分乃至班婕妤怨詩曰終朝理文案薄暮不違廣雅曰日將暮曰露池翻荷而納影風動竹而吹衣撰

閣入光鄭氏禮記注曰閣音時也說文曰光明也含羞隱媚班婕妤怨詩曰含羞隱媚容貌也垂羅曳錦釋名曰羅文曰帛也戰國策曰下宮綵羅執其綺縠說文曰錦繡色織文也毛詩曰衣錦娶衣鳴瑤動翠說文曰瑤玉之美者翠羽也出

來脫薄妝宋玉神女賦曰薄妝服去留餘膩說文曰膩上肥也玉篇曰垢霑粉一作委露理鬢清渠說文曰髮類上髮也徐康養生論曰動刷髮髮體體發類說文曰渠水所房也落花入領微風動裾曹植美女篇曰輕裾隨風還

小園賦

小園賦者傷其風體魏周顛為隱居而不可得也其文既異潘岳之閒居亦非仲長之樂志以擲闕之思發為哀怨之辭者也

庾信 李延壽北史曰庾信字子山南陽新野人祖昺父肩吾並南史有傳信幼而後遷曠敏絕倫博覽羣書尤善春秋左氏傳身長八尺腰帶十圍容止頽然有過人者父肩吾為梁太子中庶子掌管記東海徐摘為右衛率掎子及信並為鈔撰學士父子東宮出入禁闈恩禮莫與比隆既文並綺豔故世號徐庾體焉當時後進競相模範每有一文都下莫不傳誦累遷通直散騎常侍聘於東魏文章辭令盛為鄴下所稱選為東宮學士領建康令侯景作亂梁簡文帝命信率

宮中文武千餘人營於朱雀航及景至信以策先退善城陷後信奔於江陵梁元帝承制除御史中丞及即位轉右衛將軍封武康縣侯加散騎侍郎聘於西魏屬大軍南討遂留長安江陵平累遷儀同三司周孝閔帝踐祚封臨濟縣子除司水下大夫出為弘農郡守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司憲中大夫進爵義城縣侯俄拜洛州刺史信為政簡靜吏民安之時陳氏與周通好南北流寓之士各許還其舊國陳氏乃請王褒及信等十數人武帝惟放王克殷不害等信及褒並惜而不遣尋徵為司宗中大夫明帝武帝並雅好文學信特蒙恩禮至於滕趙諸王周旋款至有若布衣之交羣公碑誌多相託焉惟王褒頗與信埒自餘文人莫有逮者信雖位望通顯常作鄉關之思乃作哀江南賦以致其意大氣初以

六朝文絮箋注

善類後牛
以類怨
之意近人
一詞為哀
事是近人
遺賦已失
物是近人

感文仲記愛居魯語曰海鳥曰爰居止於魯東門之外三日命國人祭之展禽曰今茲海其有災乎夫廣川之鳥皆知避其災是歲多
風冬暖爾雅爰居一名雞郭注云漢元帝時有大鳥如馬駒時人謂之爰居樊光云似鳳凰江海詩咸池爰居居鍾鼓或慈李曹懿
鳩故鳴有乘軒而黃鵠非有意於輪軒也感文不知故祀爰居而爰
居本無情於鍾鼓也以喻周強欲已仕而已本無情於祿仕而爰
頭士衛住西頭士龍為人文雅可愛士衡身長七尺其聲如鐘言多慷慨
補一書者陸機與弟季康未俱入洛造太常張華華素重其名如荏相識
韓康則舅甥不別
晉書曰韓伯字康伯穎川長社
人又殷浩傳浩甥韓伯浩素賞
世說曰蔡司徒在洛見陸機兄弟
住裴佐蔚中三間瓦屋土龍住東

容者也。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曰觸氏有國於蝸之右角曰蠻氏相與爭地而戰伏尸數萬逐北旬有五日而後反爾雅郭注云
蝸牛蒼瓜蝸角喻小也崔豹古今注蝸牛陸螺也形如蝸輪如小螺熱則自懸於葉下野人結園舍而蝸牛之殼故曰蝸
舍亦曰蝸牛之舍也山海經齊要之山是多僕彙郭云僕彙蝸牛也晏子春秋東海有蟲巢於蚊睫飛乳去來而蚊不為驚巨嬰不知其名
而東海漁者命曰焦冥○以上似賦序至兩乃句始是賦然以古韻按之若夫以下疑用韻語蓋賦之發端非序文也今附註於後所首徒
班固西都賦云綠以周牆四百餘里離宮別館三十六所古無四擊徒與地第皆通韻矣眠疑作眠漢書敘傳云伯惶恐起賦事注既古視
字視亦今韻之上聲者也至西漢王根之宅句換韻下皆從之寂寞人外外魚厥切黃庭經云洞視得見無內外存激五牙不饑渴與臘同
韻風霜疑作風雪利力藥切如厲之音烈矣樂讀如樂楚辭雲彭咸之娛樂兮滅巧無之繩墨至非有意於輪軒句換韻軒斤切陸雲夏
府君諫曰丘園靡滯鸞馮軒豈方伊類挺髮窮動風防愴切楚辭曰上蕙蕪而防露兮下洽洽而來風孰知其不合兮若松柏之苦心又
曰乘郭浩而反顧兮歎秋之緒風步余馬兮山相容目前韻容字淫楚辭曰賢士窮而隱處兮廉方正而不容子胥諫而靡軀兮比干忠
切為清仍周易訟卦中居兄弟離康則不別舅甥甥字亦同韻然古賦用韻或至數語一見今依文讀之至又足相容及成音也凡者等等
字皆助語之辭不在韻列如易象去也字詩去兮及之乎矣等等字讀之成韻楚辭招魂去些字大招去只字皆七言詩也或云五言始蘇李
七言始魏帝豈知去此助語自三百篇俱備其體矣于
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坑，
左氏傳曰鄭伯有善酒為窟室而
山用古韻處見此賦數語及音晴應詔勅自疏韻詩
夜飲酒擊鐘為杜預曰窟室地室

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坑，
左氏傳曰鄭伯有善酒為窟室而
山用古韻處見此賦數語及音晴應詔勅自疏韻詩
夜飲酒擊鐘為杜預曰窟室地室

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坑，
左氏傳曰鄭伯有善酒為窟室而
山用古韻處見此賦數語及音晴應詔勅自疏韻詩
夜飲酒擊鐘為杜預曰窟室地室

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坑，
左氏傳曰鄭伯有善酒為窟室而
山用古韻處見此賦數語及音晴應詔勅自疏韻詩
夜飲酒擊鐘為杜預曰窟室地室

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坑，
左氏傳曰鄭伯有善酒為窟室而
山用古韻處見此賦數語及音晴應詔勅自疏韻詩
夜飲酒擊鐘為杜預曰窟室地室

爾乃窟室徘徊，聊同鑿坑，
左氏傳曰鄭伯有善酒為窟室而
山用古韻處見此賦數語及音晴應詔勅自疏韻詩
夜飲酒擊鐘為杜預曰窟室地室

六朝文絮箋注

林，迺久羨於抽簪，言已位望通顯實非其好有隱遁之志也以下皆言隱居之事潘岳秋興賦曰僕野人也偃息不過茅屋竹

道曰簪補淮南子拾遺林而集雖有門而長閉，實無水而恆沈。陶潛歸去來辭曰門雖設而長關莊子曰與世違

於枯不弋處而弋鳥難與有圖沈無水而三春負鉏，一作相識，五月披裘見尋，皇甫謐高士傳曰林類者魏人也年且百歲歲春披裘拾遺

言者子真精行逆之端端又曰披裘公者吳人也延陵季子出遊見道中有遺金顧披裘公曰取彼金投諸公輩曰拂手而曰何子處之

高而視人之卑五月披裘而負薪豈取金者哉季子大驚謝謝而問姓名公曰吾子皮相之士何足語姓名也補陶潛詩帶月荷鋤歸

問葛洪之藥性，訪京房之下林。抱璞子自序曰抱璞子姓葛名洪字稚川丹陽句容人也終日默然邪人咸稱爲抱

之事屬道家其外精言人閒得失世事臧否屬儒家管書葛洪傳曰洪師事南海太守上黨鮑元元亦內學道占將來見洪深重之以女

洪洪得元業兼綜醫術有金匱藥方一百卷肘後要急方四卷漢書曰京房字君明東郡頓丘人也治易事梁人焦延壽其說長於災變

分六十四卦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爲候各有占驗房草無忘憂之意，花無長樂之心。萱草一名紫萱又呼爲忘

呼爲忘憂花帶中散養生論云萱草忘憂崔豹古今注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忘憂草使人忘其憂也名醫

別錄曰萱草今之鹿葱傳成紫華賦序曰紫華一名長樂花言已在長安既無求於當世又即境傷懷視園中花草皆含憂也鳥何

事而逐酒，魚何情而聽琴？莊子曰昔者海鳥止於魯郊魯侯御而觴之廟焉眩視悲憂不敢飲一杯三日而死韓詩外

也所樂加以寒暑異令，乖違德性，言其憂勞成疾也以崔駰以不樂損年，吳質以長愁養病。

後漢書曰實憲爲車騎將軍辟置輜輳爲揀憲擅權驕恣數諫之及出擊匈奴道路愈多不法輒爲主簿前後奏劾數十指切長短憲不能

容稍疎之因察輜高第出爲長守長輒自以遠去不得意遂不之官卒於家魏略曰吳質字季重與徐幹等並見友於太子二十二年魏太

也但欲保身勸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遊宴之數難可再遇盛年一過實不可追鎮宅神以蕤石，厭山精而照鏡，淮南萬畢術曰埋石四隅家無鬼漢黃門令史游急就篇曰石敢當顏師古注曰敢當言所當無敵也按今俗居當衝道猶埋

此段自傷
風體病
至於疾
其膏膏
關之思
然實外

山當日
老幼
此其在子周
其言如

此敘述在
其時官居
其時或居
其時或居
其時或居

其真形耳是以古之入山道士皆以明鏡九寸已上懸於背後則老魅不敢近人換神後詔曰王文獻曾令郭璞筮己一年吉凶璞曰當有
小不利可取廣州二大壘盛水置於帳帳二角名曰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撤去水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
見所失劍鏡在於蜀中蜀口數寸鏡大尺餘名曰鏡好以厭之至某時撤去水其災可消至日忘之尋失鏡不知所在後撤去水乃
山精亦邪魅也山海經曰山精如人面而有毛抱樸子曰山精之類形如小兒而獨足向後喜來犯人其名為鼓元詔曰山精如人頭長三
四尺食山蜜夜出蠶藏補梁宗懷荆楚歲時記十二月暮日掘宅四角各置一大石以鎮宅晉常璩華
陽國志武都有丈夫化為女子蓋山精也蜀王納為妃無異物故蜀王遣武丁之武都擔土作塚有石鏡
屢動莊息之陰幾
行魏顥之命。史記曰越人莊烏仕楚執圭有頃病楚王曰烏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且楚聲往聽之猶尚越聲也王仲登樓賦
命此言已去梁即魏常思
薄晚閒閑老幼相攜蓬頭王霸之子稚警梁鴻之妻。謂已老幼皆入長安
故國疾病至於昏亂也

霸少立高節光武時避敵不仕妻亦美志行同霸與同郡令狐子伯為友後于伯為楚相而其子為郡功督子伯乃令子奉書於霸車馬服
從雍容如也霸子時方耕於野聞實至投耒而歸見令狐子恒作不能仰視霸目之有愧容客去而久臥不起妻怪問其故曰吾與子伯素
不相若向見其子容服甚光舉措有適而我兒曹蓬頭歷齒未知禮則見客有慚色父子深恩不覺自失耳妻曰君少修清節不顧榮祿今
于伯之貨執異君之高奈何忘宿志而慚兒女子乎霸風起而笑曰有是哉遂終身隱遁又曰梁鴻字伯鸞娶同縣孟氏女始以裝飾入門
七日而鴻不答乃更為椎髻著布衣操作而前鴻大喜曰此真梁鴻妻也按哀江南賦云提挈老幼關河累年又陸王道序云信孀老人關
蒸燕色養及丁母憂杖而後起是子山有老母也又謝趙王奏絲布啓云某息荀娘昨蒙恩賜是子山有幼子也又報趙王惠酒詩云穉子
還羞出幣起倒閉門于山雖為
驕旅老幼妻子並在於周矣 樵麥兩甕寒菜一畦。馬泮齋諫曰羹陳魚之麥劉熙孟
風 樹 騷騷而樹 作

急天慘慘而雲低。後漢書張衡思元賦曰寒風淒而未至兮拂奪岫之
一 作 飛 嘶。一作啼漢蘇伯玉妻盤中詩曰空倉鶴常若儼獵豹古今注云蟋蟀一名吟蛩秋初生得寒則鳴一云齊南呼為解婦宋均
名蟲若柳 昔早 草 作 濫於吹噓藉文言之慶餘。言已往梁時也韓子曰齊宣王使人吹竽南郭處士請為乃
過或云韓昭侯使使一聽之乃知濫也吹噓謂吟吟也易 門有通德家承 藏 一作 賜書。後漢書曰鄒元字康或北海高
乾封文寶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謂已往梁承先世之德也

六朝文絮箋注

湖之觀或
風從於鳳
如宣室之
召買室之
召買室之
時之極一

此言大盜
指侯景之
離孫三武
九折本武
地往觀險
不以致若
權往致若
武指有景
此武指有
遊感指有

六朝文絮箋注

造門告高密縣為元特立一鄉曰鄉公輝云昔東海子公僅有一節猶或誠鄙人修其門劔鄉公之德而無顧社之路可廣門衛令容萬軍號曰通德門漢書載傳曰班彪字叔皮與仲兄固共遊學家有賜書內足於財好古之士自遠方至交黨揚于雲以下莫不造門門有通德者謂祖易為齊魯士若漢郎公卿矣家承賜書者按梁書文學傳云庚於陸字子介博學有才思有小庾又若叔皮孟堅也或陪元能賦詩特為陸所友愛又為東宮學士文集行於世於陸為肩書仲兄若班嗣矣于山承之大小庾又若叔皮孟堅也

武之觀時參鳳凰之墟三輔舊事曰未央宮北有元武闕三輔黃圖曰漢宮殿有鳳凰殿西京賦曰鳳凰鸞也補元武闕本名桑泊晉大興二年始創北湖宋元嘉二十三年黑龍見湖中因改名元武武築築園享其上名元武觀元武湖之亭觀也按元武湖在江寧觀受釐於宣室賦長楊於直廬漢書曰文帝思賢徵之至府太平門外今稱後湖韓非子于文王伐崇至鳳凰墟

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蘇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也應劭曰靈祭餘肉也昔僖揚雄作長楊賦三輔黃圖曰長楊宮在今滋縣東南三十里陰機洛陽記曰吾嘗怪謁帝承明廬問張公張公云魏明帝在建始殿朝會皆由承明門然直廬在承明門側漢書張宴注云直宿所止

學注父子在東宮出入禁圍恩禮莫與比極是其事也遂乃山崩川竭冰碎瓦裂大盜潛移長離永滅元武本傳云信父肩書為梁太子掌管記及信並為鈔撰

莽篡位也西漢遺王莽之篡光武遷都洛陽建樂遺侯景之亂元帝遷都江陵故云是矣補孔稚圭褚伯玉碑徒侶判其冰碎舟子悲其

時長離徠翔爰作荒樂歌扶來秋網罟以鏡天下之人注長離鳳也摧一作直轡於三危碎平途於九折誘高

曰三危西極山名漢書曰王陽為益州刺史部下却焚九折坂歎曰奉先人遺體奈何數乘此險杜篤首陽山賦曰九坂崇峻而多艱首其多危也補劉宗新論策駟登山不得直轡而行泛舟入海不得安身而坐荆軻有寒水之

悲蘇武有秋風之別言聘於西魏也史記曰荆軻入秦燕丹饒之易水高漸離擊筑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漢書則風月悽愴隴水則肝腸斷絕言在西魏時有鄉關之思也古樂府有關山月秦川記曰隴西郡隴山其上懸巖吐溜於中嶺泉源因名萬石泉北人升此而歌有云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

絕腸斷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水經注引東頭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六年高陸野民穿其骨得龜大二尺六寸龜大小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高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為謝元破於准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論矣于山引此謂已思歸江南不欲客死於秦也劉敬叔異苑曰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

絕腸斷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水經注引東頭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六年高陸野民穿其骨得龜大二尺六寸龜大小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高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為謝元破於准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論矣于山引此謂已思歸江南不欲客死於秦也劉敬叔異苑曰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

絕腸斷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水經注引東頭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六年高陸野民穿其骨得龜大二尺六寸龜大小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高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為謝元破於准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論矣于山引此謂已思歸江南不欲客死於秦也劉敬叔異苑曰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

絕腸斷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水經注引東頭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六年高陸野民穿其骨得龜大二尺六寸龜大小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高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為謝元破於准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論矣于山引此謂已思歸江南不欲客死於秦也劉敬叔異苑曰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

絕腸斷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水經注引東頭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六年高陸野民穿其骨得龜大二尺六寸龜大小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高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為謝元破於准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論矣于山引此謂已思歸江南不欲客死於秦也劉敬叔異苑曰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

絕腸斷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水經注引東頭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六年高陸野民穿其骨得龜大二尺六寸龜大小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高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為謝元破於准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論矣于山引此謂已思歸江南不欲客死於秦也劉敬叔異苑曰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

絕腸斷龜言此地之寒鶴訝今年之雪水經注引東頭秦書曰苻堅建元十六年高陸野民穿其骨得龜大二尺六寸龜大小佐高夢龜言我將歸江南不遇死於秦高於夢中自解曰龜三萬六千歲而終終必亡國之徵也為謝元破於准肥自縊新城浮圖中秦祚因即論矣于山引此謂已思歸江南不欲客死於秦也劉敬叔異苑曰晉太康二年冬大寒南州人見二白鶴語於橋下曰今茲寒

不滅幾崩年也於是飛去龜言此地之寒者言已時在西魏如客龜也鶴詩今年之雪
者言元帝死若幾崩矣按江陵陷在冬十一月至十二月魏人戕帝故以寒雪爲言

百齡

一作

兮儵忽菁一作綠華一作光華

兮已晚

言已壯年逢此衰亂光陰瞬息遂成暮齒傷其速也

不雪雁門之跡

先念鴻陸之遠山海經曰雁門之山

雁出其間漢費段會宗爲都護谷永問其老子書成曰願吾子因循甚實毋求奇功終更亟還亦足以復雁門之跡應劭曰鴻陸也會宗從
沛郡下爲雁門又坐法免爲隨復不偶也隨首居反易漸卦九三爻辭曰鴻漸于陸夫征不復虞翻曰高平稱陸謂初已變坎水爲平三

夫征不復也不雪雁門之跡者言已歸雀不偶也先念鴻陸之遠者言已遠征不復反也

非淮海兮可變非金丹兮

能轉國語趙簡子歎曰雀入於海爲蛤推入於淮爲蜃郭璞遊仙詩云海變微禽吾生獨不化抱樸子曰鄭君惟見採金丹之經又

不暴骨一作

於一作

龍門終低頭於一作

馬坂

三秦記曰龍門山在河東界禹鑿山斷門一里餘黃河自中流下兩岸不通車馬魚登者化爲龍不登者點額暴顛

而返又交州記曰有隄防龍門大魚登者化爲龍不得過曝顯點額血流此水恒如丹池戰國策曰昔駭
驪駕驪車上吳坂遲延負轆而不致遂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二語喻已不能死節致覆此骨也

生民兮渾渾易曰天道草昧淮南子曰茫茫昧昧從天之道又曰渾渾沈沈孰知其前言天道昧昧不可問也

春賦

春賦以下庚子山仕南朝時爲東宮學士之文也陸王道明府集序以爲太清值亂離之後承聖遭軍火之餘揚郡

所云揚郡之集百不一存者耶當字文集序之曰地限南北故所稱止魏周時文及隋唐一統之後其江南遺歲時或猶存好
事者增入舊編今之所謂庚子山集其非陸王故本可知也且子山自入魏而後大抵皆離愁之作觸景傷懷似此諸賦辭傷
輕賦恐非羈臣所宜觀其文氣略與梁朝諸君相似晉安湘東所賦題頗類之蓋當時宮體之文徐庾並稱者也至其歷魏任
周閔姬思辜得南朝之精微窮北方之枝葉盡有騷人之風非筆稊所能及也於詩亦然今皆附摭管見爲之列序諸篇謂是
在梁之作云爾○梁簡文帝集中有晚春賦元帝集有春賦賦中多有類七言
詩者唐王勃駱賓王亦嘗爲之云效庚體明是梁朝宮中庚子山創爲此體也

庾信
倪璠注

六朝小賦
每以五七
實相雜成
文其品致
疏越自然
遺俗初磨
此四子願
法教

秀句如繡
願盼生姿
不青桃花
願光悅人

六朝文絮箋注

宜春苑中春已歸，披香殿裏作春衣。

史記司馬相如傳曰：上還過宜春宮，正養日，括地志云：宜春宮在雍州萬年縣西南三十里。宜春苑在宮之東，杜之南，始皇本紀云：葬二世。

宜春苑中三輔黃圖曰：宜春宮本秦之離宮，在長安城東南杜縣東近下杜，又有宜春下苑，在京城東南隅。楚歲時記曰：立春之日，燕野綵為燕戴之帖。宜春二字，傳成燕賦曰：御青舞以贊時者。宜春之嘉祉，皆取宜春之義也。西都賦曰：披香發越黃圖云：武帝時，後宮八區有披香殿，飛燕外傳曰：宣帝時，披香博士王咸白髮，教授宮中，號漢宮闕名。有新年、鳥聲、千種、轉、二月、楊花、披香殿也。論語包咸注曰：春服既成，衣單袷之時，作春衣，當謂天子內官主織作衣服者。

滿路飛河陽，一縣併是花，金谷從來滿園樹。

晉書曰：潘岳為河陽令，滿縣皆栽桃花，石崇有金谷園，思歸引序曰：河陽別業，栢木幾於萬株。

草足礙人，數尺遊絲，即橫路。

楚辭王逸注曰：蘭香草也。沈休文詩曰：遊絲映空轉。補梁簡文帝詩：帶前結草香。

開上林而競入，擁河橋而

爭渡。

漢書簡曰：上林苑方三百里，苑中養百獸，遠方各獻名果，果卉三千餘種，植其中，亦有製為美名，以標奇異。晉書曰：杜預以孟津渡險，起建河橋於富平津。

出麗華之金屋，下飛燕之蘭

宮。

後漢書光武帝曰：娶妻當得陰麗華。漢書武帝謂長公主曰：若得阿嬌，當以金屋貯之。又孝成趙皇后傳曰：后本長安宮人，屬陽宮。阿主家學歌舞，號曰飛燕。三輔黃圖曰：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為婕妤，好貴，傾後宮。昭陽舍蘭房，板壁，楚辭曰：彷彿兮蘭宮。

朵多而訝重，髻髻高而畏風。

王子年拾遺記曰：魏文帝所愛美人薛靈芸入宮，乘龍愛外國，獻火珠龍鬘之釵，帝曰：明珠翡翠尚不勝況乎鸞鳳之重，乃止。而不進後漢書曰：梁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

瓊馬髻風俗通曰：瓊馬髻者，側在一邊。唐段柯古髻，盤品云：髻始自嬖人氏，以髮相纏而無繫縛。周文王加株翠翹，花名曰風髻，又名步搖髻。樂姑皇有望仙髻、紫雲髻、凌雲髻，漢有迎春髻、王母降武帝宮從者有飛仙髻、九環髻。漢元帝宮中有百合分髻，髻同心髻。太元中公主

婦女必緩髮，欣髻又有假髻，合德有欣愁髻，貴妃有義髻，魏武宮有反結髻，又梳百花髻。魏明帝有咽煙髻，晉惠帝宮有芙蓉髻。梁宮有羅光髻，段氏言髻者多，其餘在于山之後者，不備錄焉。補後漢書書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

爭綠，面共桃而競紅，影來池裏，花落衫中。落始綠而藏魚，麥纒青而覆雉。

周處風土記曰：石髮水者，也。青蛾色皆生於石也。師曠食經曰：澤堆暗而麥，張華注云：澤堆如商庚春季之月，始鳴麥平，纒也。補梁元帝詩：柳葉生眉上，三輔黃圖武帝穿影娥池，以玩月，使宮人乘舟弄月，影梁陰鏡詩：驚歌扇後花落舞衫前。

吹簫弄玉之臺，鳴佩凌波之水。

列仙傳曰：蕭史乘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教弄玉作鳳鳴，為作移戚。風凰臺夫鳩止其上，一旦風墜，風去，故秦氏作鳳女，辭誓于建洛神賦曰：凌波微步，羅襪生塵。

里而家富，入新豐而酒美。漢書曰萬石者實徒家長安中戚里師古曰於上有烟者為則皆居之故名其里為戚里石

榴聊汎，蒲桃醲醲，停杯數日。蒲桃乳漬石榴醲裂廣雅曰石榴者榴也南都賦曰樛橈若榴扶南傳曰顧孫國有安石榴取汁

文帝云葡萄醲以為酒甘於麴麥善醉博物志曰西域有葡萄酒積年不致彼俗云可十

年飲之醲濁乃乃解醒昔活切音滋醲醲切音不季白詩曰蒲桃初醲醲蓋本此也

芙蓉玉盃，蓮子金杯。朝野僉載曰

二款器其一為二荷同處一盤相去盈尺中有芙蓉下垂器上以水注芙蓉而

新芽竹筍，細核楊梅。說文曰筍竹萌也范

簞臨海異物志曰楊梅大如彈丸正

綠珠捧琴至，文君送酒來。晉書曰石崇有妓名綠珠美而豔善吹笛漢書曰司

馬相如與文君俱之臨邛盡賣車騎買酒舍乃令文

玉管初調，鳴絃暫撫，陽春淥水之曲，對鳳迴鸞之舞。漢書音義曰管以玉為之不惟竹也宋

十人灌南子曰手會淥水之趣高誘曰淥水古詩也莫宏賦云舞迴鸞以紆袖觀佳人之玉儀補西京雜

紀成陶宮有玉管長二尺三寸二十六孔吹之則見車馬出山林隱轉相次息亦不復見錄曰昭華之瑋

更炙笙簧，還移箏

柱，毛詩曰吹笙鼓簧爾雅大笙謂之簧郭璞曰列管執中應簧管端後漢侯產爭賦曰急絃

好詩曰絃為合歡屬團圓似明月節疑時節周禮中春擊土鼓補協律都尉射雉中郎漢書曰李延年為協律都尉潘

六朝文絮箋注

如入石季
倫錦步陣
中令人心
目眩

規畫編綴

婉約可憐
氣韻可憐
蘇文可憐
蘇生可憐
蘇於可憐
蘇然可憐

王懷府云皓腕約金環紫欽定情詩云綰臂雙金環皆是物也
一名條脫黃詩晉世夢錄華勝羊權金玉條脫各一枚是也

宿鬢尚卷，殘妝已薄，無復唇珠，纔餘眉萼

壓上星稀，黃中月落。言美人未梳妝時也。劉熙釋名曰：唇脂以丹作之，象唇赤也。宋書云：武帝女壽陽公主，人日臥於含章殿，輒轉也。洛神賦云：鬢橫承權，或說後周天元帝令宮人黃眉，德救其風，留於世。按梁簡文帝詩：同安髮裏，搵髮作額，問黃當時已有之矣。然不知起自何代也。西陽雜俎曰：如射月者謂之黃星。

能橫卻月，巧挂迴風。迴風，迴風扇也。謝眺詠鏡臺詩曰：對風。女紅餘志：燕昭王賜旋娟以金梁，卻月之飲。西京雜記：趙飛燕女弟上

龍垂匣外，鳳倚花中。謝眺詠鏡臺詩曰：對風。懸清冰垂龍挂明月。鏡乃照膽照心，難逢難值。西京雜記曰：咸陽宮有方鏡，廣

四尺高五尺九寸，裏有明人直來照之影，則倒見。以手捫心，則來則見。照胃五臟，雖然無礙，人有疾病在內，則掩心而照之，則知病之所在。又女子有邪心，則膽張心動，秦始皇常以照宮人膽，張心動者則殺之。

鏤五色之盤龍，刻千年之古字。鄭中記曰：石虎宮中鏡有徑二三尺者，下有純金鑄龍雕飾，大戴禮曰：武王踐

見而孤鳴。劉歆叔異苑曰：山雞愛其毛羽，映水則飛。魏武時，南方獻之，公子蒼舒令置大鏡，其前雞鑿形而舞，不知止，遂乏死。韋仲

何不應鏡以照之。王從其言，鸞觀影則鳴，一奮而絕按鸞鳥似鳳，愛居亦似鳳，故藏文仲祀之。今云海鳥即鸞矣。

臨水則池中月出，照日則壁上菱生。飛燕外傳曰：昭儀上姊三十六

事有七出，美暫設裝，還抽鏡，屈競學生情，爭憐今世，鬢齊故略，眉平猶刺。廣雅曰：其上連髮曰鬢，刺眉者

花鏡一奩，飛花博子，次第須安。博主緣切音，或作甄，甄之屬詩所

以畫代之也。飛花博子，次第須安。謂中唐有畫是也。飛花博子，謂花博也。

朱開錦，躑，黛蘸油，檀。左傳：宣

杜注云：斥侯，猶伏蟻，反疏云：踏行也。朱丹色，謂粉也。飛花博子，謂花博也。朱開錦，躑，黛蘸油，檀。十二

也。釋名曰：簪代也。疏眉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草木蟲魚，疏曰：檀水正青色，滑澤。脂和甲煎，澤漬香蘭。裴啓語林曰：石

侍婢列皆佳麗，薄飾置甲煎，沈香無不異備。唐陳藏器曰：甲煎以諸藥及美果花燒灰和，椒治成，可作口脂。釋名曰：脂，砥著面，柔滑如砥石也。香澤者，人髮，栴栳，以此漂澤之也。鹽鐵論曰：毛嫱天下之姝人也，待脂粉香澤，而後容毛。詩：草木蟲魚，疏曰：蘭香草也。其莖葉似葶藶。

六朝文絮箋注

精屬無匹
體貼入微

極鍾鍊亦
極波隨

深染蘊藉

六朝文絮箋注

三〇

薄蘭但廣而長箭箭中赤高四五尺漢籍池范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者粉中
 神女賦曰沐蘭澤含芳枚乘七發曰被蘭澤張鏡曰蘭澤以蘭漬膏者也 量髻鬢之長短度安花之相去，
 曰髻鬢髮也聲古語切髮類也聲必刃切 縣媚子於搔頭，拭釵梁於粉絮。西京雜記曰武帝過李夫人就取髻髮
 曰美女對鏡插花量度其髻髮之長短也 還從妝處取將歸，暫看絃繫，
粉絮絮即俗粉撲用綿爲之也音
 釵梁用粉絮拭之其色光明也 梳頭新罷照著衣，補東宮舊事皇太
 子納如有著衣大鏡 衫正身長，裙斜假髻。補司馬光類
 縣知纈纈，補西京雜記宣帝繫獸臂上猶帶史其姆合采纈纈絲
 纈纈身毒國寶鏡一枚大如八錢錢玉篇曰纈纈纈也 真成
 箇鏡特相宜，不能片時藏匣裏，暫出園中也自隨。

梁簡文帝集中有
 看鏡賦有列鏡賦

庚信
 倪璠注

九龍將暝，三爵行樓

木全低，理鈞月也若木也謂月上日落也鮑照詩曰始見城南樓纖纖如玉鈞淮南
 子曰建木在廣都若木在建木西木有十日其華照地補楚辭折若木以拂日 窗藏明於粉壁，柳助暗

於蘭閨。漢官典職云漢省中皆胡粉塗
 壁宋玉詞賦有云蘭房之閨 翡翠珠被，流蘇羽帳，楚辭招魂云翡翠珠被爛齊光些漢書曰駙馬赤弭流蘇
 張衡東京賦曰飛流蘇之爲殺鬱虞決疑要注曰天子帳

舒屈膝之屏風，掩芙蓉之行障，陶刻鄭中記石季龍作金銀鈕屏風衣以白練畫義士仙人
 禽獸之像讚者皆二十二言高施八尺下施四尺或施六尺阮素

卷衣秦后之牀，送枕荆臺之上。吳均歌曰咸陽春草芳秦女卷衣裳漢府君
 注云秦王捲衣言咸陽春景及宮闈之美

乃有百枝，所飲也梁簡文詩云織成屏風金風膝
 是也鮑照行路難云七綵芙蓉之羽帳 秦王卷衣以贈所歡也高唐賦云楚襄王與宋玉遊於雲夢之臺玉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念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
 巫山之女也爲高唐客聞君遊高唐願薦枕席王因幸之後漢書邊韶遊章華臺賦曰楚王遊雲夢之澤之荆臺之上

首蘭顏
光采煥
鮮
可多得
六朝中
不

風致巖然
人所顧

收束妙有
含寄

軒然而來
筆力峭秀

同樹，四照連盤，

(補)孫惠有百枝燈賦又支曇諦燈贊千燈同輝百枝並耀鄴中記石虎正日會子殿前設百二十枝燈梁簡文帝列燈賦九微聞吐百枝交布山海經招搖之山有木其花四照東宮舊事太子納妃有金塗連盤短燈二

金塗連盤

香添然蜜，氣雜燒蘭，燼長宵久，光青夜寒。秀華掩映，音膏照灼，動鱗甲

於鯨魚，燄光芒於鳴鶴。

楚辭蘭膏明燭華燈錯淮南子萬畢術曰取蚌脂為燈置火中即見諸物述異記曰南海有明珠即鯨魚目瞳臨死而目皆無精夜可以鑿謂之夜光王子年拾遺記曰昔秦始皇為塚斂天下環

異於海中作玉象鯨魚脚火珠為是以代膏燭光出墓中精靈之傳也王筠詠燈詩云百華耀九枝鳴鶴映冰池(補)西京雜記南越王獻高帝蜜燭二百枝樹提伽經庶人然脂諸侯然蠶天子然漆張茂先雜詩曰蘭膏坐自凝漢書樂志金支秀華

蛾

則碎花亂下，風起則流星細落。

崔豹古今注曰飛蛾善拂燈一名火花一名蠟光

况復上蘭深夜，中山醕清。顏師古漢書注曰醕清

名在上林中鄒康成周禮注曰清酒今之中山冬釀接夏而成也

楚妃留客，韓娥合聲。

韓娥夜琴賦曰王昭楚妃李善注云歌錄曰石崇作楚妃歌列子韓娥東之齊遺糧過雍門鬻歌假食而去餘響遶梁三日不絕

雍門人至今善歌

低誦著節，游絃絕鳴。

晉叔夜琴賦曰鶻雞游絃

輝輝朱燼，焰焰紅榮。乍九光而連綵，或

雙花而竝明。

漢武內傳云七月七日王母至帝掃除宮內然九光之燈

寄言蘇季子，應知餘照情。

戰國策曰甘茂亡秦且之齊出關過蘇子曰君聞夫江上之處女乎蘇子曰不

聞曰夫江上之處女有家貧而無燭者處女相與語欲去之家貧無燭者將去矣謂處女曰妾以無燭故常先至掃舍布席何愛於餘明之照四壁者幸以賜妾何妨於處女妾自以為有益於處女何為去我處女相語以為然而留之今臣不肖棄逐於秦而出關願為足下掃室

布席幸無我逐也蘇子乃西就秦王與之上牖

對燭賦

梁簡文帝元帝

庾信
倪璠注

龍沙鴛塞甲應寒，天山月沒客衣單。

後漢班超傳贊曰咫尺龍沙注云龍沙沙漠也郭璞山海經注曰虜門山即北陵西隴雁之所出因以名云在高柳北史記曰貳師將軍李廣

六朝文絮箋注

利擊仰取右賢王於祁連山索驢曰祁連山一日天山亦曰白山在張掖
酒泉二郡界祖孫登詩云抽轡上關路誰念客衣重蓋關苦寒之辭也

鐙前桁衣疑不亮，月下穿鍼覺最難。

刺取鐙花持桂燭，還卻鐙檠下燭盤。

謂夫婿遠行婦製征衣須對燭也桁音下浪反衣架又曬衣竿也王于年
拾遺記曰王母取絲桂之香然以照夜說文曰檠檠也聲巨京切補古

樂府東門行選
樹上無懸衣

鑄鳳銜蓮，圖龍竝眠。

補西京雜記長安巧工丁緩者為恆
滿燈九龍五鳳雜以芙蓉蓮藕之奇

燼高疑數剪，心溼暫難然。

清激之謂
復有漆語
灑飾故足
時

銅荷承淚蠟，鐵鉞染浮煙，本知雪光能映紙，復訝鐙花今得錢。

孫康家貧常映雪讀書清介交游不雜西京雜記云陸賈應樂將軍曰夫自謂者得酒食燈火花得錢財乾鵲噪而行人至苦寒集而百事
苦小既有微大亦宜然補拾遺記周穆王三十六年春齊宮集諸方士設常生之燈列瑤膏之燭又有冰荷者出冰經之中取此花以覆

荷承蠟義起于此欲以象之也按銅
燈七八尺不欲使光明遠也按銅
荷承蠟義起于此欲以象之也按銅

蓮帳寒檠窗拂曙，筠籠熏火香盈絮。

花中記曰石虎造流蘇斗帳頂安金蓮
花中懸金箔織成脫籠蓋以異香帳
之四面皆作十二香蓮采色爛耀筠籠竹火籠也東宮香事曰皇太子納妃有漆畫手巾熏籠二大被熏籠三衣熏籠三劉向別錄云
淮南王有熏籠賦方言曰南楚江河之間籠謂之籠或謂之籠陳楚宋魏之間謂之府君今熏籠是也說文曰絮微綿也聲息據切旁

一作
垂細溜，上繞飛蛾。

王于年拾遺記曰西王母與昭王遊于懸林之下說炎帝鑽火之術取絳桂之膏燃以照夜忽有
飛蛾銜火狀如丹雀來拂於桂膏之上此蛾出於員丘之穴憑氣飲露飛不集下羣仙殺此蛾以

合九轉神丹四時鍊
光清寒入，皎暗風過，楚人纓脫盡，燕君書誤多。

說苑曰楚莊王賜羣臣酒日暮燈
燭滅乃有人引美人之衣者美人
援絕其冠纓告王趣火來上視絕纓者王曰飲人酒使醉失禮奈何欲顯婦人之節而辱士乎乃命左右曰與寡人飲不絕冠纓者不歡書
臣百餘人皆絕去其冠纓而上火韓子曰野人有道燕相國書者夜火不明因謂持燭者曰舉燭云而過雲舉燭舉燭非書意也燕相受書

而悅之曰舉燭者尚明也尚明也者舉賢而任之誰相白
王大悅國以治則治矣非書意也今世學者多似此類
夜風吹，香氣隨，鬱金苑，芙蓉池。

魏略曰鬱金香大秦國二
月花如紅藍四五五月採
之其香十二葉為百草之

秦皇辟惡不足道，漢武胡香何物奇？

崔豹古今注曰辟惡車秦制也按辟惡香名當
是香車也博物志曰漢武帝時弱水西國有人
乘毛車以渡弱水來獻香者帝謂是常香非中國之所乏不禮其使留久之帝幸上林苑西使至乘輿與并奏其香帝取之看大如燕卵三
枚與香相似帝不悅以付外庫後長安中大疫宮中皆疫病帝不舉樂西使乞見請燒所貢香一枚以辟疫氣帝不得已聽之宮中病者登

疾

疾

疾

疾

諸實而厚
漢詔之遺
諸運本並
脫與字從
舊刻古文
皆窺補
風俗之敝
古今一轍
概然

日晷殘長安中百里咸聞香氣芳積九十餘日香猶不散帝乃厚禮發遣錢送一說漢制
獻香不滿斤西使臨去乃發香氣如大豆者拭著宮門香氣開長安數十里程數
詎減西園月古詩曰晝短苦夜長何不乘燭遊魏文帝芙蓉池詩云
乘蓋夜行遊道遙步西園丹霞夾明月華星出雲間

詔

敕條制禁奢靡詔蕭子顯齊書曰武帝永明七年冬十月己丑下此詔

南齊武帝齊書曰武帝諱頊字宣遠太祖長子也建元四年太祖崩上即位

三季澆浮，舊章陵替，國語郭偃曰夫三季之王宜亡也章昭注曰季末也三季王桀紂幽王也許慎淮南子注曰澆薄也尙書曰車服以庸蔡邕協和 吉凶奢靡，動違矩則。易曰定天下之吉凶，而斷天下之疑也。爾雅曰矩則法也。 或裂錦曳繡，以競車服之飾。史記曰周幽王后好聞裂繡聲

塗金鏤石，以窮瑩域之麗。說文曰塗塗也金部錯金塗也謂以金措其上也爾雅曰鏤鏤也郭璞注曰刻鏤物爲鏤列女傳曰靈光魏夫人顯改更

有李尉差見其碑有石闕祠堂石室三間鏤石作椽周禮春官典祀掌外祀之兆守皆有域鄭元注曰域兆表之瑩域

婚，露棺累葉，禮記曰斑白者不提挈左太沖吳都賦曰雖累葉百疊而富強相繼劉林灑注曰葉猶世也 苟相誇衒，罔顧大典。顏師古漢書注曰衒衒也 可明爲

條制，嚴勒所在，悉使畫一。漢書曰蕭何爲法較若畫一顏師古注曰畫一言整齊也 如復違犯，依事糾奏。

舉賢詔魏收魏書曰太和二十年七月戊寅帝以久旱歲秩羣神自笑未不食至於巳酉是夜滂雨大洽了亥下此詔

北魏孝文帝魏書曰孝文帝諱宏獻文帝長子顯祖甚愛異之皇興三年立為皇太子五年秋即皇帝位

炎陽爽節，秋零卷澍，故輟膳三晨，以命上訴，雖休弗休，寧敢愆怠？

魏帝能文者儻法文爾句無

字林曰快也也毛慄。衰詩傳曰慄慄也。漢書李尋曰日初出炎以鳴君登朝後不行忠直進不做障爽節故輟膳三晨，以命上訴。輟止也說文曰膳具食也異苑曰管寧汎海遭風船重傾沒寧潛思真

茂南矣

下民說而上訴上帝靈鑒誠款，曲流雲液，雖休弗休，寧敢愆怠？廣雅曰款誠也音叔夜雖休弗休，寧敢愆怠？尚書曰雖休勿

文人之筆

也買子新書將有賢人湛德，高士凝棲，雖加詮采，未能招致。其精通俗文曰

只如此便

訪幽谷，舉茲賢彥，直言極諫，匡予不及。直言極諫者以匡朕之不逮

與太子論彭城王詔魏書曰太和二十年正月壬辰改封始平王纘為彭城王二十一年正月丙申立皇子恪為皇太子 北魏孝文帝

高麗不珠

汝第六叔父纘，北史曰纘字彥和少而岐嶷姿性不羣雅好屬文長直禁內參決大政清規懋賞，與白雲俱潔，梁武帝謝徵補謝朓等表

託苦辭求

厭榮舍絨，以松竹為心。博雅曰吾少與綢繆，提攜道趣，毛詩曰綢繆孺戶禮每請解朝

世網

世網，董仲舒賦曰執若反身子素業兮莫隨世而輪轉替羸養生論曰吾以長兄之重，未忍遠離，何容仍屈素業，長嬰

具是數百

沖挹之性，古今注曰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謙讓也說文曰貂大夫以上冠也字書曰沖虛也楊偉荀子注曰挹亦退也無使成王之朝，翻疑

具是數百

沖挹之性，古今注曰貂蟬胡服也貂者取其有文采而不炳煥外柔易而內剛勁也蟬取其清虛謙讓也說文曰貂大夫以上冠也字書曰沖虛也楊偉荀子注曰挹亦退也無使成王之朝，翻疑

與臧濬救

李延壽南史曰濬字德仁東莞人宋武敬皇后兄也少好學善三禮貧約自立操行為鄉里所稱武帝受命拜太常永初三年致事拜光祿大夫加金章紫綬卒少帝贈左光祿大夫

宋武帝

南史曰武帝諱裕字德興彭城縣綏輿里人姓劉氏漢楚元王交之二十一世孫也帝風骨奇偉不治廕隔小節元熙二年晉帝禪位改元熙為永初元年夏六月丁卯即皇帝位

頃學尚廢弛，後進頽業，

郭璞爾雅注曰弛放也論語集解後進謂後輩也頽廢也

衡門之內，清風輟響。

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清暉又曰吉甫作誥穆如清

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

周禮夏官戎僕掌馭戎車晉書輿服志曰戎車駕四馬天子親戎所乘也顏師古漢書注曰警者戒肅也

浮夫近志，情與事染。

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姪如林。

毛詩曰彼都人士又曰殷商之旅其會如林呂氏春秋曰梁國之莊地名黎邱有奇鬼焉善教人之子姪

明發搜訪，想聞令軌。

孔穎達毛詩疏曰從明而至夜則地闇至且而明則地開發張揖廣雅曰軌迹也

然荆玉含寶，要俟開瑩。

齊種與世德祖書曰人人自謂握靈蛇之珠家家自謂抱荆山之玉孫綽荊璞發質與荆玉幸真鑿與南金等照著類篇曰瑩治也

幽蘭懷馨，事資扇發。

荀康詩曰二子贈嘉詩讓如幽蘭馨曹植詩告文曰至者

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非列侯故曰小侯爾雅曰赴至也

獨習寡悟，義著周典。

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

袁宏漢紀曰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

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

說文曰勸勉也爾雅曰誘進也

想復宏之。

為武帝與謝朓敕

南史曰謝朓字敬冲莊之子十歲能屬文瑛王景文謂莊曰賢子足稱神童復為後來特達莊撫朓背曰真吾家千金建武中與何胤並徵不出高祖踐祚再徵又不至遣王果敦譬

朓諱談於胤也曰與王之世何可久處朓遂出謂為司徒尚書令後改中書監司徒衛將軍卒時年六十六謚曰靖孝

沈約

博學士為太
將軍事何無
是軍事何無
府軍事何無
將軍事何無
將軍事何無
將軍事何無

屬語能淺
其語能淺
其語能淺
其語能淺
其語能淺
其語能淺
其語能淺

天監初何
與初何
點微何
王意何
餘事何
自且何
自且何

下時節以
為令徒尚
不令乃復
素則失董
然則不新
守節不終
者且既新
職命且新
此亦何足

吾以非德，屬當期運。秦皇陳太丘碑文曰含鑒與吾賢，思隆治道。禮記曰禮樂刑政其種一也所以同民心而出治道也而

明不遠燭，所蔽者多。尚書曰視遠惟明揚子法言曰或問仁義禮智信之用曰仁宅也義路也禮服也智燭也信符也處宅由路正服明燭執符君子不動動斯得矣高注淮南子曰蔽闇也實奇賢能，

匡其寡闇。尚書曰建官惟賢位事惟能爾雅曰匡正也嘗謂山林之志，上所宜宏，激貪厲薄，義等為政。晉書隱逸傳贊曰激貪止

武，各修厥職。左氏傳曰兼弱攻昧武之善經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阮籍詩曰才非允文羣才競爽，以致和

美。左氏傳曰齊公孫履辛司馬德見晏子曰又喪子雅矣晏子曰二惠競爽猶可又弱一而鎮風靜俗，變教論道，玉

公論道經邦治理陰陽官不必備惟其人考工記曰坐而論道謂之三公

自非箕穎高人，莫膺茲寄。高士傳曰堯讓天下於許由由

不受而過去是遺耕於中岳穎水之陽箕山之下美召為九州長由不欲聞之洗耳於穎水濱時其友巢父牽犢欲飲之見由洗耳問其

故對曰堯欲召我為九州長惡聞其聲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處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誰能見子子故浮游欲聞求其名譽污吾槽口牽犢

上流飲之許由沒箕箕山之巖亦名許由山在

是虛心側席，屬想清塵。老子曰聖人虛其心實其腹禮記曰有憂者側席而坐後漢書注曰側席謂不正坐所以

侍賢其也楚辭遠遊

不得屈茲獨往，同此濡足。後漢書曰崔駰以典籍為業未遑仕進之時人或議其太元靜

論曰孔子思樂舞之道東南

未盡善，不降其身，不屈其志。尚書曰成湯放桀於南巢惟有愆德論語曰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武指樂此言武王

使璧帛虛往，蒲輪空歸。高士傳曰老萊子耕於蒙山之陽或言於楚王王使人聘以傾首東路，望兼立表。

岩極極人
不可捉摸

既好也見
既文解字

規字威明
安王規為
長太子及
為太子中
庶子辛簡
文出東英
與湘臨王
此中劉子
一也庶子
運本年辛
簡諸

六朝文絮箋注

晉書羊祜嘗與弟秀書曰既定邊事向角巾東路歸故里曹植落神賦曰命僕夫而就駕吾將歸乎東路史記權宜與莊
賈約曰旦日中合於軍門橫直先馳至軍立表下漏待買日中而買不至陸機思賦曰願靈暉之促景桓歸立表以望之
矣古今殊事，魏太昊伏羲氏軒黃帝軒轅氏皆古帝號文字不獲總駕控峒，依風問道。謝靈運詩曰總駕越

矣，古今殊事，魏太昊伏羲氏軒黃帝軒轅氏皆古帝號文字不獲總駕控峒，依風問道。謝靈運詩曰總駕越
于日黃帝立為天子十九年令行天下開廣成子在於空
同之上故往見之曰我聞吾子遠於至道敢問至道之精
我乎後漢書曰永平中顯宗追感前世功臣乃圖畫二十八將於南宮雲臺又賈逵傳肅宗詔逵入講宮北白虎觀南宮雲臺帝善逵說前
書五行志曰周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親臨已而問焉史記曰賈生徵見文帝方坐堂坐宣室上因感鬼神事而問鬼神之本三輔黃圖曰宣
室未央前殿正室也淮南子曰周
武王殺紂於宣室漢取舊名也
紆賢之媿，載結寢興。毛詩曰乃寢乃興

令

與湘東王論王規令 梁書曰世祖元皇帝諱釋高祖第七子初封湘東王

梁簡文帝 梁書曰太宗簡文皇帝諱綱字世祖高祖第三子昭明太子母弟也天監二十年十月丁未生於顯陽殿五年封晉安王大通三年詔立為皇太子四年移還東宮太清三年五月丙辰高祖崩辛巳即皇帝位

威明昨宵，奄復殂化，甚可痛傷。奄忽也說文曰殂往死也尚書曰帝乃殂落其風韻道上，一作神采標映，道

也標 表也 千里絕跡，百尺無枝。曹植與楊修書曰飛軒絕迹一舉千里枚乘七發曰龍門之桐百尺無枝文辨縱橫，才學優贍。史記秦王曰知

何小爾雅 曰贍足也 跌宕之情彌遠，濠梁之氣特多，斯實俊民也。揚雄自敘曰雄為人跌宕公羊注曰跌宕度在

用掌又曰 明也 一爾過隙，永歸長夜。陳古文障字也禮記曰君子三年之喪若駒之過隙陸雲歲暮賦曰揮促節於短日兮振修策于長夜 金刀掩芒，長淮絕涸。

文身昭明
遺為孝粹

元帝始居好
文有太后
孟依丁及
武帝崩乃
武年交
幾險同交
人好語固
不足信也

引古立案
兼聖精而

西京雜記曰東海人黃公少時能幻制龍御虎佩赤金刀說文曰淮水出南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爾雅曰涸竭也禮記曰仲秋之月水始涸去歲冬中已傷劉子今茲寒孟復悼
王生玉篇曰孟始也四時之首月曰孟月悼傷也毛詩曰中心是悼王生即王規也俱往之傷信非虛說。

答羣下勸進初令

梁書曰大寶二年太宗崩羣下奉表勸進元帝奉諱大臨三日百官縞素乃答之

梁元帝

孤以不德，天降之災，尙書曰古有夏先后方慙厥德罔有天災枕戈飲膽，扣心泣血。劉琨與親故書曰吾枕戈待旦志氣逆虜常恐祖生先吾著鞭耳史記曰句踐

反國乃苦身焦思置膽於坐臥即仰勝飲食亦嘗膽也李陵答蘇武書曰此陵所以仰天椎心而泣血也風樹之酷，萬始莫追。韓詩外傳曰皁魚被禍擁鱗哭於道旁孔子曰子何哭之對曰樹欲靜而風不定子欲養而親不待也吾

霜露之哀，百憂總萃。禮記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毛詩曰我生之後逢此百憂郭璞釋天子注曰傳萃集也甫聞伯升之禍，彌

切仲謀之悲。後漢書曰光武帝長兄伯升素負輕客必舉大事時王莽敗亡已兆天下方亂光武遂與定謀更始元年正月伯升宛未幾為更始所害光武追諡曰齊武王吳志曰孫權字仲謀兄策既定諸郡時權年十五以爲賜羨長郡察孝廉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漢以策遠任職實遣使者劉琬加錫命琬語人曰吾觀孫氏兄弟雖各才秀明達然皆蘇祚不終惟中弟年最壽爾建安五年策舉以事授

權權矣未及息若封豕既殲，長蛇即戮。左氏傳曰昔有仍氏有女后褒姒之生伯封貪婪無厭謂之封豕又申包胥曰吳爲封豕長蛇以薦食上國虛耗於楚社預注曰吳貪害如蛇豕方欲追

延陵之逸軌，繼子臧之高讓。左氏傳曰吳氏諸樊既除樊將立季札季札辭曰曹宣公之卒也諸侯與曹人不義曹君將立子臧子臧去之遂弗爲也以成曹君君子曰能守節君義嗣也誰敢好君有國非吾

爵也札雖不才願附於子臧以無失節豈資秋亭之壇，安事繁陽之石？東觀漢記曰諸將請上尊號皇帝於是乃命有司設壇場才鄴之陽千秋亭五成陌皇帝

即位漢書地理志魏郡縣繁陽應劭曰在繁水之陽張晏曰其界爲繁淵魏志曰漢帝以衆望在魏乃召羣公卿士皆祠高廟使兼御史大夫張首持節奉覆綬綬位乃爲壇於繁陽庚午王升壇即阼百官陪位事訖降壇親燎成禮而反侯景項籍

六朝文絮箋注

也，蕭棟殷辛也。

梁書曰侯景字萬景朔方人驍勇有族力善騎射始為齊神武所用神武疾篤其世子澄為書召景景願表請降梁後遂覆陷郡邑史記曰項籍下相人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長八尺餘力能扛鼎才氣過人三年滅秦

自立為西楚霸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東城南史曰蕭棟字元吉簡文見侯景奉以為主年號天

正未幾燒棟詔行禪讓禮封蕭棟為淮陰王史記曰殷衰帝乙崩于辛立是為帝辛天下謂之紂

漢王，史記曰赤泉侯騎將追項王項王賦曰叱之赤泉侯人白旗弗縣，周發猶稱太子。史記曰武王伐殷斬紂頭

四月太子發上祭於畢下至于孟津之上鄭元曰飛龍之位，孰謂可躋？易曰飛龍在天利見大

羣公卿士其喻孤之志，

聞來儀，一作議後漢書曰光武諸將議上尊號歌純進曰天下士大夫捐親戚棄

無忽！

教

教

建平王聘隱逸教

江淹

府州國紀綱，

李善宋公修張良廟教注曰綱紀謂主簿之官也戰主簿宣之故曰綱紀猶今詔書稱門下也虞預晉書東平主簿王豹自事齊王曰次豹雖陋故大州之綱紀也

夫媯夏已沒，大

道不行，

禮記曰大道之行也天下為公選賢與能講信修睦雖周惠之富，猶有漁潭之士，劉涓子魏都賦注曰涓子魏都屬

漢教之隆，亦見棲山之夫。後漢書

平下居曰橫江潭而漁揚子雲解嘲曰或橫江潭而漁漢書注亦引劉注龔子曰觀淵林之所引則知于雲之言實本於原也然今下居無此語豈今楚辭非古全本也

少有高名與光武同遊學及光武即位光乃變姓名隱身不見帝令以物色訪之齊國上言有一男子披羊裘釣大澤中帝疑其光乃備安車遣使聘之三反而後至車駕即日臨其館光臥不起帝即其臥而撫光腹曰咄咄子陵不可相助為理耶光曰士故有志何至相迫乎復

宋文帝子宏也宏字敬文好學有文才宏於南徐州刺史宏於南徐州刺史宏於南徐州刺史

深忌之元或
城果素
家即擊兵
殺為軍所
處成於練
肥遺極非
故遠遺香

武帝時
為永嘉
守永嘉
州今浙
江太

鍾嶸評其
詩似落花
似草刺此
金價

引入論道舊故因共低臥光以足加帝腹上明日太史奏客星犯帝座甚
急帝笑曰朕故人戮于陵共臥耳除為諫大夫不屈乃耕於富春山
迹絕雲氣，意負青天，莊子曰絕雲氣負青天皆待絳

螭驤首，翠虬來儀。頌師古漢書注曰螭似龍一名地螭蚩即龍之無角者揚雄解難曰獨不見夫舉蚩螭之將登乎天蚩通作蚩是以遺風獨一本無獨字扇百代，餘

烈激厲厲一本無厲字後生，典引曰扇遺風布芳烈久而愈新用而不竭春秋元命苞曰文王稱善所潤之餘烈斯乃王教之助，古人之意焉。吾稅駕

舊楚，憩乘汀潭，史記李斯曰物極則衰言未知所稅駕也方言曰舍車曰稅脫與稅古字通陸士衡高祖功臣頌曰舊楚是分毛裘詩傳曰憩息也玉篇曰汀水際平沙也顏師古漢書注曰潭音尋旁深也挹於陵

之操，想漢陰之高，孟子曰陳仲子豈不誠廉士哉居於陵後漢書藝文志於陵子序於陵仲子人為灌園而著書十二篇莊子曰子貢南遊於楚反於晉過漢陰見一丈人方將為圃畦鑿隧而入井抱甕而出澗而

山川遐久，流風亡沫，說文曰涘遠也孟子曰其故家遺俗流風善政猶有存者沫已也養志數人，並未徵采，善操將棄，良用慨

然！後漢書梁竦曰閒居可以養志詩書足以自娛莊子曰養志者忘形養形者忘利說文曰徵召也顏師古漢書注曰操所謂執持之志行也宜速詳舊禮，各遣繻招，說文曰繻淺絳也形者忘利說文曰徵召也顏師古漢書注曰操所謂執持之志行也

暢此幽襟，以旌蓬蓽。賈逵國語注曰旌表也韋通作籌禮記曰韋門圭翁鄭元注曰韋門荊竹織門也晉書皇甫謐傳贊曰士好安遂栖心蓬蓽

永嘉郡教

邱遲 梁書曰遲字希範吳興烏程人也八歲便屬文父靈鞠常謂氣骨似我高祖著連珠詔羣臣繼作者數十人遲文最美天監三年出為永嘉太守不稱職為有司所糾

貴郡控帶山海，利兼水陸，晉書張華傳馮統曰善政者必審官方控帶之宜史記吳王濞傳贊曰吳王之由交省也龍使其案以搜山海利左思蜀都賦曰水陸所羨兼六合而交會焉實

東南之沃壤，一都之巨會。潘岳秋興賦曰耕東吳之沃壤分輸黍稷之餘稅史記貨殖傳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玉篇曰巨大也而曝背拘牛，屢空於

六朝文絮箋注

賦畝荀志泰密曰僕得曝背乎蘭畝之中誦顏氏之草瓢詠原績麻治絲孔穎達毛詩疏曰流泉所以灌漑故觀其澗澗所無聞於塗巷毛詩曰猶治絲而杼之也望於

其有耕灌不修桑榆靡樹及而耕之漢書曰魏遂勸民農桑今口種一樹榆遨遊鄜里交切或作窪同酣汪玉篇曰深也

釀卒歲毛詩曰以遊園本作園周禮地官載師以園里任園中之地玉篇越伍乖隣周禮曰五人爲伍流宕忘返周禮曰相率伍之

才異相如而四壁獨立史記曰向馬相如字長卿蜀郡成都人也時好讀書學擊劍故其親名之高慚仲蔚而

三徑沒人三輔決錄曰仲張衡平陵人也少與同雖謝文翁之正俗漢書曰文翁少好學通春秋爲蜀郡守見蜀地庶幾龔遂之移風漢書曰龔遂字少

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又修起學官招下縣子弟以爲弟子由是大化比齊魯焉至

武帝時乃令天下郡國皆立學校官自文翁爲之始云禮記曰教訓正俗非禮不備

也以明程爲官至昌邑郡中令宣帝即位以爲渤海太守渤海盜賊悉平民安居樂業

策問

永明九年策秀才文

王融蕭子顯齊書曰王融字元長琅琊人也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晉安

李善注

問昔周宣情千畝之禮，號公納諫，國語曰宣王即位不藉千畝，漢文缺三推之義，賈生置

此專以勸
爲主授

興實既勝
不字厥采
近人何從
夢見

古證今立
書不荀開
唐宋人表
門碑序法

秀語

一作

言

禮記曰躬耕帝籍天子三推漢書曰文帝即位置直殿上曰一夫不耕或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上感誼言始開籍田躬耕以勸百姓

良以食惟

一作

民天農為政本

漢書鄭食其說漢王曰臣聞王者以民為天民以食為天尚書八政一曰食孔安國曰勤農業也漢書文帝詔曰農天下大本也民所恃以生也

金湯非粟而不守

水旱有待而無遷

漢書通說武信君曰皆為金城湯池不可攻也汜勝之書曰耕農之政雖有石城湯池帶甲百萬而無粟者弗能守也禮記曰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

朕式照前經

寶茲稼穡

國之重

祥正而青旗肅事土膏而朱紘戒典

東京賦曰及至農祥農正土膏脈起薛注農祥天順即房星也農時正中也謂正月初也善注國語魏文公曰太史順時視土農祥

農正土乃脈發太史告稷曰土膏其動章昭曰農祥房星也農正謂立春之日農中於午也膏土潤也禮記曰孟春之月天子駕蒼龍戴青旂躬耕帝籍又曰昔天子為籍田千畝冕而朱紘躬耕乘朱鄭玄周禮注曰朱紘以朱組為紘一條屬兩端也

將使

杏花萑葉耕穫不愆

汜勝之書曰杏花始華榮輒耕輕土弱土望杏花落復耕之蠶箔之此謂一耕而五獲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

清剛冷

風述遵無廢

呂氏春秋后稷曰凡耕之道欲廣以平剛欲小以清又曰正其行通其風夫必中央師為洽風高誘曰洽風和風所以成穀也夫決也必於苗中央師然意洽風以搖長也

而釋耒佩牛相

沿莫反

刀劍者使實劍買牛賣刀買犢何為帶牛佩犢預左氏傳注曰沿緣也

兼貧擅富

一作

以為俗

曰兼井之塗李奇曰謂大家兼役小人富者兼役貧民說文曰擅專也風俗通曰子不從舍為孝後主固宜是革浸以為俗豈不謬哉

若爰井開制懼驚擾愚民

漢書曰民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

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易下田休三歲更耕之自漢賈誼國語注曰爰易也周禮曰畝百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也

鳥

一作

鹵可腴恐時無史白

史記曰史起引漳水灌田鄴民歌之曰決漳水分灌鄴勞終古為國生稻梁又曰秦中大夫白公復為秦穿涇水注渭灌田四千餘頃因曰白梁也

興廢之術

矢陳厥謀

尚書序曰咎繇失厥

天監二年策秀才文

何之元梁典曰天監武帝年號也

六朝文絮箋注

四三

此專以
老為訓
學為公
輔張故
亦每為
奪臣師

注遠致
雅有真

六朝文絮箋注

任昉 劉瓛梁典曰任昉字彥昇樂安人四歲誦古詩數十篇十六
梁秀才第一辭章之美冠絕當時為梁朝將軍新安太守卒

李善注

問朕本自諸生，弱齡有志，于曰大道之行也，與三代之興，光武帝俱為諸生禮記孔

楚國先賢傳曰孫敬入學閉戶屬精力過人太學謂曰閉戶生入市市人相
語閉戶生來不亦忍也晉陶淵明與子儼等疏曰開卷有得便欣然忘食

牆面。漢書曰九流有儒家流道家流陰陽家流法家流名家流墨家流從橫家流雜家流又曰劉歆總書而奏其七略故有
輒略有六藝略有諸子略有詩賦略有兵書略有數術略有方技略廣雅曰頗少也周禮保氏養國子以道乃教之六藝一曰五

禮二曰六樂三曰五射四曰五御五曰六書六曰九數淮南子曰百家異說各有所出論語子謂伯魚曰汝為
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為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補孫志祖曰趙云六藝六經也書曰不學牆面 雖一日萬機，早

朝晏罷。尚書曰兢兢業業一日二日萬幾
墨子曰早朝晏罷斷獄治政也 聽覽之暇，三餘靡失。上林賦曰朕以覽聽餘閑無事亦日魏略曰董遇字
季真善左氏傳從學者云若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

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 惟此虛寡，弗能動俗。秦邕姜
至德動俗 邑中化之 昔紫衣賤服，猶化齊風。韓子曰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皆管仲嘗仲曰君
中莫有衣裳三 日境內莫衣裳 長纓鄙好，且變鄒俗。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甚貴鄒君患之問左右左右對曰君

慙往賢，業優前事，且夫搢紳道行，祿利然也。封禪書曰因雜搢紳先生之略術班固漢書
贊曰大師業至千餘人蓋祿制之路然也 朕傾心駿

骨，非懼真龍。新序曰郭隗謂燕王曰古之君有以千金市千里馬者三年不得人請求之三月得馬已死矣買其骨以五百金君
大恐之入曰死馬骨且市之况生馬乎天下必以王為好馬矣於是不能得年千里馬至者二今王誠願致士請從

陳始隗且見事况實於隗者乎又于張見魯哀公哀公不禮去曰君之好士有似葉公子高之好龍也葉公好龍屋壁雕文畫以寫龍於是
天龍聞而下之窺頭於廊尾於堂葉公見之奔而退走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真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今君之好士也

好夫似士而 輜軒青紫，如拾地芥。范曄後漢書曰袁紹賓客所歸輜軒紫蓋填接街陌文曰輜車前衣車後為輜漢書曰
夏侯勝每講授常謂諸生曰士病不明經經術苟明其取青紫如偶拾地芥爾言好學明

非士者也

輜軒青紫，如拾地芥。

司權於用切
州州也

以深怨之
思寡低派
百折直一
人折直一
擊節也

表

經術以取貴位之暇如假車載而惰游廢業十室而九禮記曰垂綬五寸游惰之士鄭元曰惰游罷人鳴鳥蔑聞之多也取之易也如拾地草子矜不作言古者收斂不及於道者故天下太平而風凰至學校廢則作子矜以刺之而人感思學今則不然言不如古也尚書周公曰攸罔勗弗及考造德弗降我則鳴鳥不聞毛萇詩傳曰蕩無也詩序曰于矜刺學廢也兩都賦序曰王澤竭而詩不作宏獎之路斯既然矣小雅曰猶其寂寞應有良規魏志明帝報王朗詔曰欽納至言思聞良規

為宋公至洛陽謁五陵表

晉書曰義熙十二年洛陽平裕命修晉五陵置守備

傅亮沈約宋書曰傅亮字季友北地人也博涉經史尤善文辭初為建威參軍稍遷至散騎常侍後太祖收亮付廷尉伏誅

李善注

臣裕言近振旅河湄揚旌西邁左氏傳季文子曰中國不振旅蠻夷入伐詩曰居河之湄將屆舊京威懷司雍左氏傳魏絳曰戎狄事晉

諸侯威懷又曰晉郤缺言于趙宣子曰叛而不討何以示威服而不柔何以示德非德何以主盟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雍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東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非德何以主盟太康地記曰司州司隸校尉治漢武帝初置其界本西得雍州之地今以三輔為雍州東觀漢記曰岑彭伐樹木開道

時日邇通從直出加以伊洛榛蕪津塗久廢蜀志許靖與費公書曰哀伐木通徑淹引時月彭伐樹木開道

始以今月十二日次故洛水浮橋山川無改城闕為墟宮廟隳頓鐘簾空列

觀宇之餘鞠為禾黍毛詩曰踰阪周道鞠為茂草毛萇曰鞠窮也毛詩序曰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塵里蕭條雞犬罕音楚辭曰山蕭條而無歌東觀漢記北夷寇

六朝文絮箋注

四五

宋世斷則
然曲折有
動氣六朝
不事笑季
不規專門

太尉齊明
帝蕭鸞也
高弟猶子
警為揚州
東史

冢梁勞前
別開與前
昔人讀其
余謂之在
佳處上即
生此四句
寸其不尤
言其不尤
組字也見
廣雅釋言

六朝文絮箋注

南齊文帝謀陷陵西武帝陵陵之東北
宣帝高厚陵景帝陵平陵之南則惠帝陵也

墳塋幽淪，百年荒翳，天衢開泰，情禮獲申。故老掩涕，

三軍悽感，瞻拜之日，憤慨交集。行河南太守毛修之等

沈約宋書曰毛修之字敬文樂陽人也高
祖將伐羌為河南河內二郡太守戍洛陽

既開翦荆棘，繕修毀垣，

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狸麋
其荆棘西京賦曰步毀垣而延岸職司既備，蕃衛如舊。伏惟聖懷，遠慕

兼慰，不勝下情，謹遣傳詔殿中中郎臣某，奉表以聞。

為蕭拜太尉揚州牧表

江淹

元文既降，雕牒增輝，

廣雅曰牒版也顏師
古漢書注小簡曰牒禮藹前英，寵華昔典。廣雅曰
藹盛也仰震威容，俯慙陋

識，神魂戰慄，若殞若殛，

玉篇曰殞殛也說文曰殛
死在棺將遷葬欲資遇之臣景能驗才，無假外鏡，鄭元毛詩箋曰景明
也玉篇曰驗證也撰己

練志，久測內涯，

鄭元禮記注
曰撰猶持也故讓不飾迹，辭非謙距，寸亮尺素，頻觸瑤纒，謝靈運詩曰寸心者
不亮古詩曰中有尺

宋書孔安國尚書傳曰
瑤美玉又曰瑤細絲

丹情實理，備塵珠冕，說文曰冕大夫以上
冠也古黃帝初作冕而神居寂阻，九重嚴絕，楚辭曰君之
門兮九重

徒懷漢臣伏闕之誠，竟無魯人迴日之感，

淮南子曰魯陽公與韓逐難戰而
方暮援戈而麾之日為之反三舍所以迴懼鴻威，後

奔殊令者也。既而永鑒隆魏，緬思宏晉，國之大政，在功與位。故靜民經亂，不處輿

臺之下，

左氏傳曰天有十日人有十等王臣公臣大夫大夫
臣士士臣阜早臣與與臣隸隸臣僚僚臣僕僕臣臺去勳舍德，寧班衰司之上？褚淵表曰雖秩輕於
衰司而任重於百辟

吳恩奇兀
獨具鍾經

造句精絕

齊明帝為
將軍大

用筆深刻
布采陰離
或謂其家
氣遠甚少
然此乃少
為結好古
蘇深也

咸以休對性業，裁成器靈，詎有移風變範，克耀倫序者乎？爾雅曰：範，常也。班固薦謝夷吾表曰：方之古賢，實有倫序。今臣績不炤民，忠豈宜國，名爵赫曦，張平子思文賦注曰：赫，戲盛也。曠與戲同。儻俛優忝。陛下久超異禮之榮，越

次殊常之秩，鄭元周禮注曰：秩，祿也。賈公彥疏曰：謂侯進上於王者也。象其雖寢寐矜戰，曲垂哀亮，而璽冊冲正，愈賜砥礪。文說

危撓，張晏漢書注曰：王者印也。又曰：冊，符命也。諸侯進上於王者也。象其將恐氓俗由此方擾，軌訓以之交蕪，陸雲泰伯禘曰：內修訓範，外陶臣豈不勉智

罄忠，毛萇詩傳曰：罄，盡也。未知所以報奉淵聖，輸感霄極，取諸微躬，長為慚荷。

為蕭驃騎謝被侍中慰勞表

江淹

臣某言：即日侍中祕書監臣戡至，奉宣詔旨慰勞，便受轂中帷，練甲外壘。漢書馮唐曰：臣

尚上古王者遊將也。跪而推轂，三禮圖曰：四旁及上曰轂。漢書高帝曰：運籌帷幄之中，揮霍指掌之間。馬融左氏傳注曰：被練為甲，裹也。韋非子：陳軫曰：秦得韓之都而躡其練，甲秦韓為一。以南鄉楚，說文曰：壘，軍壘也。旂旄蔽景，

輿徒競氣，蘇本注：陸說文曰：析羽注旂首，所以進士卒。又曰：旄，幢也。鄭元周禮注曰：旄，牛尾舞者所持，以指麾。樂大康頌曰：耀武六句，與徒不疲。人懷秋嚴，士蓄霜斷。春秋繁露曰：秋氣嚴，秋氣蓄，霜斷。

晦魂已掩，氣豎未縣。說文曰：晦，月盡也。黃庭內景經注曰：月中夫人字曰暉。暉，史記曰：寒者利極，趨岐曰：徑一首豎謂褐布

豎，戴為勞役之衣，短而且稽，鉞竚威，寢興震慨。章昭國語注曰：稽，築也。崔豹古今注曰：築，戴父之遺象也。前驅之器以木為之，後世以赤油繒之謂之油戟，亦謂之築戟。王公以下通用之。以前

果可編甚情甚之夢之陳為帝行節在勝為荆
與至還不有戰所有意已通經東以西
王少幾惜人使宮其思天漢漢母西
克日時放言訴以衛禁夜歸之李武獨老所

六朝文絮箋注

廣雅曰鈇斧也王逸楚辭注曰鈇立貌也毛詩曰載寢載興今王人臨郊，皇華降庭，爾雅曰邑外謂之郊說文曰距國百里為郊毛詩曰皇皇煌煌也華草木之華也輝耀望

實，將激威武。晉書王導曰求之望實懼非其計又王敦傳論歷官中朝威載鷁之夫，迎光蹀恩，東京賦曰武夫

虎賁鷁也爾雅曰鷁武士載之進猛也司馬彪續漢書曰虎賁鷁皆擗冠楚辭曰衆蹀蹀而日進兮王逸注曰蹀蹀行貌

中敵乎對曰方投石超距說文曰疎敬也楚纒越膠，方茲慚潤，左氏傳曰楚子伐蕭師人多寒王巡三軍拊而勉之三軍

方曰西漢問相觀曰楚纒與楚古字通楚纒越膠，方茲慚潤，之士皆如挾纒列女傳曰子不聞越王勾踐之伐吳耶客

經通天臺奏漢武帝表三輔黃圖曰武帝元封二年作甘泉通天臺去地百餘丈以候天元神鳳間自毀

沈炯 南史曰沈炯字初明吳武康人也少有雋才為當時所重初高祖嘗稱炯宜居王佐軍國大政多預謀文帝又重其才用欲寵賞之會王琳入寇大雷留異擁據東境帝欲使炯因是立功乃解中丞加明威將軍遣還鄉里取合

兼徒以疾卒於吳中

臣聞橋一作山雖掩，鼎湖之竈一作可祠，史記封禪書曰北巡朔方還祭黃帝塚橋山又曰黃帝采首

鼎湖括地志曰湖水原出嶺州湖城縣南三十五里穿父山北流入河即鼎湖也史記封禪書曰李少君以祠竈穀道卻老方見上言祠竈

皆可致物致物而丹沙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迺可見之少封禪則不死黃帝是也於是天子始

親祠 有魯遂荒，大庭之迹無泯。漢書地理志曰周與以少昊之墟曲阜封周公于伯禽魯侯伏惟陛下，

降德猗蘭，纂靈豐谷，洞冥記曰漢武帝未誕時景帝夢一赤莖從雲中直下入崇蘭閣帝覺而坐於閣上見赤莖如煙霧

來蔽戶屬望上有丹霞翁鬱而起乃改崇蘭閣為猗蘭殿後王夫人詠武帝於此殿爾雅曰纂繼也宋

等並獲東
跨武關
漢宏拓
那厥後
甚偉而
世以神
任伐其
編此已
標知可

符順帝詔曰朕曩遠播靈瑞極隆漢高祖功臣
頌曰魏興泗濱虎窟谷李善云漢書曰高祖居沛豐
稱功，包咸論語注曰道治也孔安國尚書傳曰登成也漢書曰武帝太始三年幸琅琊禮曰成山登之翠浮大海晉灼曰地理志云東萊縣有之梁山祠師古曰翠音浮歷音直瑞反司馬長卿于虛賦曰觀乎成山射乎之翠浮渤海孟諸西京賦曰翼振海

浦薛綜曰海浦四瀆之口尸子曰泰山上有三峯東曰日觀雞鳴時見日出西曰秦觀可望長安始皇登此西望故名又西曰越觀可望會稽一名月觀以與日觀相對

漢武帝秋風調曰泛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黃圖曰帝嘗置酒柏梁臺上詔數臣和詩

屬上仙，道窮晏駕，史記王稽謂范雎曰宮車一日晏駕是事之不可知也韋昭曰凡初崩為晏駕者臣子之心猶謂宮車晏駕而晚出應劭曰天子當晏起早作如方崩殞故稱晏駕 甲帳，一作珠

簾，一朝零落，漢書西域傳贊曰孝武之世廣開上林營千門萬戶之宮立神明通天之臺與造甲乙之帳顏師古注曰其數非一以甲乙次第名之也拾遺記曰石虎於太極殿前後樓高四十丈結珠為簾垂五色玉佩鏗鏘如鳴禮記曰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孔融與曹操書曰海內知己零落殆盡 茂陵玉盃，一作 遂出人間，漢書曰武帝建元二年初置茂陵又地理志曰右扶風縣茂陵顏師古注曰黃圖云本槐里之茂鄉漢武故事鄴縣有一

人於市貨玉杯吏疑其御物欲捕之因忽不見縣送其器推問乃茂陵中物也靈光自呼吏問之說市人形貌如先帝

乃無錫銕相質揭穿雖高峻常隨風搖動終無傾倒之理魏明帝登臺懼其勢危以大材扶持之樓即頽壞論者謂輕重力偏故也左氏傳曰原田每每每舍其舊而新是謀毛詩曰周原膺膺葦荼如飴

阜而芒芒，一作茫茫漢書地理志曰故秦內史武帝更名主爵都尉為右扶風爾雅曰大阜曰陵大陸曰阜毛詩曰宅殷士茫茫左氏傳曰茫茫禹跡畫為九州 羈旅縲臣，能不落淚，左氏

傳陳敬仲曰羈旅之臣又曰不以羈臣震鼓使歸就戮於秦

昔承明既厭，見龍 嚴助東歸，漢書曰嚴助拜為會稽太守數年不聞問上賜書曰君厭承明之履勞侍從之事懷故土張晏曰承明厓在石渠門

外 駟馬可乘，長卿西返，成都記曰司馬長卿成都人初西去過昇仙橋題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 恭聞故實，竊

有愚心，周語樊穆仲曰賦事行刑必問於遺訓而咨於故實漢書貢禹曰臣禹不勝拳拳不敢不盡愚心 黍稷非馨，敢望微福，尚書曰黍稷非馨明德惟馨左氏傳曰君惠微福於敝邑之社稷敢

君

但雀臺之弔，空槍魏君，

魏志曰建安十五年太祖乃於鄴作銅雀臺鄴中記曰鄴城西北立臺因城為臺壯中央名銅雀臺陸士衡弔魏武帝文曰登雀臺而羣悲貯美目其何望說文曰槍傷也

雍邱之祠，未光夏后，

後漢書郡國志曰陳留郡雍邱本祀國陳留風俗記曰雍邱縣有夏后祠 瞻仰煙霞，

一作 伏增悽戀！

為陳六宮謝表 鄭元周禮注曰六宮指后也婦人稱疑曰宮宮權蔽之言后黎王立六宮而居之正寢一燕寢五

江總 南史曰總字總持濟陽考城人也陳宣帝時為太子詹事總性溫裕工詩弱於浮靡及為宮端與太子為長夜之飲養其姊陳氏為女太子亟微行遊魏家宣帝聞怒免之後又歷侍中左戶尚書後主即位歷吏部尚書僕射尚書

令不持政務日與後主遊宴後庭多為豔詩與陳暄孔範等十餘人當時謂之狎客以至於亡入隋拜上開府開皇十四年卒

鶴籥晨啓，鄭元禮記注曰籥如笛三孔 雀釵曉映，曹植美女篇曰頭上金釵橫曉鏡通雀 恭承盛典，肅荷徽章，步

動雲袿，香飄霧縠，釋名曰婦人上衣曰袿顏師古漢書注曰霧縠言輕細若雲霧也宋玉神女賦曰動霧縠以徐步 媿纏豔粉，無情拂鏡，說文曰纏繞也 愁縈

巧黛，息意臨窗，珠叢曰黛卷之也說文曰黛畫眉也釋名曰代也滅眉毛去之以此畫代其處也 妾聞漢水贈珠，人間絕世，劉向列仙傳曰鄭交甫將南適楚遵彼漢

水峯下乃遇二女佩兩珠大如荆雞之卵交甫與之言曰洛川拾翠，仙處無雙，曹植洛神賦曰容與乎陽林流盼乎洛川又曰或采明珠或拾翠羽 或有

風流行雨，窈窕初日，宋玉高唐賦曰且為朝雲暮為行雨毛詩曰窈窕淑女 聲高一笑，價起兩環，登徒子好色賦曰嫣然一笑惑陽城迷下蔡左丘明曰宣子有二環其一在鄭商

乃可桂殿迎春，三輔黃圖曰昆明池中有懸波殿皆以桂為殿柱風來自香又引西京雜記曰溫室殿香桂為柱殿屋皆詩曰桂殿月偏來留光引上才 蘭

房侍寵，三輔黃圖曰趙皇后居昭陽殿有女弟俱為婕妤黃傾後宮昭陽金蘭房椒壁 借班姬之扇，未掩驚羞，班婕妤怨詩曰新裂齊紈素鮮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圓似明月 假蔡

一語不精絕
一語不精絕
一語不精絕
一語不精絕

一語不精絕
一語不精絕
一語不精絕
一語不精絕

忠貞之名 尚書之寶 嘉兵六季 稱兵六季 敗兵六季 賦兵六季 爲兵六季 府兵六季 後兵六季 年兵六季 生兵六季 然兵六季 手兵六季 賜兵六季 封兵六季 又加修治

六朝文絮箋注

則能結軌驥驟，爾雅曰五達謂之康四達謂之衢廣雅曰軌述也說文曰驟千里馬孫陽所相者接孫陽即伯樂玉篇曰驟馬駿馬周穆王八駿之一魏文帝典論曰咸以自驟驥驟于千里仰齊足而並馳 廟，必能垂光瓊璠矣。說文曰廟東西序也玉篇曰璠下也杜預左傳注曰瓊璠美玉 惟明公垂神采同 察，不使忠允之言，以人而廢。

啓

爲卞彬謝修卞忠貞墓啓蕭子顯齊書曰卞彬字士蔚官至綏建太守卒

任昉 李善注

臣彬啓：伏見詔書，并鄭義泰宣敕，當賜修理臣亡高祖晉故驃騎大將軍，書下

建興忠貞公壺墳塋。臣門緒不昌，天道所昧，忠構一作身危，孝積家

禍，名教同悲，隱淪惆悵。王隱晉書述曰壺及二子死徵士翟馮聞而歎曰父爲忠臣子爲孝子忠孝之道萃於一門可謂賢哉名教謂王隱隱淪謂翟馮世說樂廣曰名教中自有樂地桓字新論曰天下神人五二曰隱

而年世貿遷，孤裔淪塞，廣雅曰遂使碑表蕪滅，邱樹荒毀，狐兔成穴，童牧哀歌，子桓

感慨自哀，日月纏迫。劉公幹贈五官中郎陛下弘宣教

義，非求效於方今，杜預左氏傳序曰弘宣祖業仲長子昌言曰引之於政說苑曰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報於百姓也壺餘烈不泯，固陳力於異世。春秋

但加等之渥，近闕於晉典，左氏傳曰凡諸侯薨於朝會葬加一等死王事加二等樵蘇之刑，遠

元命苞曰文王積善所潤之餘烈爲語 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

體宜采無無廉
文格外所入升
之常期滿可賦
上在其深秀可絕

上香讀期結
如之覺分規
把紙生烈籍

遺書
文希第

流於皇代。戰國策顏福謂齊王曰奉攻齊令曰敢有去柳下季壘五十步獲探者罪死不赦 臣亦何人，敢謝斯幸，不任悲荷之至！謹奉啓

送橘啓 祝文曰橘果出江南樹碧而冬生

劉峻 梁書曰峻字季羣好學家貧寄人廡下自課讀書嘗燎麻炬從夕達旦或嘗歷蒸其髮既覺復讀終夜不寐其精力如此居東陽吳會人士多從其學歷普通二年卒時年六十門人諡曰元靖先生

南中橙甘，謝朓詩曰南中榮橘柚祝文曰橙橘屬也甘通作柑上林賦曰黃甘橙橘 青鳥所食，伊尹書曰箕山之東青鳥之所有盧橘夏熟 始霜之且采，一作採

之風味照座，劈之香霧噴人。皮薄而味珍，脈不黏膚，食不留滓，春秋繁露曰至於季秋而始霜至於孟冬而始大寒據蒼曰劈

剖也曝本作漢三蒼曰漢噴也淨謂汁薄也 甘踰萍實，冷亞冰壺。家語曰楚昭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圍而赤直觸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而食吉祥也惟霸者為能獲焉

鮑明遠樂府詩曰落如玉壺冰 可以熏神，可以萐鮮，可以漬蜜。薛綜東京賦注曰熏和悅貌毛詩曰左右萐之毛萐菜也通俗文曰水澄曰流

豈鄉之果，寧有此邪？鮑照瓜步山揭文曰北眺豈鄉南瞻炎國

謝始興王賜花紈簾啓

劉孝儀 梁書曰潛字季儀秘書監季綽弟也幼孤與兄弟相勸勤學並工屬文季綽常曰三筆六時三節季儀六季成也大寶元年病卒時年六十七有文集二十卷行於世

六朝文絮箋注

十一子天子封
重元年王封
結與郡王封
不請於俗

寫狀物之
妙畫精圖
之致

明皇帝文
宗字文
太子也

六朝文絮箋注

麗兼桃象，周洽昏明，

左思吳都賦曰桃笙象覺輜於筒中劉涓子注曰桃笙桃枝笙也吳人謂笙為笙又折象牙以為簾也

便覺夏室已寒，冬裘可襲。

謝朓詩曰珍簾清夏室輕扇動涼颺國語曰隕霜而冬裘具玉篇曰襲重衣也

雖九日煎沙，

曹植大暑賦曰映扶桑之高熾燎九日之重光就苑曰湯之時大旱七年維垓川竭煎沙爛石易林曰煎沙盛暑鮮有不朽

香粉

猶棄，

齊民要術曰作香粉法唯多著丁香於粉合中自然芳馥

三旬沸海，

陰陽書曰三伏曹植謂之三旬傳威感涼賦曰赫融融以彌熾乃沸海而鼎陵

團扇可捐。

說文曰捐棄也

謝東宮賚內人春衣啓

說文曰賚賜也王融詩曰願容入朝鏡思淚點春衣

庚肩吾

南史曰肩吾字慎之八歲能賦詩爲兄於陵所友愛初爲賈安王國常侍被命與劉孝威等十人少僧衆籍號爲高僧學士主爲太子兼東宮通事舍人太宗即位以爲度支尙書侯景矯詔遣喻當陽公大心因逃入東後

問道奔江陵仕至中書令卒文集行於世

階邊細草，猶推線葉之光，

顏師古急就體注曰線蒼文色東海有草其名曰葉以染此色因名線云

戶前桃樹，翻訝藍花之色。

說文

曰藍染青草也鄭元毛詩箋曰藍染草也史記貨殖傳注徐廣曰齒一名紅藍其花染粉赤黃也

遂得裾飛合燕，領鬪分鸞。

方音曰桂謂之燕張衡舞賦曰鸞似飛燕稍如迴雲釋名曰領頸也

亦普總領體服爲端首也廣雅曰鸞鳥鳳屬也山海經曰女牀山有鳥五采名曰鸞

試顧采薪，皆成留客。

楚辭大招曰長袖拂面眷留客只

謝明皇帝賜絲布等啓

庾信
倪璠注

臣某啓：奉敕垂賜雜色絲布綿絹等三十段，銀錢二百文。某比年以來，殊有缺

舉體皆奇
掃除塵響
善人自玉
下金不能
集字

極華靡而
不嫌於穢
故妙

乏，白社之內，拂草看冰。晉書曰：董京常宿白社中，時乞於市。靈臺之中，吹塵視飢。三輔決錄注曰：第五韻字于陵為壽，實位至讓議大夫，浴闕無主人，穉里無

田宅客至，靈臺中或十日不炊，後漢書范丹傳歌曰：甌中生靈，范史靈。懟妻狠妾，既嗟且憎，瘠子羸孫，虛恭實怨。王人忽降，大賚

先臨，天帝賜年，無踰此樂，仙童贈藥，未均斯喜。張袖而舞，玄鶴欲來。玉符瑞圖曰：晉八

下街明珠舞於庭，一鶴失珠，竟得而去，相鶴經曰：鶴壽二百六十歲，則色神黑，尚書大傳曰：虞帝歌樂曰：和伯之樂，舞玄鶴，又韓子曰：師曠奏清徵，有玄鶴二八集廊門。

林木響，所謂舟楫無岸，海若為之反風。漢書師古注曰：織所以刺船也。莊子：北海者曰天下之水，莫大於海，博物志云：風山之首高三百里，風穴如電，突深三十里，春風自此而出也。何以知運

風，也假令來風，雲反從西來，詭詭而疾，此不旋踵立西風矣。所以然者，諸風皆從上而下，或薄於雲，雲行疾下，雖有微風，不能上上風來則反矣。

薺麥將枯，山林為之出雨。淮南子曰：陰生於

薺麥，亭歷枯，又云：薺冬生，中夏死，麥秋生，夏死，高誘曰：薺水也，水王而生，况復全抽素蘭。一作雲版，一作疑傾。

曹其也。併落青鳧，銀山或動。啓謝絲等嘗有錢矣，洞冥記曰：帝升望月台有三青鸚鵡，化為三小童，皆著綺文，稱各握鵝文

取其子，母必知處，以母血塗錢八十一文，以于血塗錢八十一文，每市物或先用母錢，或先用子錢，皆復飛踏輪轉，無已，故淮南子術以之，還錢名曰青鳧。

帝內傳曰：封君遠繼，西人初服黃連五十餘年，入鳥舉山，服水銀百餘年，還鄉里，如二十者，皆乘青牛，故號青牛道士。聞有病死者，識與不識，便以願問竹管中，藥與服，或下鍼，應手皆愈，不以姓名，語人間，聞者，女生得五，歲圖連年，請求女，生未見，授并皆，節度二百餘歲，乃入玄丘山。

白鹿真人，能生已枯之骨。神仙傳曰：中山衛叔卿，常乘雲駕，白鹿見漢武帝，帝將臣之，叔卿不還，而去，武帝云：仙人騎白鹿，髮短耳何長，導我上太華，灑芝藥，赤籙來，到主人門。

垂露懸鍼，書恩不盡。庚辰，吾書品序，流星疑燭，垂露似珠，參差倒懸，既思種種，柳之諱長，短懸鍼，復想定情之製，西陽雜俎云：百體中有垂露體，懸鍼體，言恩德不勝書也。

蓬萊謝恩之雀，白玉四雙。一作環，千寶搜神記曰漢時弘農揭寶年九歲時至華陰山北見一黃雀爲鷓鴣巢所搏墜於

搏三更寶讀書未臥有黃衣童子向寶再拜曰我西王母使者使蓬萊不憤爲鷓鴣巢所搏墜置巾箱中食以黃花百餘日毛羽成朝去巢來一

搜神記曰昔隨侯因使入齊路行深水沙邊見一小蛇可長三尺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血出隨侯見而憐之下馬以鞭撥於水中語曰汝者

以奉脫侯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地也早蒙救護生全今日答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侯

驚異迨且見一珠在牀頭乃收之而感曰傷地猶解知恩重報在人反不知恩乎侯踏持珠進納見述元由終身食蔬耳左傳漢東之國隨

曰大水某之觀此寧無媿心直以物受其生於天不謝謹啓。

謝趙王賚絲布啓

庾信 倪璠注

某啓：奉教垂賚雜色絲布三十段，按趙王賚信下賚荀娘其款致如此去冬凝閉，今春嚴勁，夏侯孝若寒雪賦曰嚴氣枯殺

支津開凝霰一作雪似瓊田，凌如鹽浦。瓊田玉田也十洲記曰祖洲有不死之草生瓊田中凌冰也周禮曰凌人掌冰鄭注

凝爲冰霰是也子虛賦曰驚于鹽浦郭璞曰鹽浦海邊地多鹽鹵張超之壁，未足鄣風，未詳後漢書文苑傳曰張超字

於草香疑即是人或袁安之門，無人開雪。汝南先賢傳曰時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見人案皆除雪出有乞食

其家貧不足鄣風邪覆鳥毛而不暖，然一作燃獸炭而逾寒，晉朝雜記洛下少炭羊琇攜小炭屑以物和之作獸形用以溫酒遠降聖

慈，曲垂矜賑。言當此嚴寒之候蒙趙王賚絲布也諭其蠶月，殆罄桑車，津實一作費秉杼，幾空織室。蠶書曰月當大火則浴其

趙王名招 周文帝第 七子博涉 文齊好屬 體武開初 封趙國公 王後爵爲 史稱趙穆 諸王與信 周旋款至 之有布衣

試物典數
而欲趣仍
復灑然自
手是腹珍

范采訊發
情散欲流

種三輔黃圖曰織室在未央宮又有東西織室其所裝之多也補杼袖謂機也毛詩曰小東大東杼袖其空

遂令新市數錢，忽疑販一作綵，平陵月夜，驚聞

綵，平陵月夜，驚聞

擣衣。

郡國志新市屬江夏平陵屬右扶風江夏之鄂州于山故國也後周郡長安京兆灑翔扶風漢之三輔言已本稱旅得此絲布忽疑新市販絲而來在此平陵驚聞擣衣者將寄遠也

妾遇新縑，自然心

伏，

古詩新人從門入故人從閣去新人工織杼故人工織素織練日一匹織素五丈餘將練來比素新人不如故

妻聞裂帛，方當含笑。

史記曰周幽王后好聞裂帛聲

莊周車轍，實

有涸魚，

莊子云在涸謂監河侯曰涸顧車轍中有鮒魚焉曰我東海之波臣也君豈有升斗之水以活我哉

信陵鞭前，元非窮鳥。

列士傳曰魏公子無忌方入有鴻飛入案下見一鵝在屋令縱鴻

逐而殺之公子為不食曰鳩避患歸無忌竟為鵝所得捕吾負之鄰國捕得鵝三百餘頭以奉公子一鵝獨低頭不敢仰視乃取殺之後漢書曰趙壹字元叔漢陽西縣人著窮鳥賦

仰蒙經濟，伏荷聖

深一作慈。

深一作慈。

謝趙王賚白羅袍袴啓

趙王所賚白羅袍袴啓

庚信
倪璠注

某啓：垂賚白羅袍袴一具，

按下文袍袴似著綿者爾雅袍補也左傳重繡衣裘

程據上表，空諭

雉頭

晉咸寧起居注曰太醫司馬程

據上堆頭裘一領

王恭入雪，虛稱鶴氅。

晉書曰王恭字孝伯恭美姿儀人多愛悅或目之云濯濯如春月柳被鶴氅裘涉雪而行孟烈窺見之歎曰此真神仙中人也

未有懸機

巧縹，

變縹奇文，鳳不去而恆飛，花雖寒而不落。

披千里之暫煖，棄百

結之長寒，

既苑曰千金之裘非一狐之皮也王履晉書曰董威於市得碎縹輒以為衣說曰百結衣

永無黃葛之嗟，方見青綾之重。

吳越春秋云越王自吳還國勞身苦心懸

對天山之積雪，

對天山之積雪，

尚得開矜，

奴謂之天山過之皆下馬羈去蒲類海百里之內後漢明帝紀注云天山即祁連山今名折羅漢山在伊州北

冒

王名蓋
周文帝第
十子少
好史解
開府
集序初
所撰封
薛國公
爵為王

內增雅至
碎為六朝
斯金

六朝文絮箋注

廣慶

樂一作

之長風，猶當揮汗。

補漢書王吉傳廣慶之下細席之上後漢書崔駰傳廣慶成而廣木暢達求存而良馬繁原注作廣樂列子曰鈞天廣樂又云廣樂疑作廣淮莫南子曰北方廣莫風江賦云長

風隨以增扇廣

白龜報主，終自無期。

幽明錄曰晉咸康中豫州刺史毛寶成郟城有一軍人於武昌市得一白龜長四五寸置篋中養之漸大放江中後郟城遭石氏敗赴江者莫不沈溺所養人被甲入水

中覺如瓊一石上須與視之乃長先放白龜既得至岸還顧而去亦見搜神後記

黃雀謝恩，竟知何日？

吳均續齊諧記曰弘農楊寶至華陰山見一黃雀傷於道

更讀書有黃衣童子曰我王母使者昔使蓬萊為鶴巢所搏繫君之仁愛見救今當受賜南海別以四玉環與之曰令君子孫潔白從登三公事如此環矣寶名位日隆子靈靈生乘乘生彪四世名公

謝滕王賚馬啓

庾信
倪璠注

某啓：奉教垂賚烏驢馬一匹，柳谷未開，翻逢紫燕。

搜神記曰張掖之柳谷有開石焉其文有五馬象魏晉代之興也西京雜記曰文帝有紫燕

臨陵

一作

源猶遠，忽見桃花。

補郭璞遊仙詩曰臨源挹清波陵岡擬丹黃原注臨作陵引陶潛桃花源記曰武陵人捕魚為樂忽逢桃花林林盡水源便得一山山中人云先世避秦來此爾雅曰黃白雜毛駝郭

環法云即今之桃花馬也言馬名桃花即類武陵源矣

流電爭光，浮雲連影。

西京雜記曰文帝自代還名馬九匹號為九逸一名浮雲一名赤電

張敞畫眉之暇，直

走章臺。

漢書曰張敞為婦畫眉長安中傳張京兆眉煇時罷朝會過走馬章臺街使御史驅自以便面指馬

王濟飲酒之歡，長驅金埒。

世說曰王武子被黃驃馬北邙時人多地黃濟好馬

射買地作埒稱錢匣地竟埒時號曰金埒

賤

古采與茂
乃六朝人
實本領

平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文學托乘於後車毛詩曰駘脂駘運車言適

於溫谷兮夕暭 榮立府庭，恩加顏色。曹植豔歌行曰長者賜顏色

沐髮晞陽，未測涯涘。楚辭曰朝濯髮

余身乎九閻

撫臆論報，早誓肌骨。演連珠曰撫臆論心陳思王贊躬表曰拖臆歸審刻肌刻骨

不寤悟一作滄溟未運，波臣自蕩。

莊子曰鯤化而為鳥其名曰鷦運則將徙於南溟司馬彪曰轉運也又曰莊周謂鮪

滌游方春，旅翮先謝。滌溟渤海皆以喻王波臣

旅翮皆自喻也解嘲曰若江湖之魚渤海之鳥

清切藩房，寂寥舊草。藩房王府舊草也劉楨贈徐幹詩曰拘限清切禁中情無由宣左氏傳曰董門圭實之人皆陵其上輕舟反溯，甲

影獨留。言舟反而已留也洛神賦曰浮輕舟而上溯曹子建黃躬表曰形影相弔五情愧戚

白雲在天，龍門不見。穆天子傳西王母為天子謠曰白雲在天山陵自出道路悠遠山川間之將子無死向龍門楚東門也補江陵記南關三門一名龍門去德滋永，思德滋深。莊子徐無鬼謂女商曰子不聞夫越之流人乎復來楚辭曰過夏首而西浮顛龍門而不見王逸曰龍門楚東門也補江陵記南關三門一名龍門

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艫於春渚。翼左氏傳注曰候於江渚也杜預左氏傳注曰候於江渚也杜朱邸方

開，效蓬心於秋實。史記曰諸侯朝天子於天子之所立舍曰邸諸侯朱戶故曰朱邸莊子謂惠子曰夫子拙於用大則夫如

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韓詩外傳曰少原之野有婦人刈著薪而失簪甚哀言不忘舊楚昭王亡其簪履已行三十步復還取之左右曰何惜此王曰吾悲與之俱出不俱反自是楚國無相棄者韓子曰文公至河命

雖復身填溝壑，猶望妻子知歸。列女傳梁高行曰妾夫不幸早死先狗馬填溝壑東觀漢記張湛謂

不任犬馬之誠。史記丞相青翟曰臣不勝犬馬

心

書

願妹名 照書臣 才云亞 左才臣 牙及太 耳不及 不慶在 今安慶 望江蘇 大雷湖 首遠屬 之甚屬 觀結而 自激昂

楚軍省法

歷書形 之奇意 深婉詞 繪海

登大雷岸與妹書

鮑照

吾自發寒雨，全行日少；

阮籍東平賦曰：寒雨淪而下。

加秋潦浩汗，山谿猥至，

馬季長長笛賦曰：秋潦激其下。鮑照曰：潦，雨水也。浩汗，水廣大無

源統水華海賦曰：滂濇汗汗，漢書滂濇志曰：水猥盛。則放潦，顏師古注曰：滂多也。又長笛賦曰：山水猥至。

渡沂

沂一作

無邊，

說文曰：逆流而上曰：沂，沂亦水也。水欲下，達之而上也。郭璞江賦曰：尋之無邊。

險徑游歷，

通俗文曰：板閣曰棧。漢書曰：張良說梁王燒絕棧道，謝靈運詩曰：雖未登雲峯，且以數水宿。

旅客貧辛，波路

壯闊，

說文曰：壯，大也。

始以今日食時，僅及大雷，塗登千里，日踰十晨。嚴霜慘節，悲風斷肌，

楚辭曰：秋既先成，以白露兮。冬又申之以嚴霜。又曰：哀江介之悲風。去親為客，如何如何？向因涉頓，憑觀川陸。

元水經注曰：石磧平曠，望兼川陸。陸士衡豫章行曰：川陸殊塗。軌。

遊神清渚，流睇方曛。

玉篇曰：遊，遊也。爾雅曰：小洲曰渚。陸士衡豫章行曰：汎舟清川，渚

張衡南都賦曰：微眺流睇。鄭元禮記注曰：睇，傾視也。徒計切。王逸

楚辭注曰：曛，黃昏時也。

東顧五洲之隔，西眺九派之分，

宋書禮志曰：龍飛五洲，鳳翔九江。水經注曰：江水又東，逕軌縣，故城南。漢惠帝元年，封長沙相，利倉為侯。國城在山之陽。

絕景，

河圖括地象曰：武關南對五洲也。江中有五洲相接，故以五洲為名。宋孝武帝舉兵，江州建牙洲，上有紫雲閣，之即是洲也。說苑曰：禹鑿江以通於九派，泗五湖而定。東海江賦曰：流九派乎溇陽。李善注曰：水別流為派。應劭漢書注曰：江自廬江，溇陽分為九也。

望天際之孤雲，

楚辭曰：九天之際，安放安屬。揚雄

曰：圖謀也。念思也。嶺于玉歷石銘曰：離心而後動。劉熙孟于注曰：離度也。

南則積山萬狀，爭氣負高，

漢書音義曰：負，恃也。

含霞飲景，參差代雄，

馬司

相如于虛賦，

凌跨長隴，前後相屬，帶天有匝，橫地無窮。

玉篇曰：跨，越也。又曰：曠。大坂也。說文曰：屬，連也。

東則砥原遠隰，

爾雅

鮮虞已極
金家乘極
爾亦不治

沈鬱野非
身歷其境
者不知

變雲變
使李斯
劫亦恐
畫之

六朝文絮箋注

亡端靡際，說文曰高平曰原爾雅曰廣平曰原又下濕曰隰司馬相如上林賦曰視之無端際之無涯廣雅曰際方也 寒蓬夕卷，說文曰蓬蒿也王僧達和 古樹雲平，瑋王詩曰孤蓬卷無根

旋風四起，爾雅曰旋風也陸機 靜聽無聞，爾雅曰旋風也陸機 極視不見，爾雅曰旋風也陸機 北則

陂池潛演，禮記曰毋竭川澤毋灑陂池鄭元注曰陂池江旁小水說文曰澗水脈行地中 湖脈通連，禮記曰毋竭川澤毋灑陂池鄭元注曰陂池江旁小水說文曰澗水脈行地中 葶蒿攸積，說文曰葶蒿也淮南子曰水居 菰蘆所繁。

吞愚，說文曰愚也 彊捕小，說文曰彊也 號噪驚聒，說文曰聒也 紛物其中，說文曰紛也 棲波之鳥，說文曰鳥也 水化之蟲，說文曰水化也 西則迴江永指，說文曰迴也 長波天

合，王褒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瀦其山李善 滔滔何窮，毛義詩傳曰滔滔貌玉篇曰水漫漫平 漫漫安竭？遠貌李善文選賦注曰漫漫無厓際之貌 創古

迄今，陶潛詩曰遠之八表近慈雲亭莊子曰 舳舻相接，說文曰舳也 思盡波濤，說文曰濤也 悲滿潭壑，著顏篇曰 煙歸八表，楚辭曰夫唯靈 終爲野

塵，野馬也塵埃也生物之以息相吹也 而是注集，後漢書郡國志注曰廬山在潯陽縣南首匡俗先生 長寫不測，修之故也王逸 修靈浩盪，楚辭曰夫唯靈 知其何故哉？楚辭曰夫唯靈

注曰靈神也修盪也又曰怨靈修之浩盪兮
王逸注曰浩盪浩盪猶蕩蕩無思慮貌也
西南望廬山，後漢書郡國志注曰廬山在潯陽縣南首匡俗先生 又特驚異，者出殷周之際歷遊滄房其下受道於仙人而共嶽

時謂所止爲仙人之廬而命焉其山大嶽凡七重圍基周回
雲三五百里其中鳥獸草木之美靈藥芳林之奇所稱名代
基獻一作 江湖一作 峯與辰漢連接。王充論衡曰

上常積雲霞，說文曰雲 雕錦縟，說文曰縟 若華夕曜，楚辭曰若華何光王逸曰若木何能有 巖澤氣通。明赤之光華乎周易曰天地定位山澤

傳明散綵，班固燕然山銘曰元甲耀日朱旗綠天陸雲 赫似絳天，南征賦曰朱光俛而丹野炎暉仰而絳天 左右青靄，說文曰 表裏紫霄，說文曰 從嶺

而上，氣色青靄色也 氣盡金光，似空青而色深 半山以下，似空青而色深 純爲黛色，似空青而色深 信可以神居帝郊，說文曰 鎮控湘漢者也。

地推此見
驚濤駭浪
恍然在目

無句通真
注凡字
所和細切
於此宗
在為物
不為義
謂不為
謂不為
謂不為
謂不為

楚辭曰夕宿兮帝郊若維須兮雲之際說文曰控引也湘漢二水名說文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北入江尚書曰東流為漢

之所逐擊，涌復之所宕滌。海賦曰於是鼓怒濇浪揚浮李善曰言風既疾而波鼓怒也引上林賦曰沸乎暴怒又海賦曰轟芻旬而相逐李善曰厥亦擊也說文曰涌騰也玉篇曰復復流也則上

窮荻浦，下至獠洲，南薄燕爪，北極雷激。爾雅曰激謂之壑郭璞曰激激也說文曰激激也水經注曰汝水又西合一水西南入茂都灑灑之水異名也削長埤

短，可數百里；其中騰波觸天，高浪灌日，吞吐百川，寫泄萬壑。向書大傳曰百川總於海海賦曰噴噴百川李善曰噴噴猶吐納也

輕煙不流，華鼎振濇，弱草朱靡，洪漣隴蹙。海賦曰隴蹙則洪漣蹙蹙也郭璞曰隴蹙則百川倒流散渙長驚，電透箭疾，

曰浪水盛貌易林曰散渙水長江賦曰溢流雷响而電激

穹溘崩聚，坻飛嶺覆。玉篇曰溘水也郭璞曰上林賦注曰坻岸也海賦曰岑嶺飛騰而反覆回沫冠山，奔濤空谷，

玉篇曰沫水浮沫也班固西都賦曰豐山之上朱堂李善曰殿居山上故曰冠云此言水冠山也

礎石為之摧碎，倚岸為之齧落。礎同砧擗衣石也壞者曰礎曲岸頭也許慎淮南子注曰崎長也

仰視大火，俯聽波聲。爾雅曰大火謂之大辰郭璞曰大火心也在中最明故愁魄脅息，心驚慄矣。玉宋

善曰有息獨有息也

至於繁化殊育，詭質怪章。鄭元周禮注曰詭生非類曰化禮記注曰則有江鵝海

鳴，魚蛟水虎之類。金縢子曰海鵝大如鸚鵡班白文亦謂之文鴨說文曰蛟魚皮可飾刀述異記曰魚老者變為蛟魚鱗沔曰沔水中如鸚鵡三四歲小兒甲如鱗鱗秋曝沙上膝頭似虎掌爪常沒水名曰水虎豚首

象鼻，芒鬚鍼尾之族。臨海水土記曰海種豕頭身長九尺郭璞山海經注曰今海中似有海種體如象頭似豬郭璞石蟹

土蚌，燕箕雀蛤之儔。本草石蟹集解志曰蚌蟹生南海云是尋常蟹兩年月深久水沫相著因化或石每遇海潮即漂去郭

如鏡笑又曰燕鮑魚易通卦驗曰立冬寒雀拆一作甲曲牙，逆鱗反舌之屬。大戴禮曰甲之蟲三百六十而神龜為

雙龍遊涼

高麗驛代
文運稍後
出遊足嶺
亦而奇峭
也

新渝侯名
映結詞忠
武王機子
特被能文
友愛東宮
貌無停迹
眉色粉痕
至人尚與
美人尚與
價值什怨
命之運而
令君當如
坐

六朝文絮箋注

鮪曰夫龍之爲物也可操甲而騎也然其喉下有逆鱗徑寸人有撓之則必殺人本草曰鱗蛟之屬其狀亦如蛇而大有角如龍狀紅靛
以下鱗盡遮食燕于能噴氣成樓臺城郭之狀王晏之與琅琊太守許誠言書曰貴郡臨沂縣其沙村逆鱗魚可謂藥物逆鱗魚仙經謂之
肉芝禮記曰反舌無聲鄭元注曰反舌舌鳥也孔穎達疏曰百舌鳥者
秦云處名禮也今謂之蝦蟆其舌本前著口側而未嚙內故謂之反舌
掩沙漲被草渚沙水散石也浴雨排風吹

湧弄翻勝大波也吹湧見上文江夕景欲沈曉霧將合孤鶴寒嘯游鴻遠吟樵蘇一歎舟子

再泣漢書音義晉灼曰蘇取草也左思魏都賦曰樵蘇往而無息毛詩曰招招舟子江賦曰舟子於是擗棹誠足悲憂不可說也風吹雷颯夜戒前路

下弦內外望達所屆劉熙釋名曰弦半月之名其形一旁曲一旁直若張弓弛弦也夜戒護勿我爲念恐欲知之聊書所睹臨塗草盛辭意不周

答新渝侯和詩書

梁簡文帝

垂示三首風雲吐於行閒珠玉生於字裏夏侯湛擬曰咳唾成珠玉揮袂出風雲跨躡曹左一作劉揚掠荀子注

登也曹指曹植左指左思會一作超潘陸潘指潘岳陸指潘岳雙鬢向光風流已絕說文曰鬢頰髮也釋名曰其上連髮曰鬢西京雜記文君十七而寡爲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

之才而九梁插花步搖爲古鄭元毛詩箋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止高樓懷怨結眉

表色曹植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長門下泣破粉成痕司馬相如長門賦序曰孝武皇帝陳皇后時

都司馬相如天下工爲文率黃金百斤爲相如文君取酒因復有影裏細腰令與真類後漢書曰趙王好細腰宮中多

蕭子顯此
雲內史與
川內史考
齊高祖考
年周文四
二州刺史
皇太子為
齊有黑水
勃於桂宮
既營云云
而于雲選
蕭川內史
蕭子顯則
蕭子顯則
蕭子顯則

幸幸夫人夫人幸後帝為之思念不已方士齊人李少翁能致其神乃夜
設帷帳明燈燭而令帝居他帳遙望之見美女居帳中如李夫人之狀
鏡中好面還將畫等。漢書曰李夫人少而早卒武帝憐之圖畫其形於
甘泉 此皆性情卓絕新致英奇故知吹簫入秦方識來鳳之巧列仙傳曰蕭史秦穆公時人善吹簫穆公有女號弄玉好之公遂以妻焉遂致弄玉作鳳鳴居數十年吹似鳳凰風來止其屋為作鳳凰臺夫婦止其所一旦隨風而去 鳴瑟向趙始睹駐雲之曲西京雜記曰戚夫人侍高帝常以日不寸嘆息悽愴而未知其術輒使夫人擊筑高祖歌大風詩以和之又曰夫人善鼓瑟帝常擁夫人倚瑟而絃歌畢每泣下流連夫人善為翹袖折腰之舞歌出塞入塞望歸之曲侍婢數百皆習之後宮齊首高唱聲入雲霄 手持口誦喜荷交并也。

與蕭臨川書

梁簡文帝

零雨送秋，輕寒迎節。毛詩曰零雨其濛濛 雅曰徐雨曰零雨。江楓曉落，林葉初黃。謝靈運詩曰曉霜楓葉丹 登舟已積，殊足

勞止。毛詩曰民亦勞止 解維金闕，定在何日？顏師古漢書注曰維所以繫船 八區內侍，厭直御史之廬。三輔黃圖曰武帝後宮八區有

昭陽飛翔增成合歡蘭林披香鳳閣鸞鸞等殿玉鸞曰直待也周禮曰御史掌邦國都鄙及萬民之治令以贊冢宰漢書曰御史大夫位上

廡張晏曰直宿所止曰廡九棘外府，且息官曹之務。周禮曰朝士掌建邦外朝之法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羣士在其後右九棘公

赤心三刺也周禮曰外府掌邦布之入出以共百物而待邦之用後漢書百官志有四曹六曹之目 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宋書州郡志曰南川縣屬西陽說文曰符信

應分竹南川，剖符千里。宋書州郡志曰南川縣屬西陽說文曰符信 但黑水初旋，未申十千之飲。尚書曰黑水西河惟雍州曹植名都篇曰歸來寫平樂美酒十千 桂宮既啓，復乖

為太子時
已歷侍中
圖于經河

風竹飄秀
之類韻人辨

奉綽本名
彭城人後
辭職為後
遂所宗果
都尚書吏
左監事
王長史卒
曾守二旬
讀深家多
讀作紙官
時務煩薄
殷漢今據

六朝文絮箋注

雙闕之宴。漢書曰成帝元帝太子也初居桂宮三輔黃圖曰桂宮漢武帝太初四年造文雅縱橫，即事分阻。大戴禮曰天子

不知文雅之辭少師之任劉公幹贈五言清夜西園，眇然未尅。曹植公議詩曰清夜想征虜而結歎，望橫

一作席而霑襟。說文曰臘紬織也一日船頭木華海賦曰若使宏農書疏，脫還鄴下。未詳案魏曹植留守

桂亦答河南口占，儻歸鄉里。漢書曰陳遵為河南太守召書吏十人於前治私書謝京師故必遲青泥之封，

且觀朱明之詩。東觀漢記曰鄧訓將黎陽營兵為幽部所歸選烏桓校尉黎陽故人知訓好青泥封書從黎陽步推鹿車載青

日朱明白雲在天，蒼波無極。種天子傳曰西王母為天子瞻之歧路，眷慨良深。列子說符篇曰歧愛

護波潮，敬昂光采。

與劉孝綽書

梁簡文帝

執別灞漭，嗣音阻闊。前漢書地理志曰霸水出藍田谷西北而入渭漭合璧不停，旋灰屢徙。漢書律歷

淳于陵渠復覆太初歷晦朔弦望皆最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顏古曰言其應候不差也後漢書律歷志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

閉塗置必周密布緹機室中以木為案每律各一內庖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言其應候不差不差也後漢書律歷志曰候氣之法為室三重戶

動者其灰散人及玉霜夜下，旅鴈晨飛，想涼燠得宜，時候無爽。無爽無既官寺務煩，簿領殷

湊。說文曰寺廷也有法度者也釋名曰寺祠也官治事者相祠續於其內也劉公幹詩曰沈迷簿領書等張釋之條理，同

李善曰簿領謂文簿而能錄之司馬彪莊子注曰領錄也杜預左氏傳注曰殷盛也說文曰湊聚也

舊刻古文
管類正

深情婉約
詞賦與
辭賦一
是其所
難一

公孫明
志以不
論政書
雜一往
非一作
出而後
人於以
此得乃
青妙答
之

于公之明察。漢書曰張釋之字季雨陽堵陽人也為廷尉持議平天下釋之雕龍之才本傳靈蛇之譽自高，

史記齊人曰談天衍離龍爽裴顯集解引劉向別錄曰離爽修衍之文飾若離靈蛇之珠頗得暇逸於篇章從容

於文諷。廣雅曰頃擁旄西邁，載離寒暑。說文曰旄幢也班固涿邪山祝文曉河未落，拂桂權而先

征。楚辭曰桂權兮蘭桂王逸注夕鳥歸林，縣孤颿而未息。劉淵林吳郡賦注足使邊心憤薄，鄉

思遄迴。潘岳車婦賦曰氣憤薄而乘胸兮涕交橫而流枕但離闊已久，載勞瘁寐。說文曰闊疏也抱樸子曰朋友之

佇聞還驛，以慰相思。爾雅曰驛遞傳也

追答劉秣陵詔書

劉峻 劉峻自序曰峻字季樛平原人也生於秣陵縣鄒月歸故鄉八歲遇桑梓顧覆身充僕園齊永明四年

李善注

劉侯既重有斯難，值余有天倫之戚，竟未之致也。季樛集有詔難辨論書穀梁傳曰兄尋而

此君長逝，化為異物。魏文帝與吳質書曰緒言餘論，蘊而莫傳。莊子謂漁父曰曩者先生有緒言或有

自其家得而示余者，余悲其音徽未沫，而其人已亡。楚辭曰芬非非而難虧兮芳至今猶未沫王逸

苦死者青
其是劉林
其是劉林
楚蘭採漢
仲靈問無
痛切無

結得纒有
味外味

中書名徵
或云徵字
元度陳字
馮夏人好
善爲文好
善爲文好
王法實成
誠中書名

六朝文絮箋注

六八

則哀將焉不至風俗通曰劉向別錄殺青者直治青竹作簡書之耳禮記曰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青簡尙新，宿草將列，泫然不知涕之無從也。記

門人曰防墓崩孔子泣然流涕又曰孔子之衛遇吾館人雖隙駟不留尺波電謝墨子曰人之生乎地上無幾何也譬之

陰無停香尺波豈徒旋補孫志祖曰禮記云君子三年之喪若駟之過隙而秋菊春蘭，英華靡絕。楚辭曰春蘭兮秋菊長無絕兮終古故奪其梗概，更酬其

旨東京賦曰其梗概如此若使墨翟之言無爽，宣室之談有徵。墨子曰昔陶宣王殺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吾君殺我而不辜若以死者爲無知則止矣若死而有知不出三年

必使吾君知之期三年周宣王合諸侯而田於囿車數百乘從數千人滿野日中杜伯乘白馬素車朱衣冠執朱弓挾朱矢追宣王射之車上中心折脊冠車中伏暎而死者書之觀觀之則鬼神之有豈可疑哉漢書曰文帝受釐宣室因感鬼神事問鬼神之本賈誼具道所以然

之冀東平之樹，望咸陽而西靡，蓋山之泉，聞絃歌而赴節。聖賢塚墓記曰東平思王塚在東平無鹽人傳云思王歸國京師後葬其冢上

松柏西靡宣城祖曰臨城縣南四十里蓋山高百許丈有舒姑泉昔有舒氏女與其父析薪此泉處坐牽挽不動乃還告家比還唯見清泉泫然女母曰吾女本好音樂乃絃歌泉涌迴流有朱經一雙今作樂嬉戲泉固涌出也文賦曰舞者赴節以投袂

劍空攏，有恨如何？劉向新序曰延陵季子將西聘晉帶寶劍以過徐君徐君不言而色欲之季子爲有上國之事未獻也然心許之矣致使於晉願反則徐君死於是以劍挂徐君墓樹而去但懸

答謝中書書

陶宏景

南史曰宏景字通明丹陽秣陵人也幼有異操得葛洪神仙傳晝夜研尋便有養生之意謂人曰仰青雲觀白日不覺爲遠矣齊高帝作相引爲諸王侍讀除奉朝請雖在朱門閉謝不交外物唯以披閱爲務永明十年上

表辭謙詔許之於是止於句容之句曲山恒曰此山是第八洞宮名金壇華陽之天乃中山立館自號華陽居善辟穀導引之法大同二年卒時年八十五謚曰貞白先生

山川之美，古來共談，高峯入雲，清流見底。兩岸石壁，五色交輝，青林翠竹，四時

漢漢漢
然然然
之之之
一書何謂
自覽不
持覽不

蕭恭字敬
蕭封衛山

奇者固
庸作因
而傲笑
猶代入
之奇者
都風情
於於

俱備。曉霧將歇，猿鳥亂鳴。王融巫山高曲曰：煙霞乍卷，舒猿鳥時斷絳。夕日欲頽，沉鱗競躍。楚詞曰：日杳杳以四顧，阮瑀為曹公與孫權書曰：鱗鱗清流。

實是欲界之仙都。護命經曰：摩竭等六天為欲界十洲。記曰：滄海島中有九老仙都，孫綽遊天台山賦曰：修降情宿造於仙都。自康樂以來，未復有能與其

奇者。南史曰：謝靈運少好學博覽，著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從叔叔祖特加愛之，尋封康樂公。愛山水，每尋山陔，必造幽峻，巖壑數十重，莫不備登。靈運遊名山志曰：石門洞六處，石門洞水上入兩山口，兩邊石壁有遠石，懸下臨澗水，集中有登石門最高頂詩。

為衡山侯與婦書。李延壽南史曰：衡山侯恭，南平王子也。善解吏事，所在見稱，而性尚華侈，尤好賓友，醜姿終辰，嘗謂元帝曰：下官歷觀時人，多有不好權輿，乃仰眠牀上，看屋梁著書，子秋萬歲後，誰備此者。

豈勤臨清風對月登
山泛水肆意隨歌也

何遜。南史曰：遜字仲言，八歲能賦詩，弱冠舉秀才。天監中為尚書水部郎。南平王偉薦之，武帝與吳均俱進，幸後稍失意，帝曰：吳均不均，何遜不遜，吾有朱異信，則吳矣。自是希復得見。卒。南平王迎其柩而殯，藏焉。東海王僧孺集其文為

卷八

昔人遨游洛汭，會遇陽臺。尚書曰：文位于洛，朝鄭注云：汭，曲中也。曹植洛神賦曰：容與乎陽林，流眄乎洛川。於是

心隨其若，揚司馬相如子虛。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釋名曰：帳，張也。張施於牀上也。登徒子好色賦曰：含喜微笑，竊視流盼。而幄裏餘香，從

賦曰：眇眇忽忽，若神仙之翳。雖帳前微笑，涉想猶存。子好色賦曰：含喜微笑，竊視流盼。而幄裏餘香，從

風且歇。玉篇曰：幄，帳也。三禮圖曰：上下四旁悉周曰幄。西京雜記曰：趙飛燕女弟居昭陽殿，設絳紗帳，香一坐此席，餘香百日不散。掩屏為疾，引領成勞。梁簡文帝樂府曰：只恐金屏掩明月，已復

鏡想分鸞，琴悲別鶴。吳苑曰：劉黃王一鸞，三年不鳴。夫人曰：聞見影，則鳴。懸鏡照之，鸞影悲鳴，沖霄一翥而絕。古今注曰：別鸞，操琴曲名。商陵牧子娶妻五年無子，父母欲為改娶，乃援琴為別鸞操，心如

六朝文絮箋注

六九

斯情見
如與陳
當與陳
當與陳
當與陳
當與陳
當與陳
當與陳
當與陳
當與陳
當與陳

蕭為字
道在梁
永豐侯

絕妙一
子城歸
圖行歸
蕭侯

六朝文聚箋注

七〇

膏火，獨夜自煎。莊子曰膏火自煎也。思等流波，終朝不息。漢武帝悼李夫人賦曰思若流波但兮在心禮記曰流而不息始知萋萋諛草忘

憂之言不實。毛萋詩傳曰萋萋茂盛貌楚辭曰王孫遊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毛詩曰焉得團團輕扇，合歡之用

為虛。班婕妤怨歌行曰裁為合歡扇團團似明月路邇人遐，音塵寂絕。毛詩曰其室則迩其人甚遠鮑照春暉詩曰去鄉偏路一日

三秋，不足為喻。毛詩曰一日不見如三秋兮聊陳往翰，寧寫欵懷，遲枉瓊瑤，慰其杼軸。章昭漢書注曰杼軸也願師古漢書注曰

枉風也毛詩曰稊之以瓊瑤又曰杼軸其空杼本又作軸

北使還與永豐侯書

劉孝儀

足踐寒地，身犯朔風。博物志曰北方地寒冰厚三尺兩雅曰朔北方也暮宿客亭，晨炊謁舍。說文曰炊爨也謁舍今之客舍也漢書食貨志曰里區謁舍飄

飄辛苦，迄屆氍鄉。鮑照瓜步山捉文曰北眺氍鄉襍種覃化，頗慕中國。後漢書曰度尚躬率部曲與同勢逸廣募雜種諸蠻夷明設賻賞進擊大破之兵傳李

緒之法，樓儼衛律所治。漢書曰李陵居匈奴漢使謂陵曰漢聞李少卿教匈奴為兵陵曰乃李緒非我也又曰衛律者父本長水胡人律生長漢善李延年為言律使匈奴使還會延年家收律懼并誅亡還降匈奴

又曰衛律為單于謀穿井築城治樓以嚴殺與秦人守之。而毳幙難淹，酪漿易饜。李陵答蘇武書曰韋稱毳幙以禦風雨羶肉酪漿以充饑渴李著注曰毳幙氍帳也烏孫公主欲曰肉為食酪為漿玉篇曰饜飽也

王程有限，時及玉關。後漢書班超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射鹿胡奴，乃共歸國，刻龍漢節，還持入塞。

史記曰張騫以耶嚙事使月氏與堂邑氏故胡奴甘父俱出龍西經匈奴留于留之十餘歲與妻有子養持漢節不失居匈奴中益寬單于死騫與胡妻及堂邑父亡歸漢堂邑父故胡人善射窟槊射禽獸給食初騫行時百餘人走十三歲唯二人得還周禮曰地官掌節澤國用

謂情之外
無在實外

探險浮屠
如龍增節
興花源記
興山天記
山賦此實
法厚地實
為短篇也

馬銜苜蓿，嘶立故墟，人獲蒲萄，歸種舊里。史記曰大宛左右以蒲苜蓿為酒俗嗜酒馬嗜苜蓿漢使取其實來於是天子始種苜蓿蒲苜蓿地玉篇曰嘶馬鳴也說
文曰：稚子出迎，善隣相勞，陶潛歸去來辭：僮僕歡迎，稚子候門。左丘明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倦握蟹螯，亟覆鰕盃。蟹大足在首上如鉗者蟹畢卓常謂人曰：右手持酒杯，左手持蟹螯，南越志：南海以蝦頭為杯，蟹長數尺。金銀鑿之寶，廣州刺史嘗以盃獻，勸文以盛酒，未及飲，躍於外。未改朱顏，略多白醉。禮記曰：酒清曰醕，元曰白，清酒也。用此終日，亦以自娛。

與宋元思書 宋一作朱，非案宋元思字玉山劉峻有與宋玉山元思書

吳均 南史曰均字叔庠吳興故鄣人也家世寒賤至均好學有俊才文體清拔好事者效之謂為吳均體柳惲薦之應川靖嘉王王稱之於武帝即日召之賦詩悅焉待詔著作累遷奉朝請先是均將著史以自名欲搜齊書求借齊起居簿有敕召見使撰通史起三皇訖齊代均草本紀世家已畢惟列傳未就卒

風煙俱淨，天山共色，從流飄蕩，任意東西。自富陽至桐廬一百許里。富陽漢番縣富春也晉簡文鄭
底。博雅曰：深蒼青也。左太冲吳都賦曰：無發素玉。謝朓時曰：通流映千丈。游魚細石，直視無礙。張協七命曰：游魚灑灑於綠波。王子年拾遺記曰：蓬萊山水淺有細石如金玉不加陶冶自然光淨。急湍甚箭，猛浪若奔。顏師古漢書注曰：急流曰湍。孔稚珪褚伯玉詩曰：飛湭突雲，激湍急箭。左思蜀都賦曰：驚浪雷奔。夾岸高山，皆生寒樹。謝朓詩曰：樹陰
負勢競上，互相軒翥。漢書音義曰：負恃也。歐文曰：遂遠也。爭高直指，千百成峯，泉水激石，泠泠作響。

六朝文絮箋注

歐文曰激瀉疾波也冷冷水聲陸士衡招隱詩曰山溜何治治飛泉激鳴玉王仲宣七哀詩曰流波激清響

好鳥相鳴，嚶嚶成韻，

毛詩曰鳥鳴嚶嚶毛萑曰嚶嚶鳥聲之和也

蟬則千轉

不窮，援則百叫無絕。

揚子方言曰蟬楚謂之蟬玉篇曰蟬似蟬而大能鳴

鳶飛戾天者，望峯息心，經綸世務者，窺谷

忘反。毛詩曰鳶飛戾天南史曰豫章王雍命駕造何點點從後門遁去司徒竟陵王子良聞之曰豫章王尚

橫柯上蔽，

柯枝也

在畫猶昏，疎條交映，條小枝也有時見日。

與顧章書

吳均

僕去月謝病，還覓薜蘿，

謝靈運詩想見山阿人薜蘿若在 梅谿之西，有石門山者，

吳均續齊諧記曰吳興故鄆縣東三十里有梅谿山山樑直聳一石

可高百餘丈至青而圓如兩圓屋四面斗絕仰之於雲外無登涉之理

森壁爭霞，孤峯限日，

郭璞江賦曰絕岸萬丈壁立雲駘說文曰限阻也

幽岫含雲，深谿蓄翠。

張協詩曰幽岫峭且深陶淵明歸去來辭雲無心以出岫荀子曰不臨深谿不知地之厚也淮南子曰深谿峭岸峻木尋枝獉狝之所樂也

蟬吟鶴唳，

王充論衡曰夜及半而鶴唳說文曰唳鶴鳴也謝靈運登石門

最麗頂詩曰活活夕流駛嗽夜猿啼

英英相禱，

毛萑詩傳曰英英白雪貌又曰絲絲不絕貌

既素重幽居，遂葺宇其上，

不淫陸機葺宇賦曰蓮黃川以葺宇被蒼林而卜居陶貞士錄曰汲洗舊壩葺宇家林廣雅曰葺覆也

幸富菊花，偏饒竹實，

禮記曰山谷所資於斯已辦仁智所

樂，豈徒語哉？

魏志王粲傳注曰阮籍少時嘗遊蘭門山有隱者莫知姓名有竹實數斛曰杵而已辨具也論語子曰知者樂水仁者樂山

與詹事江總書

南史曰陸瑜少篤學美詞藻後主在東宮瑜嘗為東宮管記以才學頗侍左右卒太子為之流涕親製祭文仍與詹事江總書論述其美詞甚備切

絕去似釘
觀瀾之習
心解此種

實帶時維
為太子書

事

王璠字幹
性吳郡人
太子洗馬
中會人與
才與能以
才學侍東
亦重然有
簡實有餘
色則處一
種氣法

直行胸襟
本不離家
地氣清一
學無不一
學生遊不

陳後主 南史曰後主諱叔寶高宗嫡長子也太建元年正月甲午立為皇太子十四年正月甲寅宣帝崩乙卯始興王叔陵作逆伏誅丁巳即皇帝位于太極前殿

管記陸瑜奄然殂化悲傷悼惜此情何已吾生平愛好卿等所悉自以學涉儒

雅不逮古人欽賢慕士是情尤篤梁室亂離天下麋沸廣雅曰樂也揚雄冀州牧書史殘

缺禮樂崩淪廣雅曰淪沒也晚生後學匪無牆面尙書曰不學牆面卓爾出羣斯人而已漢書曰夫惟大雅卓爾不羣吾

識覽雖局局促也未會以言議假人至於片善小才特用嗟賞况復洪識奇士此故

忘言之地莊子曰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晉書曰山濤與嵇康呂安善後遇阮籍便為竹林之交著忘言之契論其博綜子史諳究儒墨張平子思玄賦舊注曰儒墨者述聖道之

書也以仁義為本以禮樂為用墨家者孫本節用之書也以貴儉尙實為用經耳無遺觸目成誦孔文舉薦禰衡表曰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一褒一貶一激一

揚杜預春秋序曰春秋雖以一字為褒貶然皆須數句以成言高誘呂氏春秋注曰激發也玉篇曰揚舉也語元析理披文摘句未嘗不聞者心伏聽者解

頤漢書曰匡衡說詩解人頤會意相得自以為布衣之賞昭王遠平原君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

撫之暇事隙之辰梁昭明太子文選序曰余監撫餘閒居多暇日玉篇曰隙閒也頗用談笑娛情琴尊閒作說文曰雅篇豔什迭尊酒器雅篇豔什迭

互鋒起每清風朗月美景良辰對羣山之參差望巨波之滉漾司馬長卿哀二世賦曰望南山之參差滉漾水貌潘岳西征賦

藻何遜詩曰促膝今何在街林誰復同且代琢磨閒以嘲謔毛詩曰如琢如磨謝靈運詩俱怡耳目並留

藻亦因答寶戲曰董生下帷發深儒林

六朝文絮箋注

蘭主其佳
覆我其佳
文我其佳
不我其佳
情其佳
也其佳
人其佳
心其佳

王寬項
子至人
漢至人
徒左長
侍中史

柔情緒
然魂銷

一雙長
斷首

六朝文聚箋注

七四

情致自謂百年為速，朝露可傷，

曹植樂府詩曰：百年忽我道，史記商君傳：趙其曰：危若朝露，尚欲延年益壽乎？漢書蘇武傳：李陵謂武曰：人生如朝露，何久自苦如此？

豈謂玉

折蘭摧，遽從短運。

世說曰：毛伯成負其才氣，素為蘭摧玉折，不為驚駭，榮顏延之，文曰：蘭摧而摧，玉折則折。

為悲為恨，當復何言？遺迹餘文，觸

目增滋。

泣流涕，視禮記曰：孔子泣然流涕。

絕絃投筆，

易林曰：來如飄風，去似絕絃。

恆有酸恨。

悲痛曰酸，宋玉高唐賦曰：寒心酸鼻。

以卿同志，聊復

敘懷，涕之無從，言不寫意。

為王寬與婦義安主書

伏知道

昔魚嶺逢車，芝田息駕，

搜神記曰：魏濟北郡從事陳該，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女，姓成公，字知禮，見遺下嫁，故來從君，超遂與為夫婦，經七八年，夜來晨去，倏忽若飛，唯起見，一旦滿漢其事，玉女遂去，超憂感，積日殆至，委頓去後，五年，超奉郡，至洛到濟北，鼻山下，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瓊驪，即至，果是超，披帷相見，同乘至洛，勉復舊好，拾遺記曰：崑崙山第九層山，形漸小狹，下有芝田，蕙圃，皆數百頃，羣仙種穉，蔕曹植洛神賦曰：爾乃稅駕乎蕙圃，蕙圃秣秣乎芝田。

雖見妖嬈，終成揮忽。

梁武帝孝思賦曰：年揮忽而莫反，時瞬瞬其如電。

遂使家勝陽臺，為歡非謬。

人懣蕭史，相偶成僊。

見梁簡文帝答新渝侯和詩書注。

輕扇初開，欣看笑靨。

鮑照中興歌曰：美人掩輕扇，含思歌春風。說文曰：靨，姿也。淮南子說

林訓：歷輒在頰前，則好古歌曰：淚痕尚輔，猶在笑靨，自然開。

長眉始畫，愁對離妝。

漢書曰：張敞為婦畫眉，畫約古今注曰：魏宮人好畫長眉。

猶聞徙佩，顧長廊之未

盡，說文曰：佩，大帶佩也。人人从凡，巾佩必有巾，巾謂之飾，梁簡文帝贈麗人詩曰：含羞來上砌，微笑出長廊。

尚分行幃，冀迴陌之難迴。

蒼頡篇曰：帛，張車上為幃，何遜詩曰：隔林望行幃，鮑照行樂至

城東橋，詩曰：殿車臨迴陌，廣攝金屏，莫令愁擁。

何遜詩曰：含羞下翠帳，掩泣閉金屏。

恆開錦幔，速望人歸。

說文曰：幔，幕也。王融春遊迴文詩曰：風朝拂錦幔。

鏡

情在景中
展而不滿

碑都內高齊開坐管呂法曹詩 家兄至自鎬京讓兄即宏正也毛襄詩傳曰鎬京武王所營也在豐水東去豐邑二十五里致來書於窮谷故人之

迹有如對面謝惠連隨西行曰誰能守靜養開題申紙流臉沾膝釋名曰書稱題申伸也吳質答曹子建書曰信到來所惠脫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愆

江南煥熱橘柚冬青爾雅曰煥煥也說文曰煥熱在中也又曰橘果出江南樹碧而冬生孔安國尚書傳曰小曰橘大曰柚渭北沍寒楊榆晚葉說文曰渭水出隴西首陽渭首南谷江淮詩曰渭北雨聲過左氏傳曰其寒冰也深山窮谷固陰沍寒杜預注曰沍閉也說文曰楡白楡

寢興多福甚善甚善毛襄詩傳曰食也魯語曰有貨以衛身也魯與弟分袂西陝言反東區玉篇曰袂袖也何遜贈從兄與弟書曰袂袖也雖保周陂一作還依蔣徑後漢書周蒙傳有

會中三徑惟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仲皆劉廉謫名之士廉謫字元士麋鹿為曹更多悲緒毛襄詩傳曰曹琴也謝靈運長歌行曰覽物起悲緒丹經在握于

傳曰古有兄弟忽欲分異出門見三荆同株接葉連陰嘆曰木猶欣榮况我而殊哉遂還為雍和案周書三荆作三姜梁書曰章放於諸弟尤癡癡每將遠別及行役初還常同一室臥起時稱為三姜又後漢書姜肱傳肱與二弟仲海李江友愛天至常共臥起此亦為三姜林有

貧病莫諧列仙傳漢淮南王劉安言神仙黃白之事於是八公乃謂王授以丹經史記原憲曰若貧也非病也陶貞士誄曰居備勤儉身兼貧病芝朮可求聊因一作采綴說文

竝歡衡泌張平子東京賦曰上下共其甚熙毛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飢南風雅操清商妙曲樂記曰清商音聲非子日師消鼓功聲

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江淹詩曰山中神公曰清商固豈難乎師曠曰不如清徵

絃琴促坐無乏名晨玉瀝金華冀獲難老桂玉瀝乃共掛神仙

也公曰清商固豈難乎師曠曰不如清徵

續轉流刑

也公曰清商固豈難乎師曠曰不如清徵

真誠無欺
不可一切
可據此則
莫夫

情狀異常
語不願激

休之字平
烈石北平
無轉人北
仕則聖人
及則聖人
納言太官
少保除和
開皇二年

傳曰黃初平至金華山石室中抱璞子
曰道經有金華山樛毛詩曰永錫難老

不虞一日，翻覆波瀾。

陸機樂府詩曰休咎相乘翻覆若波瀾
劉峻廣絕交論曰循環翻覆迅若波瀾

吾已惴陰

弟非茂齒，禽尚之契，各在天涯。

後漢書曰向長隱居不仕與向好北海禽慶
俱遊五岳名山不知所終高士傳向字作尚

永念生平，難為胸臆。

說文

曰臆

正當視陰數箭，排愁破涕，人生樂耳，憂戚何為？

左氏傳曰趙孟視蔭曰朝夕不相及誰能待五
后子出而皆人曰趙孟死矣主民既識而揭日

其與農何杜預曰蔭日景也蔭於金反通作陰鄒玄周禮注曰漏
之箭晝夜共百刻冬夏之間有長短焉太史立成法有以寸大箭

豈能遽悲次房，遊魂不返。

次舍也左氏傳曰再宿為
信過信為次說文曰房室

在旁者也易曰精氣為物游
魂為靈是故知鬼神之情狀

遠傷金產，骸匿無託。

但願愛玉體，珍金相。

箱一作保

期頤，享黃髮。

七發曰太子玉體不安東觀漢記太子執報桓榮書曰願君慎疾加養重愛玉體毛詩曰追琢
其章金玉其相傳云相質也禮記曰百年日期頤杜預左氏傳注曰享受也尚書曰黃髮

猶冀蒼鴈

一作

頹經，時傳尺素，清風朗月，俱寄相思。

漢書曰蘇武妻孥足下毛萇詩傳曰頹赤也史記曰陳勝
吳廣乃丹青帛曰陳勝王置人所罾魚腹卒買魚烹食得魚腹中書

子淵，長為別矣，握管操觚，聲淚俱咽。

善注曰觚木之方者古人之用之以書籀今人之闕也說文曰咽嗔也

與陽休之書

祖鴻勳

北齊書曰祖鴻勳家郡范陽人也弱冠與同郡盧文符遊為州主簿僕射臨淮王瑛表薦鴻勳有文學宜試以
一官敕除奉朝請人謂之曰臨淮舉卿使以得調竟不相謝恐非其宜鴻勳曰為國舉才臨淮之務祖鴻勳何

事從而謝之或聞而喜曰吾得其人矣及竟榮顯逼出為防河別將守滑臺永安初元擢為東道大使翼封隆之邢邵李
深李象鴻勳並為子使除東齊北太守以父老疾為請竟不之官後城陽王徽奏鴻勳為司徒法曹參軍事赴洛徽謂之

六朝文絮箋注

遷任

衰亂之世
能息心
多其不可
袖得玲瓏
幽有兩管
風力

騷雅雅
騷雅雅

六朝文絮箋注

曰吾聞臨淮相舉竟不到門今來何也鴻勳曰今來赴職非為謝恩轉赴尉正後去官歸鄉里與陶休之書

陽生大弟，吾比以家貧親老，時還故郡，晉書曰陶潛以親老家貧起為州祭酒不堪吏職少日自解歸州召主簿不就在本縣之西界，

有雕山焉，其處閒遠，水石清麗，高巖四匝，良田數頃，宋書隱逸傳論曰嚴整閒遠水石清華廣雅曰匪獨也至篤曰田百畝為頃家先

有塾舍於斯，而遭亂荒廢，今復經始，塾古野字說文曰郊外也毛詩曰經始魯臺經之營之傳云經度之也即石成基，憑林起棟，

兩雅釋宮曰棟謂之椽郭璞曰屋樑也即屋脊也蘿生映宇，泉流遶階，月松風草，緣庭綺合，說文曰綺文綺也日華雲實，旁沼

星羅，謝眺詩曰日華川上動風光草際浮本草曰雲實味辛苦溫無毒一名員實撰子雲羽獵賦曰煥若天星之羅檐下流煙，共霄氣而舒卷，王融樂府詩曰煙雲乍舒卷園中

桃李，雜松柏而蔥蒨，孫卿子曰桃李儔藥子一時爾雅曰青謂之葱李善文選注曰蒨鮮明之貌時一牽裳涉澗，負杖登峯，毛詩曰牽裳涉澗陶潛詩曰負

杖游從淹，心悠悠以孤上，身飄飄而將逝，杳然不復自知在天地間矣。毛詩曰悠悠我心淮南子曰悠悠我往與

忽忽來莫知其所之李善文選注曰杳深遠也若此者久之，乃還所住，孤坐危石，撫琴對水。列子曰登高山履危石呂氏春秋曰伯牙鼓琴鍾子期聽之志在琴

山鍾子期曰善哉鐘子期若泰山須臾志在流水子期曰鴻揚乎若流水宋書曰宗炳撫琴動操欲令泰山皆響獨詠山阿，舉酒望月，楚辭九歌曰若有人兮山之阿被薜荔兮帶

居山陰夜雪初霽月色清朗四望皓然酌酒詠左思招隱詩聽風聲以興思，聞鶴唳以動懷。晉書曰宣人孟玖語陸機於成都王穎言其有異志穎怒使秀密收機機與秀相見神色自若因與穎談

關甚憮惻既而歎曰幸幸鶴唳豈可復聞乎王企莊生之逍遙，慕尚子之清曠，莊子逍遙遊郭象注曰夫小大齊殊而放於自得之場則物任其

性事稱其能各當其分逍遙一也豈容資賁於其間哉英雄詔曰尚子平首戴萌蒲，身衣縕襪，齊語曰首戴萌蒲身衣縕襪章昭曰茅蒲登笠也縕

有道術為縣功曹休歸入山自擔薪賣以供飲食著頽篇曰曠疎曠也

此一清閒如
如彼不計
以道里計

此一瓶清
飲散於名
其利鎖者
否耶

非一味味
情只是勤
破名根耳
老年奔走
實遠不知

裋衣也茅或作萌竹萌之
皮所以為笠也按管子作苦痛
出蓺梁稻歸奉慈親。裁種
緩步當車無事為貴斯已適矣豈必

撫塵哉。戰國龐顯園曰晚食以當肉緩步以當車無罪以當黃清淨真正以自轉說文曰塵雲也
而吾子既繫名

聲之韞鎖。同就良工之劊劊。漢書敘傳曰實仁義之繩紱名譽之繩鎖師古曰繩如馬繩也音羅淮南子曰劊劊

振佩紫臺之上鼓袖丹墀之下。江淹恨賦曰紫臺丹墀李善注曰紫臺猶紫宮也張平子西京賦曰青鎖丹墀劉

采金匱之漏簡訪玉山之遺文。史記曰高帝與功臣剖符作誓丹書鐵券金匱石室藏之宗廟太史公自序曰遷為

策府郭璞注曰中繩言皆平直兼府言往古
帝王以為藏書冊之府所謂藏之名山者也傲精神於邱墳盡心力於河漢。漢書曰司馬相如涉乎蓬蒿馳乎邱墳

竊揚子雲河漢也其餘涇渭也劉
嶠廣絕交論曰劉雲麟駭河漢。班固答賓戲曰馳辨如波濤濤濤如春華章昭注曰擗布

芬芳。宋玉神女賦曰陳嘉辭而茲自美耳吾無取焉嘗試論之夫崑峯積玉光澤者前毀瑤

山叢桂芳茂者先折。新序固桑對晉平公曰夫劍產於越珠產於江南玉產於崑山淮南子曰夫玉潤澤而有光又招隱士

以為何如洗對曰臣舉賢良對策為天
下第一猶桂林之一枝崑山之片玉。曰桂樹叢生今山之幽偃響連卷兮枝相繚晉書曰卻詵累遷雍州刺史武帝於東堂會送問曰卿自

殺其子字萌謂友人曰三綱絕矣不去禍將及即解冠挂東
都城門歸將家屬浮海客於遼東光武即位始還累徵不起。後漢書曰達萌字子慶北海都昌人也家貧為亭長歎曰

豈惡梁錦好蔬布哉。賈逵國語注曰梁食之精蓋欲保其七尺終其百年耳。荀子曰小人之學也入乎

六朝文絮箋注

止足覆此
當願變愧
生矣

蕭山此去
無多路

熱病無一
人無染冷
病無一
膏服有心
者恆代為
滋藥也

類去讓答
光許爾哀
光向此一
增所謂伯
可辨呂未
獨也

六朝文聚箋注

之所以行其身也孔種廷表曰李通蒙贈以親寵登司王基才
勇與聲華入選任防宣德皇后令曰客遊梁朝則聲華藉甚
象由齒斃膏用明煎左氏傳曰象有齒以焚其身猶也
阮籍飲懷詩曰膏火自煎熬洗約

注曰膏以明自煎李注引莊
子曰山木自息也膏火自煎也既覽老氏谷神之談老子曰谷
神不死應體留侯止足之逸虞記曰留侯乃稱曰
家世相韓及韓滅不

愛黃金之資為韓報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
布衣之極於其足矣願人問事從赤松子遊耳老子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
若能翻然清尚解佩捐簪則吾

於茲山莊可辦一得謝眺詩曰胡嘗味千里解佩拂山
莊蕭頴鷹曰簪笄也所以持冠也把臂入林挂巾垂枝世說曰謝公道豫章若
遇七賢必自把臂入林攜

酒登巘舒席平山毛長詩傳曰
巘小山也道素志論舊款陰長生詩曰高尙
素志不事王侯訪丹法語元書斯亦樂矣

何必富貴乎昇仙傳曰沈文泰九嶷人得紅泉神丹法土符延年益命之道服之
昇仙抱璞子曰李公丹法用蓮丹及五石之水各一升和令如泥去矣陽子途乖趣別緬尋

此旨杳若天漢毛詩曰維
天有漢已矣哉書不盡言周易繫辭曰書不
盡言言不盡意

與周宏讓書

王裒

嗣宗窮途楊朱歧路魏志阮籍傳法曰籍字嗣宗為從事中郎朝論欲顯崇之籍以世多故祿仕而已開步兵校尉缺
庶多美酒營人善釀酒求為校尉遂縱酒昏醮遺落世事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迹所窮輒

哭而返列子說符篇曰楊子之鄰人亡羊既率其黨又請楊子之豎追之楊子曰嘻亡一羊何追者之
衆鄰人曰多歧路即反問獲羊乎曰亡之矣曰奚亡之曰歧路之中又有歧焉吾不知所以反也征蓬長逝流水不歸

舒慘殊方炎涼異節木皮春厚柱樹冬榮漢書晁錯守邊備塞議曰胡貉之地積陰之處也木皮
三寸冰厚六尺曹植朔風詩曰秋蘭可噓桂樹冬榮想攝

衛惟宜動靜多豫賢兄入關敬承款曲謝靈運詩曰辛勳風
波事款曲洲渚言猶依杜陵之水尚保池陽之

田。漢書地理志曰京兆尹縣杜陵故杜伯國宣帝更名按張仲蔚隱居蒲宅蓋高將謝開三徑俱在杜陵又地理志曰左馮翊縣池陽帝四年置又溝洫志曰趙中大夫白公穿渠引涇水注渭表二百里澗出四千五百餘頃因名曰白渠民歌之曰困於何所池陽谷口白渠起後

鏗迹幽谿，銷聲窮谷，何其一作愉樂，幸甚幸甚！著韻鏗鏘削平也莊子則弟昔因多

疾，亟覽九仙之方，列仙傳曰滑子者好餌朮食其精羅君山能致風雨晚涉世途，常懷五嶽之舉。後漢書

履居不仕與同好北海禽慶同夫關令，物色異人，列仙傳曰關令尹喜善內學星宿服精華老于西遊譬彼客卿，

服膺高士。史記曰蔡澤為秦客卿其始遊學於諸侯不遇從唐舉相舉熱視而笑曰先生獨鼻戴肩懸頭上經說道，屢聽

玄牝之談，老子曰谷神不死是為玄牝中藥養神，每稟丹砂之說。晉叔夜養生論曰故神農曰上藥養命中藥

為君主養命以應天無毒久服不傷人輕身益氣不老延年中藥一百二十種為巨主養性以應人史記封禪書曰李頃年事道

盡，髮容衰謝，毛萇詩傳曰道終也楚芸其黃矣，零落無時，還念生涯，繁憂總集。毛萇詩傳曰芸

草木零落然視陰惕日，猶趙孟之徂年，前見負杖行吟，同劉琨之積慘。劉琨答盧諶書曰塊然獨立則

後入山林河陽北臨，空思鞏縣，漢書地理志曰河內郡鞏縣河陽王莽霸陵南望，還見長安。漢書地

至悽痛也毛詩京兆尹縣霸陵故芷母文帝更名漢書曰漢興立都長安

地理志京兆尹縣長安高帝置惠帝元年初城六年成

所冀書生之魂，來依舊壤，射聲之鬼，無恨他鄉。後漢書曰班超家貧常為傭書以供養除為蘭臺令史後久使西域年老思土上疏曰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願生入玉門關超妹昭上

書請超還十四年八月起至洛陽拜為射聲校尉超素有胸膈疾既至病遂加帝遣中黃門問疾賜醫藥其九月卒前書百官表射聲校尉白雲在天，稷天子傳曰西王母為天子長離別矣，會見之期，邈無日矣。

數語難淺
入骨情何
以堪

蕭子雲
明之侯
武定中
太武帝
後主時
齊州特
文林館

六朝文絮箋註

援筆攬紙，龍鍾橫集。韓時外傳曰孫叔敖治楚三年而楚國霸楚史援筆而書於策廣韻曰龍鍾竹名年老者如竹枝葉搖曳不自禁持

為梁上黃侯世子與婦書

顏氏家訓曰劉陵蕭愨梁上黃侯之子工於簞什常有秋夜詩云芙蓉露下落楊柳月中疎時人去之賞也吾愛其蕭愨宛然在目穎川荀仲舉那那露萬

漢亦以為爾按此知愨亦善屬文者也昔陸機入洛有代彥先之詞何遜裁書有為衡山之札才子詞人自能揮翰而夫妻致詞間多代作此亦感其蕪婉之情代傳別恨可以寫興無去者也愨本梁朝宗室歷江陵後隨例入關若非隔絕即是

存據此書等難之狀為永訣之情茹恨吞悲無所投訴殆亦江南賦中臨江愁思之類也

庾信 倪璠注

昔仙人導引，尙刻三秋。

千寶搜神記曰漢時有杜蘭香者自稱南康人氏以建業四年春數詣張傳傳年十七望見其君不久風波辟寒溫碩食二枚欲留不肯令碩食盡曰本為君作妻情無曠遠以年命未合且小乖大歲東方卯當還求君蘭香降時碩問

神記何如香曰消覺自可應疾淫祀無益香以藥為消覺按上黃侯書是夫妻離別之辭昔杜蘭香下嫁碩碩以八月且至是仙人導引尙刻三秋之期也

神女將梳

疑作

猶期九日

千寶搜神記曰魏濟北從

事緣該超字義起以嘉平中夜獨坐宿夢有神女來從之自稱天上玉女東郡人姓成公字智理早失父母天帝哀其孤苦遣令下嫁從夫夢三四夕一旦顯然來遊自言年七十視之如十五六女車上有靈檣青白瑠璃五具飲啗奇異饌具體酒與超共飲遂為夫婦經七八年父母與超取婦之後分日而燕分夕而寢夜去晨來倏忽若飛惟推見之他人不見雖居閨室輒聞人聲常見蹤跡然不親其形後人怪問漏泄其事玉女遂求去云我神人也雖與君交不願人知而君性疎漏我今本來已露不復與君通積年交結恩義不輕一旦分別豈不情恨贈詩一首把臂告辭涕泣流離蕭然升車去若飛迅去後五年超奉使至洛到濟北魚山下陌上西行遙望曲道頭有一車馬似智理驅輿前至果是也遂披帷相見悲喜交切同乘交送遂為室家克復舊好至太康中猶在也但來每於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且十五日下往來經宿而去張茂先為之作神女賦言智理之蹤跡將疏猶期九月九日可會也按智理與該超期有三月三日五月五日七月七日九月九日及且十五日此云九日特舉其大略也未有龍飛劍匣，鶴別琴臺，據章記曰雷煥子爽為建安從事經瀋瀨劍忽於腰中躍出水乃變為龍見二龍相隨而逝焉按劍雖有終合之論然在豐

願願
心甚
深矣

真好學
才授縣
秀文於
山東於
王江東
南名以
南名以
至南名
復亦始
運始大

鶴以符其憤遂故曰別鶴操蔡康琴賦云千里別鶴陶潛詩曰上絃驚別鶴下絃操孤鸞益州詔曰可馬相如
宅在州西窄橋北百步許李膺曰市橋西二百里得相如舊宅今梅安寺南有琴臺飛鶴別喻夫婦遠離也 **莫不銜怨而心**

悲，聞猿而下淚。宜都記曰猿鳴三聲淚沾裳已上言蘭香下嫁之日尙有三秋可期智瓊求 **人非新市，何處尋家？**
去之後猶有九日可會未有分兩龍於劍匣別雙鶴於琴絃如今之悲淚也

別異邯鄲，那應知路。後漢書郡國志曰江夏郡南新市侯國有離鄉琴絲林史記秦本紀曰昭襄王八年使將李攻攻楚取
新市注云晉帝紀曰江夏有新市漢書張釋之傳曰上指視愷夫人新豐道曰此邯鄲道也張晏曰愷

夫人邯鄲人也 **想鏡中看影，當不含啼，欄外將花，居然俱笑。**范泰鸞鳥詩序曰昔鸞實王得鸞鳥懸鏡以
言不能相見也

分杯帳裏，卻扇牀前，故是不思，何時能憶。儀禮昏禮云四爵合巹鄭注云巹破瓢也四爵兩巹凡六爲夫
也時

紗扇撫掌大笑曰我緣是若奴果如所疑何遜者所婦詩曰如何花燭夜輕扇掩紅妝後李商
隱詩有代畫才卻扇成婚之夕遂以卻扇爲名有卻扇詩催妝詩昔成婚之時可足思憶也 **當學海神，逐潮風而來**

往。神異經曰西海水上有人乘白馬朱髮白衣玄冠從十二童子馳馬海上如飛如 **勿如織女，待填河而相見。**淮南子
填河成橋而渡織女按海神織女二語 似上黃世于夫婦南北隔絕之辭也

似上黃世于夫婦南北隔絕之辭也

召王貞書

楊暎 北史曰齊王暎字世融美容儀疎眉目少爲高顯所愛開皇中立爲豫章王邑千戶及長狹
涉程史尤工騎射初爲內史令仁壽中拜揚州總管江淮以南諸軍事煬帝即位進封齊王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廡之間。尹文子曰魏田父有耕於野者得玉徑尺不知其玉也以告鄰人鄰人許之曰此怪
石也畜之弗利其家田父疑猶豫以歸置於廡下其玉光明一室顏師古漢書注

日輝堂下廡屋 **地蘊神劍，氣浮星漢之表。**玉簪曰蘊著也晉書張華傳初吳之未滅也斗牛之間嘗有紫氣道術者皆
也廡門屋也 以吳方強盛未可圖也及吳平之後紫氣愈明華聞豫章人雷懷始達象緯

六朝文絮箋註

世無解此
書論是六
其政者取
實其人四
大案或實
關於此

其情如訴
漢美不凝

六朝文絮箋註

乃遣煥宿登樓仰觀華日是何祥也煥曰寶劍之精上散於天耳華因問曰在何郡煥曰在豫章豐城華曰豐城華之初補煥為豐城令煥到縣刺獄屋基入地四丈餘得一石函光氣非常中有雙劍並刺題一曰龍泉一曰太阿陰鏗鏗豐城劍池詩清池自湛灑神劍久運

是知毛遂穎脫義感平原史記平原君曰夫貴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脫穎而出非特其末見而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三年於此矣左右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能先生留毛

孫惠文詞來遷東海晉書曰孫惠字德施吳郡富陽人永寧初赴齊王固義討趙王倫固騎將修惠願以五難四

寡薄有懷髻彥十六國春秋慕容德笑謂羣臣曰朕雖寡薄恭已南面在上藉甚清風為日久矣毛詩曰稷如清風

未獲披觀良深佇遲說文曰人旁持曰披觀見也爾雅曰佇久也比高天流火早應涼颼毛詩曰莫高天又曰七月流火

凌雲仙掌方承清露景福殿賦曰建凌雲之層巖凌虞淵之靈沼漢書曰孝武又作柏梁想攝衛

攸宜與時休適玉篇曰衛護也登語前園後圃從容邱壑之情說文曰圃菜曰圃左琴右書蕭散煙

霞之外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孔雅茂陵謝病非無封禪之文史記曰相如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曰相

彭澤遺榮先有歸來之作晉書曰陶潛為

優游儒雅何樂如之毛詩曰優游爾休矣又曰慎爾優游余屬當藩屏宣條揚越易林曰藩屏

坐棠聽訟事絕詠歌鄭玄毛詩甘棠箋曰召伯聽訟不重煩百姓止舍小棠攀桂攜詞眷

言高遜淮南王劉安招羅士曰攀援桂枝兮聊淹留至於揚旌北渚飛蓋西園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時屬言出遊北渚河曲託乘

不蓋謂則
家都有勁

乏應劉置醴闕申穆說苑曰游江海者託於舟致遠道者託於乘欲霸王者託於賢魏文帝與朝歌令吳質書曰從者鳴籥以啓路文學託乘於後車又與吳質書曰徐陳應劉一時俱逝案謂徐幹陳琳應瑒劉楨漢書曰楚元

王敬禮申公等種生不著酒元王每置酒常為種生設醴及王戊即位常設後忘醴為種生退曰可以逝矣醴酒不設王之意意不去楚人將銷我於市稱疾臥申公白生強起之曰獨不念先王之德與今王一旦失小禮何足至此種生日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先王之所以

顧吾三人者為道之存故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入背淮之賓徒聞其語鄭陽上吳王書曰臣所以立幹王之朝

也趙燕之客罕值其人史記郭隗曰王必欲致士先從隗始况賢於隗者豈遠千里哉於是昭王背淮之賓徒聞其語背淮千里而自致者非惡臣國而樂吳

也聲高鳳舉毛詩曰維師尚父時維鷹揚劉歆甘泉賦曰運天門而鳳聲高鳳舉舉踵黃帝之明庭陸機連珠曰金碧之巖必昏鳳舉之使儒墨泉海詞章苑囿棲遲衡泌懷寶

迷邦毛詩曰衛門之下可以棲遲泌水洋洋狗茲獨善良以於邑孟子曰窮則獨善其身於邑氣說結今遣行

人具宣往意側望起予甚於飢渴論語子曰起予者商也孔叢子想便輕舉副此虛心楚辭曰

而邀遊老子曰聖人無信投石之談空慕鑿坏之逸李廣運命論曰張良受黃石之符誦三略之說以遊於羣雄其

莫之逆也淮南子曰願圖營君欲相之言也如以水投石真之受也及其遭漢祖其言也如以石投水

移文

北山移文

孔稚珪蕭子顯齊書曰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也少涉學有美譽舉

李善注

六朝文絮箋註

八五

將高深一層極意形容下牛轉入正而愈顯矣得顯顯此段應先讀二字

此下應後讀二字

魂遺奇古真足精絕說得何等熾林仍是可憐

櫻嬰本字一作櫻情於好爵楚辭曰朝馳驚兮江皋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樂之其始至也，將欲排巢父，拉許由，傲百氏，蔑

王侯。風情張日，霜氣橫秋，或歎幽人長往，或怨王孫不游。周易曰幽人貞吉西征賦曰誤山宿之逸士悼長往而不反楚辭曰王孫遊兮

生不歸春草蕭子顯齊書曰顧況涉百家長於佛理者三宗論兼善老易釋部內典也漢書曰道家流者出於史官歷記成敗存亡禍福古今之道也談空空於釋部，覈元元於道流，

務光何足比，涓子不能儔。列仙傳曰務光者夏時人也耳長七寸好琴服蒲葦根股湯伐柴因堯而謀光曰非吾事也湯得天下已而讓光光遂負石沈厥水而自匿列仙傳曰涓子者齊人也好餌龍醴於宕山龍風

及其鳴騶入谷，鶴書赴隴，如淳漢書注曰騶馬以給驛使乘之臧榮緒晉書曰騶六人蕭子良古今蒙詵文體曰鶴頭書與促波書俱詔板所用在漢則謂文尺一簡琴頭故有其稱形馳

魄散，志變神動。爾乃眉軒席次，袂聳筵上，焚芟製而裂荷衣，抗塵容而走俗狀。楚辭曰製芟荷以為衣美春而為美王逸曰製裁也風雲悽其帶憤，石泉咽而下愴，望林巒而有失，顧草木而如喪。至

其鈕金章，綰墨綬，金章銅印也漢書曰萬戶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又曰秩六百石以上皆銅印墨綬跨屬城之雄，冠百里之首，蔡邕陳留太守行縣頌曰府君勳耕桑于屬縣漢書曰縣大率百里道軼長擯，一作

法筵久埋，敲扑諠囂犯其慮，牒訴倥傯裝其懷。過秦論曰執敲扑以鞭笞天下楚辭曰悲余生之無數兮愁慙慙於山陸王逸曰倥傯苦也琴歌

既斷，酒賦無續，董仲舒集七言琴歌二首西京雜記鄒陽酒賦常綢繆於結課，每紛紜一作於折獄。廣雅曰課第也然今考第為詳也尚書王

曰哀歎折獄明啓和書籠張趙於往圖，架卓魯於前籙，何校錄改錄漢書曰張敞字子高相遷至山陽太守又曰趙廣漢字子平於折獄。

字于廣南陽人也遷齊令視人如子吏人親愛而不忍欺又曰魯恭字仲康扶風人也拜中李令縣備察犬牙隸界不入中李

希蹤三輔豪，馳聲九州牧。漢書曰內史武帝更名京兆尹左內史更名左馮翊主爵

六朝文絮箋註

王介甫詩
此四語
以爲奇絕
可謂先得
我心

寫所以動
移之故字
字入此
語心骨悲

物移正而

處處絕骨
脫山氣骨
勁氣完刻
動靈完刻
險破鬼突

六朝文絮箋註

中尉更名右扶風是爲三輔左氏傳王孫滿曰夏之方有德也黃金九牧杜預曰九州之牧黃金也

使我高霞孤映，明月獨舉。或公綏嘗賦曰：陵高霞而輕舉。青松落陰，白

雲誰侶？一作澗戶。一作摧絕無與歸，石逕荒涼徒延佇。至於還颺入幕，寫霧出楹。

蕙帳空兮夜鶴。一作怨，山人去兮曉猿驚。昔聞投簪逸海岸，今見解蘭縛塵纓。管投

疏廣也東海人故曰海岸也擊處徵士胡昭贊曰投簪卷帶縉歷跡蘭佩也於是南岳獻嘲，北隴騰笑，列壑爭譏，攢峯竦誚，慨游子

之我欺，悲無人以赴弔。禮記曰凡訃於其君之臣曰某死鄭玄曰訃或作赴赴至也故其林慚無盡，澗媿不歇，秋桂遣

風，春蘿罷月，騁西山之逸議，馳東皋之素謁。驪騁猶宣布也逸議隱逸之議也素謁貧素之謁也史記伯夷叔齊詩曰登彼西山兮採其薇矣阮籍奏記曰將耕東學之陽

雜詩集謝張長史詩曰同貧清風館共素白雲室杜預左氏傳注曰謁告也謁告語於人亦談議之流今又促裝下邑，浪棹上京。楚辭曰漁父鼓枻而去王逸曰叩船楫也

雖情殷一作於魏闕，或假步於山扃。呂氏春秋曰中山公子牟謂詹子曰身在江海之上心居魏闕之下高誘曰魏闕象魏也說文曰扃外閉之闕也豈可使芳

杜厚顏，薛荔蒙無作蒙恥。尚書曰余心顏厚有怙愆碧嶺再辱，丹崖重滓，塵游躅於蕙路，汗淥池以

洗耳。皇甫謐高士傳曰巢父聞許由爲堯所讓也以爲汗乃臨池而洗耳宜肩岫幌，掩雲關，斂輕霧，藏鳴湍，殺來轅於谷口，杜妄

轡於郊端。於是叢條暝膽，疊穎怒魄，或飛柯以折輪，乍低枝而埽迹，請迴俗士駕，

爲君謝逋客。孔安國尚書傳曰逋亡也管灼漢書注曰以辭相告曰謝

序

搜奇扶異
了了若數
指上煤紋

六朝文絮箋注

九〇

佳麗武帝反其手得玉鉤而手展漢外戚傳孝文寶皇
后家在清河親早卒觀津師古曰觀津清河之縣也

本號嬌娥，左思嬌女詩左家有嬌女皎皎頗白哲補揚子方言善謂好曰娥，曾名巧笑。中華古

巧笑魏文帝宮人
始作紫粉拂面

楚王宮內，無不推其細腰，後漢書馬融傳楚王魏國佳人，俱言訝其纖手。詩毛

魏風摻摻女手可以縫裳，補閱詩敦明禮非直東鄰之自媒，宋玉登徒子好色賦巨東家之子嬌然

三年至今未許也，補司馬相如美人賦臣之東鄰有一女子雲髮豐
鬋蛾眉皓齒欲留臣而共止登垣而望臣三年於茲矣臣棄而不許

陸門二水門一今北壇利里丘土城句踐所
習教美女西施鄭旦宮審也女出於苧蘿山弟兄協律，自生小學歌，漢外戚傳孝武李夫人本以倡進初夫人兄延

者莫不感動平陽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乃召見
之實妙麗者舞由是得幸以延年為協律都尉

幸之 琵琶新曲，無待石崇，晉石崇王明君辭序昔公主嫁烏孫令琵琶馬上作樂以慰其 琴之

一作 曹植，筵篋一名坎侯漢書孝武皇帝塞南越韓祠太乙后土始用樂人侯調依琴作坎坎之樂言其坎坎應節奏也侯以 傳

鼓瑟於楊家，漢楊惲傳惲報孫會宗書曰家本秦 得吹簫於秦女，列仙傳竊史者秦穆公時人善吹簫能致孔雀

至若寵聞長樂，陳后知而不平，漢武故事建章長樂宮盛道相屬懸棧飛閣不由徑路 琴漢書衛子夫侍為平陽主

得幸遷坐嬪主因奏子夫送入宮陳皇后
聞子夫得幸幾死者數焉後遂立為皇后

畫出天仙，闕氏覽而遙妒，祖譚新論陳平為高帝解平城之圍言漢有好 麗美女為道其容貌天下無雙急以進單于單

子見此必大愛之愛之則闕氏日以遠疏不如及其未到令漢得
脫去亦不持女來矣闕氏婦女有妒妬之性必憎惡而事去之

且如東鄰巧笑，來侍寢於更衣，注見 西子
微顰，將橫陳於甲帳，莊子師金曰西施病心而曠其里之醜人見而美之歸亦捧心而曠其里之富人見之墜閉門而不

畫來欲滿
脂膩欲滿
如沐風妝
而出脫面

蘇治思柔
麗麗骨豔
麗麗骨豔
麗麗骨豔
麗麗骨豔
麗麗骨豔
麗麗骨豔
麗麗骨豔

自五陸秦
族至此纏

錯天下珍寶為甲帳其次為
乙帳甲以居神乙以自御

陪遊馭娑，騁纖腰於結風，

關中記建章宮中有馭娑殿拾遺記每輕風至飛燕欲隨風
入水帝以翠網結飛燕之羶髮傳毅舞賦序激楚結風陽

阿之

長樂鴛鴦，奏新聲於度曲。

飛燕外傳帝居鸞殿便房帝海廳上德懸因連言
飛燕有女弟合德美體性純粹可信不與飛燕比

妝鳴蟬之薄髮，

中華古今注魏文帝宮人絕加愛者有莫理
樹姑制為蟬鬢望之縹緲如蟬翼故曰蟬鬢

照墮

馬之垂髮，後漢梁冀傳冀妻孫壽色美而善為妖態作
愁眉啼妝隨馬鬢折腰北顧齒笑以為媚惑

反插金

鈿，龍輔女紅餘志魏文帝陳巧笑鬢髻別無首飾惟用圓頂金簪一隻插
鈿之文帝目曰玄雲點黛分金星出吳均詩蓮花銜青黛粟銀金蟲

橫抽寶樹

後漢與孫志若步插以黃金為山
題貫白珠為桂枝相纏一爵九華

南

都石黛

梁書天監中詔宮中作白妝青黛眉(樞)留青日記
廣東始興縣溪中石翠精女取以畫眉名畫眉石

最發雙蛾

古今注魏宮人好畫長
眉令作蛾眉雙髻

北地燕脂

古今注

藍花凝汁作燕脂以燕園所
生故曰燕脂塗之作桃花妝

偏開兩靨

曹植洛神賦靨輔承
權注靨笑靨權頰也

亦有嶺上僊童，分丸魏帝

顏修內傳喬順二子
師事仙人於棲霞谷

服飛龍藥一丸千年不饑故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高殊無極上有
兩仙童不饑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兩三日身輕生羽翼

腰中寶鳳，授厯軒轅

漢書律歷志黃帝使伶倫
取竹嶠谷制十二簫以聽

鳳之鳴其雄鳴六雌鳴亦六以比黃鐘之宮(樞)漢書注鳳
鳥氏為歷正軒轅黃帝受河圖作甲子歲甲紀寅日記甲子

金星與婺女爭華，

躡野王詩妝
取竹嶠谷制十二簫以聽

杜預曰婺女為已嫁之女織女為處女梁簡文帝詩約黃能效月裁金巧作星張正見豔歌行金作小髻散髻起微黃西陽雜俎近代妝
尚髻如射月曰黃星屬駮領之名蓋自孫吳齊夫人也王充論衡并請不死藥於西王母羿妻嫦娥竊以奔月樞)史記注婺女四星天少

北堂書鈔袁宏賦云舞迴鸞以紆袖世說韓壽美姿容質充辟以為揀充女於
青瑣中見壽悅之與之通充見女盛自拂拭又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

西京雜記趙飛燕立為皇后其弟合德上遺織
成翟陳思王植洛神賦願誠素之先達分解玉

府也主布帛
裁製嫁娶

驚鸞冶袖，時飄韓掾之香

韓掾中見壽悅之與之通充見女盛自拂拭又聞壽有異香之氣是外國所貢

西京雜記趙飛燕立為皇后其弟合德上遺織
成翟陳思王植洛神賦願誠素之先達分解玉

右韓人衣歷月不歇充疑壽與女通取左
一婢考問之婢以狀言充秘之以女妻壽

飛燕長裾，宜結陳王之佩

成翟陳思王植洛神賦願誠素之先達分解玉

佩以
雖非圖畫，入甘泉而不分

漢外戚傳李夫人少而早卒武
帝憐憫焉圖畫其形於甘泉宮

者先王嘗遊高唐忽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客服若遊高唐願薦枕
席王因幸之去而辭曰妾在巫山之陽高丘之岵且為朝雲暮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真可謂傾國傾城，漢李延年歌
傾城復傾國

紙辭金迷
鮮華期映
庶人惟主
子安有此
雕飾

事擬入骨
當令西子
南威濼几

賞窮於六箸。楚詞曰現敵象素者有六博王逸注云我六箸行六藝故云六博鮑宏博經用十二策六藝白六藝黑所總頭謂之

微蠲愁疾。魏王明與魏太子曹芳草忘憂琴瑟釋勞無以加也但往世名篇當今巧製分諸麟閣。三輔黃圖麟閣在未央宮左漢蕭何建以藏祕書

散在鴻都。後漢蔡邕傳邕對曰鴻都精賦之文可且消息不藉篇。一作章無由披覽於是然脂

吟寫。魏志劉放傳夜然脂照城外樹漆弄墨筆。一作晨書撰選錄豔歌凡為十卷曾無參於

雅頌亦靡濫於風人涇渭之間若斯而已。三秦記涇水出并頭山至高陵縣而入涇與渭水合流三百里清濁不相雜於是麗以金箱

之書。漢官儀尚書為中臺謁者為外臺御史為憲臺謂之三臺繁辭尺璧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勢以存身五色花牋河北

膠東之紙。鄒中祀石虎詔書以五色紙著鳳皇口中令銜之飛下端門桓玄偽事詔命平淮作青赤繚桃桃花紙使極精令速作之高樓紅粉古詩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窗仍定

魯魚之文。抱朴子書字之謬有寫魯為魚為帝為虎辟惡生香魚豨與辟雲香辟紙聊防羽陵之蠹。穆天子傳仲秋甲戌天子

靈飛六甲高擅玉函。漢武內傳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靈飛十二事帝盛以黃金凡封以白玉函鴻烈仙方長推丹枕。博物志劉德治淮南

神仙之道可致按鴻烈解今淮南于是。至如青牛帳裏。錄異傳武都郡立大特祠是大梓牛神也今俗畫青牛障是餘曲未終朱鳥窗前

博物志王母降於九華殿王母素七桃以五枚與帝母食二枚時東方朔竊從殿南窺朱鳥障中窺母母謂帝曰此魏騰小兒常三來盜我桃

朔竊從殿南窺朱鳥障中窺母母謂帝曰此魏騰小兒常三來盜我桃

新妝已竟方當開茲縹帙。後漢馮厚傳厚祖父春誠于統曰吾縹帙

六朝文絮箋注

火欲不與水
乘來拔刀
恐而止
風生四語
驚得至此
不覺痛能
心不跳痛

薄以賞功
節士為之
短氣

盛安之利
州紀武府
無帆山者
數百編者

走歷騎對於狼居胥山禪姑衍臨瀚海而還如淳注曰翰海北海名正義曰按翰海自一大海名羣鳥解羽伏乳於此因名也漢書曰雲去
病率戎士隴烏盤討遼漢過焉支山千有餘里合短兵擊羣鳥下師古曰羣鳥山名水經注曰灑水又東北逕石門口山高峻絕對岸若門
故峽得厥名矣疑 **豈不酸鼻痛心憶雒陽之宮陛** 宋玉高唐賦曰寒心酸鼻漢書地理志曰河南郡洛陽魚梁云
即秦蘭山門也 **層泣橫悲想長安之城闕** 楚辭曰涕漸漸其如層前漢書曰漢興立郡長安又地理
東觀漢紀曰建武元年十月車駕入洛陽遂定都焉玉篇曰 **層**泣橫悲想長安之城闕 楚辭曰涕漸漸其如層前漢
陸天子階也鮑照從過舊宮詩曰宮陛留前制歌思迄今衝 **層**泣橫悲想長安之城闕 楚辭曰涕漸漸其如層前漢
志曰京兆尹縣長安高帝五 **直以為臣之道義不為生事君之節生為義盡豈望拔幽泉出**
年置漢帝元年初城六年成 **重勿經長樂抵未央** 史記曰高祖七年自平城至長安長樂宮成八年蕭丞相營作未央宮九年未央宮成高祖大朝諸侯
樂宮也高皇帝始居櫟陽七年長樂宮成徙居長 **及還望塞亭來依候火** 漢書曰匈奴單于立漢使光祿徐自為出
安城括地志曰未央宮在雍州長安縣西北十里 **奄觀上郡側眺雲中** 漢書地理志曰上郡秦置高帝
胸又曰匈奴行攻塞外亭障略取吏民去是時漢邊郡燒火候望精明 **元** 漢書地理志曰上郡秦置高帝
又曰孝文後四年匈奴復絕和親大人上郡雲中燒火通於甘泉長安 **雖在己之願自隆而於時之報未盡**
雲中郡名秦置漢魏尚守 **雲中匈奴不敢近塞下**

銘

石帆銘

應風剖流息石橫波 玉篇曰剖列也中分為剖 **下濠地軸** 一作 **上獵星羅** 毛萇詩傳曰濠水會也博
里有三千六百軸犬牙相制賈逵國語注曰獵取也揚子 **吐湘引漢歛蠶吞沱** 湘漢皆水名也說文曰湘水出零陵陽海山
雲羽獵賦曰方將上獵三靈之流又曰煥者天星之羅

六朝文絮箋注

九五

鮑照

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彭蠡澤名爾雅曰水自江出爲沱西歷岷冢北瀉淮河尚書曰岷嶓既斷又曰導嶓家至于荆山孔安國傳曰岷山嶓冢皆山名華陽國志曰西岷嶓冢地嶓天府玉簫曰瀉傾也說文曰淮水出南

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陽平氏桐柏大復山東南入海眇森宏藹積廣連深淪天測際互海窮陰顏師古漢書注曰眇微也說文曰森木多貌李善文選注曰藍藍茂盛貌高誘淮南子注曰淪若懸釜而赤其名曰

雲旌未起風柯不吟崩濤山墜鬱浪雷沈呂氏春秋曰其雲狀若懸釜而赤其名曰

表裏民邦經緯鳥服左氏傳曰表裏山河又曰經緯天地曰文尚書曰鳥夷皮服漢書地理

乃剡乃鏟既剡既斲周禮志作鳥夷師古曰居在

瞻貞視悔坎水巽木曰悔周易曰坎爲水又曰巽爲木

飛深浮遠巢潭館谷應劭漢書注曰巢居也李善文選注曰楚人謂深水爲潭廣雅曰館舍也劉涓子蜀都賦注曰水注經曰谷

涉川之利謂易則難周易曰利涉大川臨淵之戒曰危乃安毛詩曰戰戰兢兢如臨深淵

泊潛輕濟冥表勤言穆戎遂留莊子逍遙篇曰北冥有魚海運則將徙於南冥勤言猶駕言抱撲子曰穆王南征一軍皆化君

昭御不還徒悲猿鶴空駕滄烟莊子逍遙篇曰北冥有魚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君子彼想祗心戰惕莊子逍遙篇曰北冥有魚海運則將徙於南冥

水采龍鷄顏師古漢書注曰山木曰林

扃命辰定麻孔安國尚書傳曰揆度也孟康注漢書曰刻石紀號有金策石函金泥玉檢之封焉路史曰軒轅黃帝受河圖作歷歲紀甲寅日紀甲子

九折羊腸漢臣電驅一作驛漢書曰王陽爲益州刺史行部至犍犛九折阪歎風雨地國策曰今秦四塞之國譬如虎口

奇談異古元
鍾鍊異古元
昔人論常
詩之得象
合先之志
廣亦於
斯錄云

程次二語
諸漢來多
不成作我
宋刻今集
校對固已
無不新字
新無不固
新無不固
相說新字

漢白書徒
作亂見匠
人門在匠
途創意焉
百類習焉
正類習焉
白勢作焉
博奧畫堅
廣沈百堅
原沈百堅
厚往百堅
息此種胎

化人來入水火貫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整禍實不核莊子曰列子御風而行泠然善也首義曰列子李元鄒人名囊冠得風仙乘風而行
觀水出焉多文鱗魚狀如鯉魚身而鳥翼董文而白首赤埃常行西海遊於東海以夜飛而行中山經曰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是常遊于江湖漚沅之風交瀟湘之淵出入多飄風暴雨楚韻曰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嫺嫺兮秋風洞窟波兮木葉下劉向列女曰舜降方死於蒼梧二妃死於江湖之間俗謂之湘君說文曰羽往死也魏晉植落神賦曰騰文魚以警乘鳴玉鸞以偕逝
化拾遺記曰堯命夏竦治水九載無竅自沈於羽淵
化爲玄魚時揭鬚振鱗橫修波之上見者謂爲河精
川吏掌津，敢告訪途。

飛白書勢銘

鮑照

秋毫精勁，霜素凝鮮，成公綏襄故筆賦曰乃發慮於書契採秋毫之穎芒暴文 露此瑤波，染彼松煙。曹

超工八法，盡奇六文，許慎說文序曰秦書有八體一曰大篆二曰小篆三曰刻符四曰蟲書五曰書六曰署 輕如游霧，重似崩雲。言書勢如鳥之企如龍之躍如珠串之解如泉

鳥企龍躍，珠解泉分，言絕鋒如劍之摧折驚勢如箭之飛 差池燕起，振迅鴻歸。晉索靖

絕鋒劍摧，驚勢箭飛，揚也劉彦祖飛白贊曰直準箭飛 差池燕起，振迅鴻歸。晉索靖

絕鋒劍摧，驚勢箭飛，揚也劉彦祖飛白贊曰直準箭飛 差池燕起，振迅鴻歸。晉索靖

絕鋒劍摧，驚勢箭飛，揚也劉彦祖飛白贊曰直準箭飛 差池燕起，振迅鴻歸。晉索靖

絕鋒劍摧，驚勢箭飛，揚也劉彦祖飛白贊曰直準箭飛 差池燕起，振迅鴻歸。晉索靖

絕鋒劍摧，驚勢箭飛，揚也劉彦祖飛白贊曰直準箭飛 差池燕起，振迅鴻歸。晉索靖

絕鋒劍摧，驚勢箭飛，揚也劉彦祖飛白贊曰直準箭飛 差池燕起，振迅鴻歸。晉索靖

絕鋒劍摧，驚勢箭飛，揚也劉彦祖飛白贊曰直準箭飛 差池燕起，振迅鴻歸。晉索靖

六朝文絮箋注

換頭藥一七此無人作如可以於藥
亦能即以悅能可為二
何為謂滿心可腸脾
燒二明腸脾可藥錠解中世砂粉

六朝文絮箋注

十兩為錢
錢通作進
故僊芝煩弱，既匪足雙，蟲虎瑣碎，又安能匹？
蕭子真古今篆隸文體數十種有僊人書芝英書蟲書虎爪書
君子品之，是最神筆。

藥匳銘
說文曰匳本作斂斂數也今作匳玉篇曰盛香器也

鮑照

歲霞走丸，李善文選注曰實即隕字也生厭隕牆，時無驟得，年有遐方。水玉出煙，靈飛生光，山海經曰靈

內傳曰帝受西王母真形六甲靈飛十二壽盛以黃金几封以白玉函

之山多水玉郭璞曰今水精也列仙傳曰赤松子服水玉以致神農漢武

盪斜，漢書曰甘泉宮內產芝九莖連葉神仙傳曰一二脂六體，振衰返華。毛姬餌葉，鳳子藏花，列仙傳曰毛

始皇宮人逃之華陰山中食松葉過體生毛故謂毛女陰真錄曰仙人名鳳子與笙進會

於九口各以生二肆之符相授古法曰吹蝶大如蠟蠟者或黑色或青斑名為鳳子

景絕翠虬，氣隱頰霞。揚雄解離曰獨不見夫翠

鍊餘之漆赤紅於赤霞鉛白於素雪宮人以赤點唇則唇朱以鉛傳面則面白洗之不復落矣

深神罕別，妙奇不揚，或繁虎杖，或亂蛇牀。爾雅曰莽虎杖郭璞注曰似紅草而蠶大有刺可以染亦爾雅曰吁蛇牀郭璞注曰蛇牀也一名馬牀淮南子曰獨狗能立而不能行蛇牀似藥蕪而不能芳故不世不可

以服，未達不可以嘗。禮記曰醫不三世不服其藥眩睛逆目，是乃為良。說文曰眩目無常主也高誘淮南子注曰睛目瞳子也爾雅曰逆迎也

團扇銘

庾肩吾

寶致極賦象
新舊當以新
羊膏此清吹
徐來秀采會

直賦可與明結
遠賦可與明結
遠賦可與明結
遠賦可與明結

不必作時
惟賦而飛
惟賦而飛
惟賦而飛

武王元覽造扇於前班婕妤賦曰昔武王元覽造班生瞻博白綺仍傳班孟堅集有裁筠一作

比霧裂素輕蟬鄭玄禮記注曰筠竹之青皮也此霧者其薄也班婕妤怨歌行曰新裂齊紈素片月內掩重規外

圓成公綏天地賦曰星辰列日月重規徐幹炎隆火正石爍沙煎杜預曰黎為火正賈誼旱雲賦曰清逾蘋末

瑩等寒泉玉篇曰逾越也宋玉風賦曰夫風生於地起於青恩深難恃愛極則遷秋風颯至篋筍長

捐班婕妤怨歌行曰常恐秋節至涼飈勅銘華扇敢薦夏筵

後堂望美人山銘

庾信
倪璠注

高唐疑雨一作洛浦無舟宋玉高唐賦曰昔者先王嘗遊高唐倦而晝寢夢見一婦人曰妾巫山之女也為高唐之

何處相望山邊一樓峯因五婦石是二侯述異記曰秦惠王獻五美女於蜀王王遣五丁迎之乃見大蛇

王者與於滌水有一女浣於水濱有三節大竹流入女子足間推之不肯去問有兒娶取持歸破之得男兒長有才武遂離夷漢以竹為姓

捐所破竹於野成林今竹王三郎是也王與從人警止大石上命人作羹從者曰無水王以劍擊石水出今王水是也破石存焉武帝拜唐

王非血氣所生求立後嗣編表封其三子列侯配食父祠與竹王三郎是也險踰地肺危凌天柱高士傳曰四

春人恆一作聚樹裏聞歌枝中見舞恰對妝臺諸窗併一作開遙一作看已識試

一作直

喚便回，豈同織女，非秋不來。星經曰織女三星在天市東常以七月一月六七日見東方疋楚虛時謂曰七月七日為織女牽牛聚會之夜

至仁山銘

庾信 倪璠注

山一作峯

橫鶴嶺，水學龍津，

豫章記曰鸞岡西有鶴嶺王子喬控鶴所經三秦記曰河津一名龍門兩瑞雲一

片，僊童兩人。

洞冥記東方朔云東海有大明之墟有釜山出瑞雲應王者之符命如黃帝黃雲繞時有赤雲之祥之類魏文帝詩曰西山一何高高上無極上有兩仙童不飢亦不食與我一丸藥光耀有五色服藥四日身輕生羽翼

有語必新無字不倚吾於開府之營金事矣

三秋雲薄，九日寒新，真花暫落，畫樹長春。橫石臨砌，飛檐枕嶺，壁遶藤苗，窗銜竹影。菊落秋潭，桐疏寒井，陸機要覽曰西陽山中有甘谷谷中皆菊花墜水中居人飲之多壽有及一百五十有餘歲魏文帝詩曰雙桐生空井仁者可樂，將由愛靜。

梁東宮行雨山銘

梁簡文帝行雨山銘曰嚴畔途遠阿曲路深嶺云鳥馭尚且抽茲琴峯獨擅欵崎千變卻繞羣房前臨寶殿玉卮開華紫水迴斜谿問葉葉凋裏紫沙月映成水人來當花樹結如帷頓起成

是銘亦簡文時同作也

庾信 倪璠注

山名行雨，地異陽臺，

高唐賦曰且為朝雲暮暮為行雨朝朝暮暮陽臺之下

佳人無數，神女看

一作羞來。

宋玉神女賦云楚襄王夢與神女遇其狀甚麗

翠幔朝開，新妝旦起，

劉公幹齊都賦曰翠幔浮遊

樹入牀頭，

一作前

花來鏡裏，草綠

一作色

衫同，花紅面

似。開年寒盡，正月游春，俱除錦幘，併脫紅綸。

庾肩吾詩云粉白映綸紅補梁徐君舊初春詩曰樹斜牽綸幘風橫入紅綸案原注引沈詩及于山詩紅綸誤作紅輪今刪

亦自華練而情紙縑素山靈色有然心喜

天絲劇滿，蜨粉生

一作塵。

天絲即遊絲。道書云：蝶交則粉退。言行雨山遊絲，想折藕飛蜨，擬香塵若有人也。

橫簾礙路，弱

一州

柳低人，誰

言洛浦，一箇河神

洛神賦曰：河洛之神曰宓妃。

碑

相官寺碑

官一作宮。

梁簡文帝

真人西滅，羅漢東游

文字曰：得天地之道，故謂之真人。四十二章經曰：佛言：辭親出家，識心達本，解無為法，名曰沙門。修行本起，經曰：善聞沙門之為道也。捨家妻子，捐棄愛欲，如絕六情，守戒無為，得一心者，萬邪滅矣。一心之道，謂之羅漢。羅漢者，真人也。聲色不能汙榮，位不能屈，難動斷地，已免憂苦，存亡自在。太子曰：善哉！惟是為快。

北門之教

南史曰：梁武帝太清元年三月庚子，幸同泰寺，設無遮大會，上釋御服，法衣行清淨。大捨名曰羯磨，以五明殿為房，設素木牀，葛帳，土瓦器，乘小輿，私人執役，乘輿法服，一皆屏除。世說曰：六通三明同歸，正異名。注經云：六通天眼，天耳，身通。

四姓小臣，稍罷南宮之學

南史曰：張綰出為豫章內史，在郡述制，旨禮記正言義，四姓衣冠士。

超洙泗之

子禮者，常數百人。袁宏漢紀：永平中，崇尚儒學，自皇太子諸王侯及功臣子弟，莫不受經。又為外戚樊氏、郭氏、陰氏、馬氏、諸子，弟立學，號四姓小侯。置五經師，以非列侯。故曰：小侯。漢書：儒林傳：高祖過魯，申公以弟子從師人見於魯南宮。

濟濟，比舍衛之洋洋

禮記：曾子怒曰：商女何罪也？吾與汝事夫子於洙泗之間。毛詩曰：濟濟多士，浮屠經曰：臨兒國王，羅屠是太子所鑿樹也。括地志曰：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凌處，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佛國記云：東拘薩羅園，舍衛城內，人民稱曠，都有二百餘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故精舍處，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輪伽樹。向開門戶兩廂，有二石柱，左柱作輪形，右柱作牛形，池流清淨，林木尚繁華，異鳥蔚然，可觀。即所謂祇洹精舍也。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競興供養，懸繪幡蓋，散花燒香，燃燈續明，日日不絕。尚書曰：聖觀洋洋。

是以高檐三丈

是太子所鑿樹也。括地志曰：沙祇大國，即舍衛國也。在月氏南萬里，即波斯匿王凌處，其九十種知身後事，城有祇樹，給孤園。佛國記云：東拘薩羅園，舍衛城內，人民稱曠，都有二百餘家。即波斯匿王所治城也。大愛道故精舍處，出城南門千二百步，道西長者須達所起，又有阿輪伽樹。向開門戶兩廂，有二石柱，左柱作輪形，右柱作牛形，池流清淨，林木尚繁華，異鳥蔚然，可觀。即所謂祇洹精舍也。祇洹精舍本有七層，諸國王人競興供養，懸繪幡蓋，散花燒香，燃燈續明，日日不絕。尚書曰：聖觀洋洋。

千手拈花
無不笑見
之數法不
願正法不
可知法不
漏可正法
海漏可知

此上一喇
使上下一
術而掌復
不折而復
石得

六朝文絮箋注

乃為祀神之舍，連閣四周，並非中官之宅。後漢書曰和蔡鄧皇后詔中官近臣於東觀受讀經傳以敬授宮人雪山忍辱之草，天

宮隋樹之花，佛國記曰靈巖冬夏有雪彼土人即名雪山人也薛嶺已到天竺濕婆經曰佛言善男子雪山有草名曰忍辱牛者食之即成醜無量壽經曰天宮寶樹非塵世所有西陽雜俎曰編麟麟臨樹又拘尼臨樹其花見月光即

開四照芬吐，五衢異色。山海經曰南山之首曰鸚山有木焉其狀如穀而黑其華四照其名曰迷穀佩之不迷郭璞注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能令扶解說法，果出妙衣。維摩經曰佛以一音演說法衆生隨類各得解脫曰言樹枝交錯相重五出有象衢路也

楊其枝五衢黃黑黑服者不怒郭璞注男女身被袈裟年漸長大衣亦漸大出城遊戲漸次往到鹿野苑中，佛相好，心懷喜悅，前禮佛足，請佛及僧，三月受請，四事供養，還後以妙衣各施一領。

緣佛告比丘，乃往過去無量世時，有佛出世，號加那牟尼，將諸比丘遊行教化，時有王女鹿野，豈殊，祇林何遠？佛國記曰迦

城東北十里許，得仙人鹿野苑，精舍此苑，本有辟支佛住，若有野鹿棲宿，世尊將成道，諸天於空中唱言，白淨王子出家學道，卻後七日當成佛，辟支佛聞已，即取泥洹，故名此處為仙人鹿野苑，世尊成道已後，人於此處起精舍，寶風經曰，須達請太子欲買園造精舍，祇陀太子言園地屬彌樹木，我自上佛共立精舍，佛告阿難，今此園地須達所買，樹華果

祇陀所有，二人同心，其立精舍，應當與，號太子祇陀，樹給孤獨，食園名，字流布，傳示後世。

善緣，雖銀藏蓋寡，金地多闕，法華經曰表利甚高廣，此由塔婆高顯有慚四事，久立五根。寶如來三昧

薩以四事可知，有勞何謂四事，可知有勞，聞無央數人，其心恐怖，是為一勞，聞不可度，生死其心恐怖，是為二勞，聞不可限，諸佛智其心恐怖，是為三勞，聞無央數功德，而成一相，其心恐怖，是為四勞，諸法本無經曰，曼殊尸利復言，世尊，云何常見五根，佛言，若信諸法不生，以本性不生，故此是信根，若諸法中心不發，造以近想，遠想，離故此是精進根，若於諸法不作，念意，以攀緣性，離故念不繫，縛此是念根，若於諸法不念，不思，如幻，不可得，故此是定根，若見諸法離生，離無管，本性空，故此是慧根，曼殊尸利如是，應見五根。

出鼎，尙刻之罌之石，鼎錄曰鼎遷於周成王定鼎於郊，鄒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天所命也，及顯王姬德衰，鼎淪於泗水，秦始

刻石，岷峨作鎮，猶銘劍壁之山。張孟劔銘曰巖巖梁山積石岷峨遠屬荆衡近綴峴嶺南通荆楚北

達孟劔狹過彭彭錫高輪嵩華惟蜀之門作固作鎮是曰劍閣壁立千仞

矧伊

情思得逸
舉采編四
舉練數四
非以明說
典臺之妙

福界，寧無鐫刻，福界猶言福地也銘曰：「洛陽白馬，帝釋天冠，洛陽伽藍記曰白馬寺漢明帝所立也佛入金人長丈六頂皆日光月明胡人號曰佛遣使向西域求之乃得經像馬時白馬負經而來因以為名因開基紫陌，峻極雲

本釋曰須彌山頂為帝釋天梁元帝荊州長沙寺阿育王像碑曰繞渡蓮河即處天冠之寺天冠寺名也

端，王榮羽獵賦曰倚架陌而並征禮記曰實惟爽塏，棲心之地，西域記曰給孤獨願建精舍佛命舍利子隨瞻察焉惟太

實善施聞之心益知也即出金藏隨言布地有少未滿太子請留曰佛誠真田宜植善種即於空地建立精舍譬若淨土，長為佛事。法華論曰無煩憍衆銀鋪曜色，玉

礙一作金光，梁元帝梁安寺銘曰似鑿光之金屬增如僊掌，樓疑鳳皇。增古塔字說文曰塔西域浮屠也或七

之錮于洛陽伽藍記曰瑤光寺有五層浮屠一所去地五十丈仙掌凌虛鏤垂雲表宮閣名曰洛陽有鳳凰樓

鳩之與魂互為宅室山海經曰豐山有九鍾焉是知霖鳴郭璞注曰霖降則鐘鳴故言知也鳥依交露，幡承杏梁。妙法蓮華經序品曰一一塔廟若干幢幡珠交露

相如長門賦曰飾文杏以為梁窗舒意蕊，室度心香，佛經天琴夜下，未詳簡文大法師頌曰紺馬朝翔。

起世釋曰轉輪王紺馬之寶名姿羅詞色膏體尾毛悅澤頭黑髮拔有神通力騰空而行日初出時乘此寶馬流大地還至本宮乃始進食

法相亦復如是正法念經云爾時夜摩天王為諸天衆生要言之於天人有十六苦六曰愛別離苦

相續有盡，歸乎道場。」

誄

陶徵士誄并序

六朝文絮箋注

顏延之

何法盛晉中興書曰延之為始安郡道經尋陽常飲淵明舍自晨達昏及淵明卒延之為誅極其思致(補)沈約宋書曰顏延之字延年琅邪人也好讀書無所不覽文章之美冠絕當時吳國內史劉柳以為行軍參軍後

為祕書監
太常卒

李善注

夫瓊玉致美，不為池隍之寶，

山海經曰升山黃棘之水出焉其中多瓊玉說文曰瓊亦璿字

桂椒信芳，而非園林之實。

春秋連斗極運

椒桂連名士起宋均曰桂椒芬香美物也山海經曰招搖之山多桂又曰擊鼓之山多椒

豈期

一作

深而好遠哉？

蓋云殊性而已。故無足而至者，

斗極運

物之藉也，

言物以希為貴也籍資藉也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樂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蓋膏醜而對曰夫珠出於江海玉出於岷山無足而至者由主君之好也土有足而不至者蓋君主無好士之意也何患無士乎

踵而立者，人之薄也。

言人以乘為賤也薄賤薄也戰國策齊宣王曰

峻節，

皇車謙逸士傳曰兼父者幾時隱人也莊子曰幾治天下伯成子高立為諸侯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奔為諸侯而耕史記曰伯夷齊孤竹君之子也隱於首陽山三輔三代書事曰四皓秦時為博士辟於上洛熊耳山西霸衡書曰夷皓之風

若乃巢高

一作

之抗行，夷皓之

故已父老堯禹，錙銖周漢，

范曄後漢書曰鄧綽謂鄭敬曰子從我為伊呂乎將為巢許乎而父老幾舜乎禮記孔子曰

錙銖

而縣世浸遠，光靈不屬。

東觀漢記曰上賜東平王蒼書曰歲月驚過山陵浸遠今魯國孔氏尚有仲尼車輿冠履明德盛者光靈遠也

至使菁華隱沒，芳

流歇絕，不其惜乎？

雖今之作者，人自為量，

論語子曰

而道路同塵，輟塗殊軌者多矣。

老子曰和其光而同其塵陸機狹邪行曰將遂殊塗觀要子同歸津

豈所以昭末景，汎

一作

餘波，

陸機詩曰惆悵領平素豈樂於茲同質宴極末景游豫蹀餘波入於流沙

有晉

徵士尋

一作

陽陶淵明，南岳之幽居者也。

禮記曰儒有幽居而不淫

不好弄，長實素心，

左氏傳郤芮對秦伯曰夷吾弱

不好弄長亦不改禮記曰有哀素之心鄭玄曰凡物無飾曰素

學非稱師，文取指達。在衆不失其寡，處言愈見其默，少而貧病，

疎文骨勁
為蕭明寫
色著其品
無而因之
備然遺矣

引古立案
怡得而句
法亦若逸
可觀

若有實字
實是通人
車載

居無僕妾。范曄後漢書曰黃香家貧內無僕妾井曰弗任，藜藿不給，列女傳曰周南大夫之妻謂其夫曰親操井日不擇妻而娶母老子幼，就養勤

匱。禮記曰事親左右就養無方補孫志祖曰趙云母疑曰父靖節年十二喪母三十七乃喪父也遠惟田生致親之議，追近一作悟毛子捧檄之懷，

韓詩外傳曰齊宣王謂田通曰吾聞爾者親喪三年君之與父孰重田通對曰始不如父重王怒曰則曷為去親而事君對曰非君之土地無以處吾親非君之祿無以養吾親非君之爵無以尊顯吾親受之於君致之於親凡事君者以為親也宣王怍然無以應之范曄後漢書曰廬江毛義字少卿家貧以孝稱南陽人張奉慕其名往候之坐定而府檄適到以義守令義頓顏色奉者志尚之士心感之自恨來固辭而去及義母死去官行服數辟公府為縣令進退必以禮後舉賢良公車徵遂不至張奉歎曰賢者固不可測往日之喜為親也

風初辭州府三命，後為彭澤令。道不偶物，棄官從好。孫盛晉陽秋曰齊康性不遂乃解體世

紛，結志區外。左氏傳季文子曰四方諸侯其誰不解體晉康陶愷詩曰世務紛紜蔡伯喈郭林宗碑曰翔區外以舒翼定迹深棲，於是乎遠。灌畦鬻蔬，為供

魚菽之祭。潘安仁閉居賦曰灌園鑿蔬供朝夕之膳公羊傳齊大夫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織絢緯蕭，以充糧粒之費。穀梁傳曰嘗喜出奔晉織絢卻

狗狀如刀衣履頭也絢劬音莊子曰河上有家發恃緯蕭而食者司馬彪曰蕭蒿也織蕭為薄心好異書，性樂酒德。劉瓛集有酒德頌簡棄煩促，就成省曠。張

先答何劭詩曰恬曠苦不足煩促每有餘殆所謂國爵屏貴，家人忘貧者與？莊子曰夫孝悌仁義忠信貞廉此皆自勉以役其德者也

渝郭象曰屏者除棄之謂也夫貴在其身猶忘之况國爵乎斯貴之至也莊子曰故聖人有詔徵為著作郎，稱疾，不到，其窮也使人忘貧其達也使王公忘爵祿而化郭象曰淡然無欲家人不諱貧可苦

一作春春秋若干，十有三元嘉四年月日，卒於尋陽縣之某里。一作柴近識悲悼，遠士傷

情，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張衡靈臺圖注曰淑冥冥默不可為象夫實以誅華，名由諡高，苟允德義，貴賤何算

焉？若其寬樂令終之美，好廉克己之操，有合諡典，無愆前志。故詢諸友好，宜諡曰

晴故

將酒明水
傾囊饑寫
山猶願長
廣盡人盡
去阿堵中
矣

歌句近潘
安仁澹而
潤旨

六朝文絮箋注

靖節徵士。蓋法曰寬樂令終曰靖好廉自克曰節。其辭曰：「物尚孤生，人固介立。漢書音義臣曰介特也。豈伊時邁，曷云世

及嗟乎若士，望古遙集，韜此洪族，蔑彼名級。寫與遂初賦曰承參龍之洪族脫高陽之休基史記曰賜爵一級說文曰級次第也。陸親之行，

至自非敦。周禮二曰六行孝友睦嫻任恤鄭玄曰睦親於九族。然諾之信，重於布言。前漢書曰季布楚人也諺曰得黃金百斤不如得季布一諾。廉深簡絮，一作

貞夷粹溫，和而能峻，博而不繁。論語子曰和而不同家語子賈曰博而不舉是會養之行。依世尚同，詭時則異，有一於此，

兩非默置。豈若夫子，因心違事。言爲人之道依俗而行必讖之以尚同詭違於時必讖之以好異有一於身必被讖論非爲人默置豈若夫子因心而能違於世事乎言不同不異也莊子曰列士壞植散

軍則尚同也郭象曰所謂和其光同其塵莊固漢書贊曰東方朔戒其子以上容首陽爲柱柱下爲工飽食安步以仕易農依隱玩世詭時不違毛詩曰因心則友畏榮好古，薄身厚志。論語子曰

虛禮，州壤推風。世霸謂當世而霸者也蔡伯喈郭有道碑曰州郡聞德虛己備禮推風挹其風也。孝惟義養，道必懷邦。范曄後漢書論曰言以義養則

比考識曰文德以懷邦。人之秉彜，不隘不恭。毛詩曰民之秉彜好是懿德孟子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蔡母

爵同下士，祿等上農。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其耕。度量難鈞，進退可限。孝經容止可觀進退可度。長卿棄官，稚賓

自免。漢齊曰司馬長卿病免客遊梁得與諸侯遊士居又曰清居之士太原則節相字稚賓舉州郡茂材數病去官。子之悟之，何悟之辨？賦詩辭，歸來，高蹈

獨善。歸來歸去來也左氏傳齊人歌曰魯人之卒使我高蹈孟子曰古之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亦既超曠，無適非心。呂氏春秋曰夫樂有道心亦適

舊嘯，葺宇家林。廣雅曰葺雅曰葺。晨煙暮藹，春煦秋陰，陳書綴卷，置酒絃琴。居備勤儉，躬兼貧

病。尚書曰克勤子邦克儉子家史。人否其憂，子然其命。論語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不改其樂墨子曰貧富固有天命不可損益。隱約

東純氣
京人條
手事高
遺

追往念
而已情
深幽
知一深
而一幽
則一深
致一幽
尤一深
深幽

就閒，遷延辭聘，周書曰：隱約者觀其不識，懼登徒子好色賦曰：因遷延而辭避。非直也，明是惟道性。毛詩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高誘淮南子注曰：道性無欲。糾纏幹

流，冥漠報施，賈誼鵩鳥賦曰：營流而遷，或推而遷，夫禍之與福，何異糾纏陸機序。孰云與仁，實疑明智。言誰云天道常

與仁人而我聞之實疑於明智，此說明智謂老子也。老子曰：天道無親，常與善人。楚辭曰：招賢良與明智。謂天蓋高，胡謗斯義？言天高聽卑而報施無爽，何故爽於斯義而不與仁乎？毛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踴，史記子章

曰：天高聽卑。履信曷憑，思順何賞？周易曰：履信思乎順，有孚，君子以直。年在中身，疾惟疢疾，尚書曰：文王受命惟中身，左氏傳曰：齊侯疾，遂店杜預曰：活適疾也。

視死如歸，臨凶若吉。呂氏春秋曰：遺生行義，視死如歸。藥劑弗嘗，禱祀非恤，魏都賦曰：藥劑有司論。儻幽告終，

懷和長畢，嗚呼哀哉！神孫卿子曰：死人之終也。敬述靖節，一作清。式尊遺占，漢書曰：陳遵口占書者占，謂曰：隱度其事令人書也。存

不願豐，沒無求贍。省訃卻賻，輕哀薄斂，禮記曰：凡訃於其君云某，臣死，鄭玄曰：訃或作赴，至也。臣死使人至，君所告之也。周禮曰：喪則令賻補之。鄭玄曰：賻謂喪家補助不足。

遭壤以穿，旋葬而窆，嗚呼哀哉！河圖考鈞曰：有壤者可穿，禮記孔子曰：斂手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說文曰：窆，葬也。深心追往，遠情遂

化，莊子曰：既化而生，又化而死。自爾介居，及我多暇。漢書陳餘說武臣曰：將軍獨介居河北，孫卿子曰：其為人也多暇，日者其出入不遠。伊好之洽，接閭鄰舍，

宵盤晝憩，非舟非駕。毛萇詩傳曰：憩，息也。念昔宴私，舉觴相誨，毛詩曰：燕私。獨正者危，至方則闕。

一作：麻孫卿子曰：方則止圓則行。哲人卷舒，布在前載，潘岳西征賦曰：蓬與國而卷舒，西京賦曰：多識前世之載。取墜不遠，吾規子佩。毛詩曰：殷鑒不遠。

爾實愀然，中言而發，禮記曰：孔子楸然作色而對。違衆速尤，迕風先蹙，班固漢書述曰：疑殆匪關，違衆特世，淺為尤悔，深作敦害，韓詩外傳：草木根莖淺末必據也。

風與暴雨，陸則彌必先矣。補：孫志祖曰：趙云此延年自述之詞，而中間違衆速尤四語，則自答之詞也。身才非實，榮聲有歇，言身及才不足為實，榮華聲名有時而滅，恐已恃才以傲物，適寵以辱人，故以相誡也。觀

謝妻陸康
展禽陸康
捷掠確核

宋孝武殷
道為黃祖
陸起絕奇

六朝文絜箋注

音永矣，誰箴余闕，嗚呼哀哉！

爾雅曰永遠也左氏傳魏絳曰百官箴王闕

仁焉而終，智焉而斃，

應劭風俗通曰傳云五帝聖焉死三王仁焉死五伯

智焉

黜婁既沒，展禽亦逝。

皇甫謐高士傳曰黜婁先生死曾參與門人來甲曾參曰先生終何以爲謚妻曰以康爲謚曾參曰先生存時食不充膚衣不蓋形死則手足不斂俯無酒肉生不得其美死不得其榮

何樂於此而謚爲康哉妻曰昔先生君嘗欲授之國相辭而不爲是所以有餘貴也君嘗賜之粟三十鍾先生辭不受是其有餘富也彼先生者甘天下之淡味安天下之卑位不戚戚於貧賤不遑遑於富貴求仁而得仁求義而得義其謚爲康不亦宜乎展禽柳下惠也論語柳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見上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下惠爲士師鄭玄曰柳下惠魯大夫也展禽食采柳下謚曰惠其在先生，同塵往世，見上文旌此靖節，加彼康惠，嗚呼哀哉！

宋孝武宣貴妃誄并序

謝莊
李善注

惟大明六年夏四月壬子，宣貴妃薨，律谷罷煖，龍鄉輟曉。

律谷黍谷也吹律以暖之故曰律谷劉向別錄曰鄒衍在燕有谷寒不生五穀鄒衍吹律溫之聖生黍陳留風俗傳曰尤

吾縣者宋陳楚地故梁國陳陵種龍那也出鳴雞

照車去魏，聯城辭趙。

史記曰齊威王與魏惠王會田於郊魏王問曰王亦有寶乎威王曰無有魏王曰若寡人小國

也尚有徑寸之珠照車前後十二乘者十枚奈何以萬乘之國而無寶乎又曰趙惠文王得和氏璧秦王聞之使趙趙王羞曰願以十五城易璧趙王遂使相如奉璧西入秦魏文帝與鍾大理書曰不損連城之價

皇帝痛掖殿之既

闕，悼泉途之已宮。

埋著曰闕靜也風俗通曰梓宮者存時所居緣生事亡因以爲名也

巡步檐而臨蕙路，集重陽而望椒風，嗚呼

哀哉！

上林賦曰步檐周流長途中宿西都賦曰後宮則有蘭林蕙草楚辭曰集重陽入帝宮兮造旬始而觀清都植子新論曰靈賢女弟爲昭儀居舍號曰椒風

天寵方隆，王姬下姻，

皇女周易曰在師中吉承天寵也

蕭雍揆景，陟妃爰臻。

蕭雍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寤毛詩曰曷不

國軫喪淑之

毛詩序曰王姬亦下嫁於諸侯

蕭雍王姬將降至而貴妃遽寤毛詩曰曷不國軫喪淑之

傷，家凝竇庇之怨。穆天子傳曰天子為盛姬置曰哀淑人潘岳秦氏從姊諫曰家失覆慈世喪母儀鄭玄禮記注曰庇覆也庇或為妣非也敢撰德於旂旒，庶圖芳於

鐘萬。周易曰雜物撰德揚雄元后誅曰著德太常注諸旒旒旌曹植下太后誅曰致揚后德表之旒旒國語晉悼公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膏功魏穎以其身卻退秦師於輔氏親止杜回其勳銘於景鐘左氏傳曰九月考仲子之宮將萬焉公問羽數於衆仲對曰

夫子用八諸侯用六公從之。於是初獻六羽始用六佾其辭曰：「元邱烟煜，瑤臺降芬。列女傳曰契母簡狄者有娥氏之長女也當堯之時與其妹娵浴於元邱之水有玄鳥銜明過而墜之五色甚好簡狄得含之誤而吞之遂生契焉

楚辭曰望瑤臺之偃蹇兮見有娥之佚女。高唐深雨，巫山鬱雲。高唐賦曰昔先王遊於高唐夢見一婦人曰妾誕發

蘭儀，光啓玉度。楊荀爽述讀曰其德克明誕發幼齡左九嶷武帝納皇后頌望月方娥，瞻星比婺。易歸藏曰昔

之藥梅月漢書曰北宮有婺女星占曰婺女為既嫁之女也毓德素里，棲景宸軒。周易曰君子以振民毓德劉處麗絺綌，出懋蘋繁。詩

曰萬之覃兮施於中谷是刈是穫為繻為綌又曰子以采蘋南澗之濱又曰子以采芣于沼于沚修詩賁道，稱圖照言。廣雅曰賁美也世本曰史皇作圖宋忠曰史皇黃帝臣也圖謂設物象也翼訓姒

幄，贊軌堯門。列女傳曰塗山氏之女夏禹娶以為妃既生啓塗山獨教訓而致其化焉史記曰禹娶為姓漢書曰孝武綢繆

史館，容與經闈。史三陳風緝藻，臨象分微。風國風游藝殫數，撫律窮機。藝六躡躑冬

愛，招悵秋暉。楚辭曰卷淹留而躡躑左氏傳曰鄭舒問於賈季曰趙衰趙盾執賢對曰趙衰展如之華，實邦之媛，

毛詩曰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也敬勤顯陽，肅恭崇憲。沈約宋書曰文帝路淑媛生孝武皇帝即位奉榮維約，承慈以遜，逮

下延和，臨朋違怨。祚靈集社，慶藹迎祥。毛詩曰既受帝社施于孫子鄭玄禮記注曰高辛氏之世玄鳥遺卵天

淵池詩曰外聖休祥內和天人皇胤璿式，帝女金相。式法也首皇之胤嗣如玉之有法也沈約宋書曰淑儀生始平王子鸞晉陵王子雲左氏傳所招之詩云式如玉式如金毛詩曰追琢其章金玉其相毛詩曰相實也

聯附齊穎，接粵均芳。毛詩曰棠棣之華，尊不難辨。鄭玄曰承華者粵不當作均。均足也。以蕃以攸，燭代輝梁。漢書曰文帝立武為梁王。視朔書為代王。梁王為梁王。

氣觀臺告禋。左氏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禮也。周禮曰既腰掌十輝之法。鄭玄曰陰陽氣相侵漸以成災也。八頌肩和，六祈輟滲。周禮曰占八頌以視六祈以同鬼神示。一曰類二曰望三曰辨四曰祭五曰攻六曰說。說謂滲漶喻祉福也。衡總滅容，聳翟毀枉。包咸論語注曰衛侯也。周禮曰王后之五路重翟緋面朱總。服厭鞞鞞總安車形面翟總皆有容蓋。鄭司農曰總者馬勒道兩耳。兩翟容謂轡車也。

瑤光收華紫禁，嗚呼哀哉。宋孝武傷宣貴妃誕漢武李夫人賦曰閔瑤光之密陸。又袁伯文美人賦曰居瑤光之殿與御象席之瓊珍。並以瑤光為殿名。蓋貴妃之所處也。王者之宮以象紫微，故謂宮紫禁。

帷軒夕改，輶輅晨遷。釋名曰容車，婦人所載小車也。其蓋施帷，所以隱蔽其形容也。列女傳齊孝孟姬曰妾聞妃后踰閤必乘安車輶輅，蓋謂篇曰軒衣車也。離宮天邃，別

殿雲縣。西都賦曰徇靈衣虛襲，組帳空煙。潘岳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靈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帳帷垂楚組之連網。巾見餘軸，匣

有遺絃，嗚呼哀哉！中巾箱也。匣琴匣也。移氣朔兮變羅紈，白露凝兮歲將闌。闌猶晚也。庭樹驚兮中

帷響，金缸暖兮玉座寒。夏侯湛有金缸燈賦，隱不明也。易是類謀曰假成出座玉床。純孝辦其俱毀，共氣摧其同爨。純孝共氣謂傳君子曰，純孝叔純孝也。孝禮曰，辨勝哭泣哀以送之。鄭玄孝經注曰，喪瘠羸瘦，孝子有之。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一體而分形，同血氣而異息。毛詩曰，庶見素冠兮，棘人樂樂兮。仰昊天

之莫報，怨凱風之徒攀。毛詩曰，欲報之德，昊天罔極。毛詩序曰，凱風美孝子也。茫昧與善，寂寥餘慶。淮南子曰，茫昧味從天之道。老子曰，天道沖，毛詩曰，乘心塞淵。題

平哀，毀實滅性。易小過君子以表過乎哀，孝經曰，毀不滅性。世覆冲華，國虛淵令，嗚呼哀哉！奉秀四言詩曰，坤德尚

湊既肅，龜筮既辰。章昭曰，題頭也。頭湊以頭內向所以為固。階撤兩奠，庭引雙輶。儀禮曰，闕引撤奠乃祖，闕

中為業。業，西都賦曰，徇靈衣虛襲，組帳空煙。潘岳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靈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帳帷垂楚組之連網。

業，西都賦曰，徇靈衣虛襲，組帳空煙。潘岳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靈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帳帷垂楚組之連網。

業，西都賦曰，徇靈衣虛襲，組帳空煙。潘岳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靈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帳帷垂楚組之連網。

業，西都賦曰，徇靈衣虛襲，組帳空煙。潘岳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靈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帳帷垂楚組之連網。

業，西都賦曰，徇靈衣虛襲，組帳空煙。潘岳寡婦賦曰，瞻靈衣之披披。鄭玄禮記注曰，靈重衣也。長門賦曰，張羅綺之帳帷垂楚組之連網。

敘述死後情形語節

清逸思哀

由生而葬
由幸而不
由核有法
緣於一不
而於句法
刺於嚴峻
中仍有不
可及以不

少者位
出廷年
姑平太
道經汨
始湘守
潭為州
刺史報

車也在轡曰轡又禮記注曰轡殯車也

維慕維愛，日子日身。

沈約宋書曰孝武大明六年淑儀薨曰又大明六年子雲薨潘岳妹哀辭曰庭祖兩極路引雙轡兩身爾子永與世辭

慟皇情於

容物，崩列辟於上晏，可馬彪禮漢書曰根車施載容衣

崇徽章而出寰甸，照殊策而去城闔，嗚呼哀哉！

鄭玄禮記注曰散蒞旗也又曰蒞乘車所建也毛萇詩傳曰章疏也蔡邕獨斷曰以策書誅其行而賜之也穀梁傳曰襄內諸侯非天子之命不得出會尚書曰五百里甸服孔安國曰規方千里之內謂之甸服說文曰闔城曲重門也

右轉，循閭闔而逕度，河南郡境界薄曰洛陽縣東城第一楚春門楚辭曰歷太暗以右轉晉宮闈銘曰洛陽城闔闔門楚辭曰滾天池而徑渡旌委鬱於飛飛，龍逶遲

於步步。毛詩曰周道逶遲鏘楚挽於槐風，喝邊簫於松霧，鏘鳴擊也楚幸楚也廣雅曰喝嘶喝也邊簫聲遠也涉姑絲而環迴，

望樂池而顧慕，嗚呼哀哉！穆天子傳曰天子西征至玄池之上乃奏樂三日而移是曰樂池盛姬亡天子乃殯姬於穀丘之廟葬於樂池之南天子乃周姑絲之水以圍喪車郭璞曰錄音桃晨輶

解鳳，曉蓋俄金，葬故車解鳳飾蓋斜金爪也漢書曰載暉光尸以輶輶車如淳曰輶輶車形廣大有羽飾甘泉賦曰乃登夫鳳風然羽飾則鳳凰也杜延年奏曰載暉光柩以輶車以輶車為伴也臣瓚曰秦始皇崩秘其喪載以輶輶車

百官奏事如故此不得是輶車類也然輶車吉儀壞說是也輶力強切桓譚新論曰乘輿鳳凰蓋飾以金玉翠獨斯曰凡乘輿皆羽蓋金華爪鄭玄毛詩箋曰俄傾也山庭寢日，隧路抽陰，黃圖曰陸冢為山鄭玄周禮注

日隆重重局闕兮鐙已黯，中泉寂兮此夜深，袁永逝曰戶闕兮燈滅夜何時兮復曉銷神躬於壤末，散靈魄於

天澤，許慎淮南子注曰澤溼也響乘氣兮蘭馭風，德有遠兮聲無窮，首惠問乘四氣而騰窮其芳響馭六風而彌遠嗚呼哀哉！

祭文

祭屈原文

顏延之
李善注

作此文

古來文士
之厄火都
一如每讀
明久之

文圖之美
行道之系
矣

顧延年書
馬金榮光

六朝文絮箋注

惟有宋五年月日，湘州刺史吳郡張邵，沈約宋書曰張邵字茂宗吳郡人也恭承帝命，建旗舊楚，買證文曰恭承嘉惠兮俟罪長沙周禮曰州里建旗鄭玄毛詩箋曰謂州長之屬陸機高祖功臣頌曰荷楚是分訪懷沙之淵，得捐珮之浦，楚辭曰懷沙礫而自沈兮不忍見之載壘又曰捐余玦兮江中遺余珮兮漣浦

彈節羅潭，艤舟汨渚。楚辭曰路漫漫其修遠兮馳節而高厲漢書曰烏江亭長彊船待如渚曰南方人謂整船向岸曰艤乃遣戶曹掾某，敬祭故楚三閭大夫屈君之靈，王逸楚辭序曰屈原與楚同姓任於懷王為三閭大夫蘭薰而摧，玉縵則折，語林曰毛伯成負其才氣常稱等為蘭而不撓勇也禮記孔子曰君子比德於玉焉縵密以栗智也鄭玄曰縵故也物忌堅芳，人諱明潔。堅芳即玉及蘭劉熙孟子注曰白玉之性堅柔也度尚神曰明潔潔白也曰若先生，逢辰之缺，買證用風原文曰嗟若先生獨離此皆溫風風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意桓麟七說曰飛

羸羊遘紛，昭懷不端。羸秦姓羊楚姓王逸楚辭序曰是時秦昭王使張儀誑許懷王令絕齊交又使誘懷王請與俱會武關途有與俱歸拘留不遣卒客死於秦大戴禮曰太子處位不端受業不敬此溫風忘時，飛霜急節。溫風長物飛霜殺物也周書曰小暑之日溫風至京房占曰三月建辰風衰意桓麟七說曰飛

謀折儀尚，貞蔑椒蘭。史記曰楚懷王既絀屈平秦乃令張儀事楚秦昭王欲與懷王會欲行屈平曰秦不可信王之任也問子蘭蘭勸王行秦因留懷王王逸楚辭序曰同列大夫上官靳尚妬害其能共譖毀之楚辭曰椒專佞以優留兮澁又欲充夫佩薛王逸注曰椒大夫子椒也楚辭曰余以蘭為可恃兮羌無實而容長王逸曰蘭懷王之少弟司馬子蘭也

身絕鄧闕，迹徧湘干。鄧楚都也毛萇詩傳曰干塵也比物芰蓀，連類龍鷲。韓子曰連類比物見者以為虛而無用芰蓀香草也王聲溢金石，志華日月。金石樂也金曰鐘石曰磬吳越春秋樂師曰君王之德可刻之於金石史記太史公曰風原蟬蛻於濁穢以浮游塵埃之外推此志也與日月爭光可也

如彼樹芳，實穎實發。毛詩曰實發實穎實栗望泫心歎，瞻羅思越。吳質答東阿王者曰精散思越藉用可塵，昭忠難闕。周易曰藉用白茅何咎之有夫茅之為物薄而用可重也左氏傳君子曰風有采葉采蘋雅有行葦也酌昭忠信也

祭顏光祿文顏光祿即顧延年也

疎大夫公
以獨視一
子疎公
心光益
身清約
夫居矣

冲漢有真
味

遠感愴
絕無致
之筆放佳

王僧達 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琊人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軍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贓犯上顏於獄中賜死

李善注

維宋孝建三年沈約宋書曰孝建孝武年號也九月癸丑朔十九日辛未王君以山羞野酌敬祭顏

君之靈嗚呼哀哉夫德以道樹禮以仁清向書曰樹德務滋孔安國曰樹立也清明也惟君之懿早歲飛聲平

子思玄賦曰豈遠迹以飛聲以亡身粹猶直也義窮幾一作機象文蔽班揚機象謂周易班固揚雄也性婁剛絜志度淵英楚辭曰

龜沙漢書曰龜茲國王治延城去長安七千四百八十里尚書曰服爵帝典棲志雲阿言服爵雖依帝典而棲志實在後漢書曰陳蕃字仲舉汝

廷者則爵服不可貴也華點志曰棲志浮雲清交素友比景共波波以喻多氣高叔夜嚴方仲舉叔夜晉書字也司馬彪汝

南人也出為豫章太守性方峻不接賓客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廣雅曰風聲也流連酒德嘯歌琴緒漢書班伯曰式號

劉靈有酒德頌毛詩曰嘯歌傷懷琴緒引緒也遊顧移年契闊宴一作燕處何敬祖雜詩曰憫悵出春風首時爰談爰賦秋

露未凝歸神太素列子曰太素者質之始明發晨駕瞻廬望路毛詩曰明發不寐心悽目眩情條雲互李陵詩

浮雲飄忽互相輪忽互相輪涼陰掩軒娥月寢耀短娥掩月故曰娥月周易歸藏曰昔燈娥以西王母不死之藥服之遂奔月為月精微燈動光几牘誰照衾衽

長塵絲竹罷調擊悲蘭宇屑涕松嶠楚辭曰涕漸漸其如屑古來共盡牛山有淚晏子春秋曰景公遊於牛

去此而死乎女孔梁丘據皆泣唯晏子獨笑公收涕而問之晏子曰使賢者常守則太公桓公有之使勇者常守則莊公有之吾君安得此位而為流涕是曰不仁也見不仁之君一語諷之臣二所以獨笑也非獨昊天殲我明

六朝文絮箋注

六朝文絮箋注 一一四

欽。毛詩曰彼蒼者天，殲我良人。以此忍哀，敬陳奠饋。董原篇曰饋祭名也申酌長懷，願望獻歎。嗚呼哀哉！范曄後漢書曰嗚呼哀哉

祭夫徐敬業文

劉令嫺 梁香曰令嫺孝綽之第三妹也孝綽三妹並有才學令嫺文尤清拔

惟梁大同五年，新婦謹薦少牢於徐府君之靈曰：禮記曰大，惟君德爰禮，智才

兼文雅，學比山成，辨同河瀉。論語曰譬如爲山，世說曰王長史問孫興公曰郭子玄定何如，孫曰詞致清雅，奕奕有餘，吐草陳文如懸河瀉水注而不竭明經擢秀，光朝

振野。漢書曰劉向忠直明經有行，擢爲散騎宗正給事中，孫岳悲那生辭曰妙邦幾而高察，雄州固以擢秀調逸許中，聲高洛下。漢書地理志曰潁州郡，縣許故國，雒陽四岳後太叔所封，又曰河南郡，縣雒陽

維本作洛。含潘度陸，超終邁賈。晉書曰潘岳字安仁，美姿儀，詞藻絕麗，陸機字士衡，身長七尺，其聲如鐘，少年異才，文章冠世，漢書曰終軍字子雲，濟南人，少好學，以辨博能屬文聞於郡中，至長安，上書言事，武帝改字也

帝異其文，拜軍爲騎者，給事中，史記曰賈生名誼，洛陽人，年十八，通諸子百家之書，文帝召以爲博士。二儀既肇，判合始分。潘岳詩曰肇自初創，二儀細緹，鄭玄周禮注曰判，判也，得藉爲合，鄭司農曰掌萬民之判，合判

亦作辟禮，記曰夫妻辟合也。漢書禮方進，傳天地辟合。簡賢依德，乃隸夫君。外治徒奉，內佐無聞。說文曰乾坤序德，陸機賦曰且伉儷之辟合，垂明哲乎嘉禮

也。楚辭曰思夫君兮太息，又曰思夫君兮往來。幸移蓬性，頗習蘭薰。郭象莊子注曰蓬非直達者也，說文曰蘭香草也，李夫讀同按此夫君指夫諱如字，廣雅曰佐助也

式傳琴瑟，相酬典墳。毛詩曰琴瑟在御，莫不靜好，左氏傳楚子曰左史倚相能讀三墳五典輔仁難驗，神情易促。論語曾子曰以友輔仁，說文曰

東漢名士，爲海內人，此文劉選之，此文劉選之，此文劉選之，此文劉選之，此文劉選之，此文劉選之，此文劉選之，此文劉選之，此文劉選之，此文劉選之

一則女子，其而深情，其而深情，其而深情，其而深情，其而深情，其而深情，其而深情，其而深情，其而深情，其而深情

其

探雲鳥飲
痛紅之

促迫也

電碎春紅，霜雕夏綠。

說文曰電雨冰也釋名曰電砲也其所中物皆摧折如人所擊砲也廣雅曰碎數也雕通作凋說文曰凋半傷也

躬奉正衾，親觀啓足。

玉篇曰金大被也論語曾子曰啓子足

一見無期，百身何贖？

毛詩曰如可贖兮人百其身後漢書注曰贖即贖也

嗚呼哀哉！生死雖殊，情親猶一。

敢遵先好，手調薑橘。

齊民要術曰案木耳糞而細切之和以薑橘可為瀉滑美

素俎空乾，奠觴徒溢。

顏延之祭舞文曰香粢授禹素俎采堂說文曰饌實曰觴虛曰饌

昔奉齊眉，異於今日。

漢書曰梁鴻妻孟光每饋食舉案齊眉

從軍暫別，且思樓中。

曹子建七哀詩曰明月照高樓流光正徘徊上有愁思婦悲嘆有餘哀

薄

游未反，尚比飛蓬。

孫綽子曰或問賈誼不遇漢文將退耕於野乎薄游於朝乎毛詩曰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此婦人以夫久從征役而作是詩

如當此訣，

說文訣曰別也玉篇曰死別也

痛無窮，百年何幾，泉穴方同。

毛詩曰穀則異室死則同穴

六朝文絮箋注

跋

重卦爻於一畫，文始萌芽，廣轉注於六書，詞隣駢拇。是以樂府中聲，至齊梁而極，僂語雅製，視漢魏獨工。譬之八音繁會，惟笙鐘克諧，五簋錯陳，皆餽釘所積。黎君覺人博綜羣籍，斐然立言，謙謂雕蟲，屬以附驥。展冊校讀，慨然有懷，夫喁于之唱，由天籟自鳴，聲氣之應，或封域間阻。乃游蹤甫憩，而寶笈縱窺，文字緣深，江湖道闊。紹黃楚望之學派，有待斯人，訂許子威之新編，請貽來哲。

光緒戊子秋九月歙浦汪宗沂跋

六朝文彙箋注 跋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六月再版

六朝文絜箋註

評選者 海昌許 捷

出版者 大達圖書供應社

發行人 周 健 人

發行所 上海河南路
大達圖書供應社
一三七號

分發行所全國各大書坊

洋裝一冊定價七角

天
程

